



三河坝演义

葉選平題



罗斯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三河坝演义

罗斯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河坝演义/罗斯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7

ISBN 7-218-04181-7

I. 三… II. 罗…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229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刘晓菁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韶关市工业东路 33 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4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181-7/I·587
定 价	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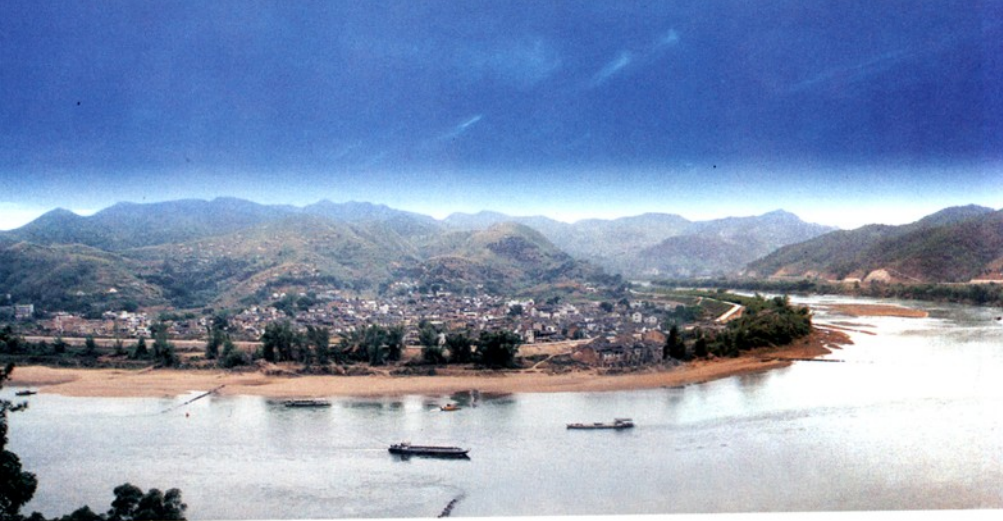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八一起义军三
河坝战役烈士纪念
碑（朱德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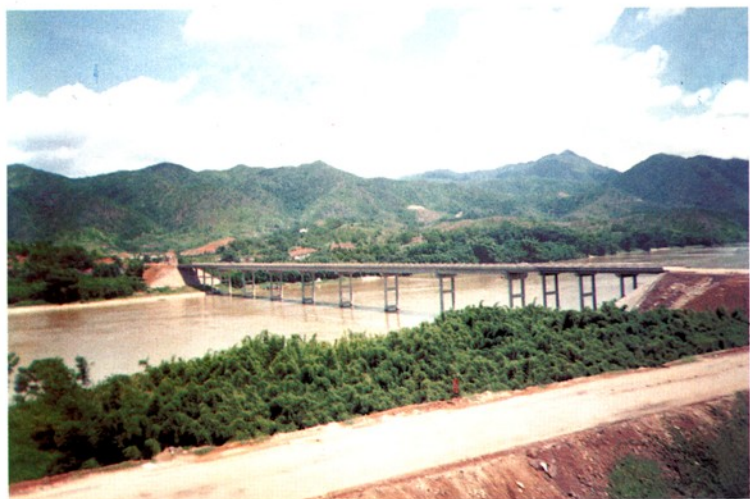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亭



三河坝新貌（林旭稳 摄）



三河坝全貌（邓金锋 摄）



三河县朱德纪念大桥

(邓金锋 摄)

常响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总指挥部旧址三河汇东下村田氏宗祠
(邓金锋 摄)



陈昊苏在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前



周恩来

南昌起义时，任中国共产党
前敌委员会书记



朱 德

南昌起义时，任第九军
副军长



周士第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



李硕勋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游步瀛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参谋处长



陈 毅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
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



孙树成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
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



王尔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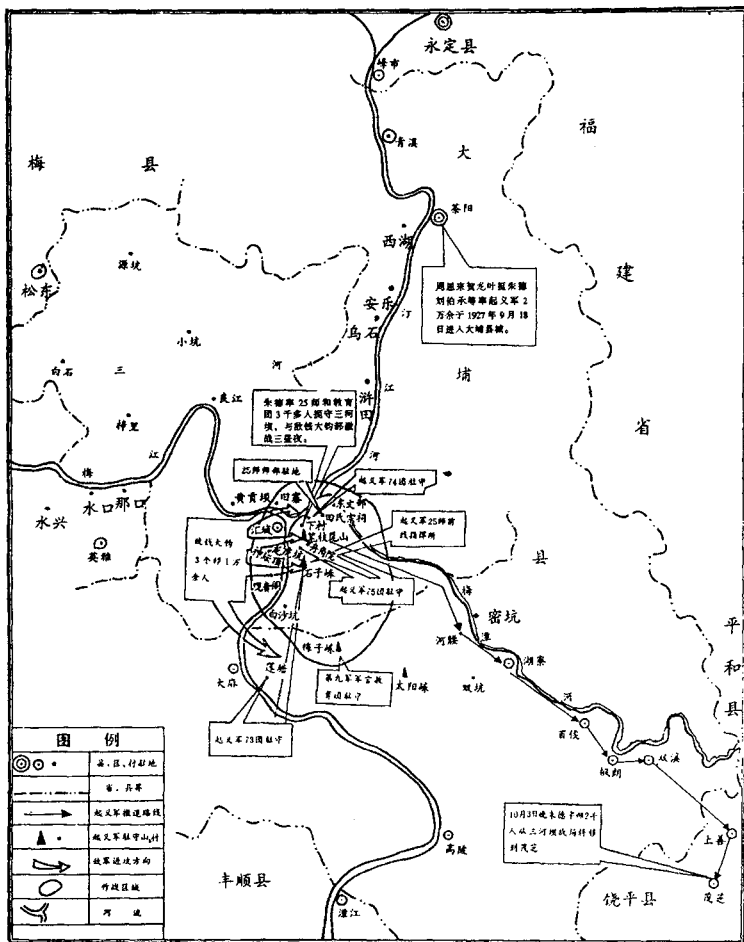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
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



蔡晴川

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
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

南昌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示意图





朱敏、赵镕一行在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前排从左至右第三位是赵镕（手持拐杖）、第四位是朱敏（戴黑眼镜）。



朱敏离埔时与大埔县党政领导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为王德明、林戈、赵镕、朱敏、刘顶光；后排从左至右为吴焕章、孙志彦、徐营、胡云流、温澄海、女服务员两人、杨万生、谢群安、罗斯城。

目 录

序.....	1
第 1 回 八一枪声响南昌 义军声威震四方	1
第 2 回 历代兵家必争地 铁军扼守笔枝山	12
第 3 回 义军入粤抵埔城 百姓热烈迎亲人	23
第 4 回 彭湃智退敌巡官 朱德神机挫敌顽	28
第 5 回 二十五师战会昌 战略南移下韩江	35
第 6 回 朱军长用兵神勇 钱大钧胆战心寒	46
第 7 回 夜转移次第掩护 笔枝山悲歌慷慨	71
第 8 回 遭遇战痛失英豪 歌烈迹精神永驻	77
第 9 回 茂芝会议谋大计 秣马厉兵举义旗	85

第 10 回	义军辗转湘赣边 朱毛会师井冈山	93
第 11 回	追捕叛徒奔崇义 英雄团长勇捐躯	105
第 12 回	天心话别赴粤省 海口遇难死犹生	114
第 13 回	当年烽火传千里 革命风雷激潮梅	123
第 14 回	回忆往昔鱼水情 人民永记子弟兵	135
第 15 回	隐蔽养伤情谊长 离别之时泪盈眶	143
第 16 回	激战枪声犹耳边 义军将士话当年	153
第 17 回	丰碑屹立笔枝山 勇士烈迹照人寰	157
第 18 回	血洒河腰孙树成 女儿南来吊英灵	176
第 19 回	陈毅支持朱军长 昊苏专访续篇章	184
第 20 回	英雄碧血铸伟篇 三河古镇换新颜	194
后 记		213

序

杜 埃

罗斯城同志的传记文学《三河坝演义》，我曾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刊物上看过初写的几个章回；后来，他继续广泛收集史料，三易其稿，作了补充和扩大篇章，继续在报刊上发表。这个八一建军最初时期的战史，震破了当年乌云滚滚的天空，拨开了黑暗蔽天的云霓，放射出光芒，不仅使年轻的广东读者惊动而爱读，即使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后也将受到重视。这无疑是，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深远重大意义，成为后来者走上革命道路一盏明灯。

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战争后期，倒戈的反动派夺了政权，紧接着把革命的工农群众、进步的知识分子大肆屠杀，推入血海，苦难深重。难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大屠杀事件，带来了反动派清党清乡的恐怖，无数革命人士和革命组织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当局者在施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人”的训令下，全国特别是革命的南方城乡，进行着历史上所罕见的恐怖统治。那时，我正在少年时期，耳闻目睹了一部分有关情况。我的家乡大埔县是粤东农民运动的先进县之一，我知道和目睹了县清党委员会所干下的罪恶勾当，不少农民骨干、革命知识分子逃亡他乡，其中不少去了东南亚地区。在反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革命干部的恐怖的日子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2万余

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出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伟大旗号，消灭了南昌城内的反革命军队，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那时南京的蒋家王朝和武汉的汪精卫急调重兵向起义军进攻，接着起义军撤出南昌实行南下，向福建省长汀、上杭、永定及广东省大埔县进军，准备占领潮汕、广州，举行第三次北伐。

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向尾追的反动军队且战且退，进入闽西各县和广东省大埔等地。一路起义军经大埔直下汀江河、梅江河、梅潭河三江汇合处的韩江上游战略要地三河坝，以阻击和牵制梅县尾追之敌；另一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大部起义军则直下潮州、汕头。一路上革命火种重新燃起火焰，使闽粤赣边因革命失败陷入低潮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恢复革命的高潮。而朱德率领的一部起义军则扼守三河坝，以保卫被周恩来、贺龙部队占领的潮汕。起义军在三河坝东岸背山面水，来攻之敌是反动军队的主力钱大钧部队。颈敌相遇，鏖战一连数日数夜，起义军挫伤钱军大半兵力后撤出三河坝。曾记得童年时，我见到撤退到百侯转闽西的起义军，许多伤员背靠街墙流血，不肯入民房，纪律十分严明，群众热情慰问。同时有不少中学生参军，转进闽西、江西。后来经过辗转，最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了湘赣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三河坝之战，可以说是自起义军撤出南昌进入广东后，与反动军队打的第一场硬仗。八一军旗愈益飘扬，起义军影响十分广大，单就梅县、兴宁二县来说，真是“三河一声炮，八乡战鼓吹”。那时，古大存等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八乡山为根据地，奋战多年，与孤悬大海的海南岛冯白驹领导的海南游击区的战争及邓小平等领导的广西左右江起义遥相呼应，为黑暗的华南天空，放射出革命希望的红光。

综上所述，三河坝战役，其意义的重大可想而知。

《三河坝演义》是一本很可一读的书，不仅青年人应读，中年人、老年人也应一读或重温一下当年的战史。特别值得指出的：那时党中央在血泊中高呼起“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历史性的伟大的号召，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包括八年的抗日战争，四年的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这是由实践这个口号开始的。

社会主义要保证永不变色，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必须懂得我们国家的历史，重温这些历史。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路线、政策，使改革开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是深入改革开放，越是需要懂得国情，懂得我们的过去，读一读革命历史。哪怕是艺术性还存有不足之处，作者所搜集的史实是很珍贵的，作者严谨的编写风格也很值得佳许。

1993年2月19日
于广东省增城县朱村

第一回

八一枪声响南昌 义军声威震四方

话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1927 年 4 月 12 日和 7 月 15 日，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致使这次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7 月 12 日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 月 1 日凌晨 2 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革命军等武装 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

经过一场浴血奋战，起义军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 3000 余人，控制了南昌城。

它，打响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它，像火种，在全国各地燎原！

起义后，中共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了各省市和海外华侨代表的联席会议。会上，先由叶挺报告了起义的经过。接着，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等文件，并且推选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彭湃、徐特立、何香凝、苏兆征、郭沫若等 25

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下设立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的参谋团，刘伯承兼参谋团参谋长。起义军编成3个军，贺龙任代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朱德担任第9军副军长。

起义军除3个军之外，政治保卫处还有1个团，参谋团还有1个手枪营和1个警卫营，总共18个团又4个营兵力，共2万余人。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狼狈为奸，调兵遣将，进行反扑。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钱大钧，火速率5万人马，疯狂扑向南昌。刹那间，南昌城的四周，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前敌委员会分析了这种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迅速作出军事部署：起义军立即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待条件具备时再次举行北伐。

且说起义军南进广东要选择哪一条路线？这是关系到起义军能否取胜的关键。

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前敌委员会举行一次军事会议，会场上挂着军事地图，与会人员讨论得很激烈。会上持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主张：沿赣江南行，经过樟树、吉安、赣州等比较富庶地区，取道韶关，直下广东；

第二种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广东的东江。

大家抬头一看，啊，原来是周恩来书记，只见他神采奕奕，两眼炯炯有神，说的话句句在理，条条是道，确有深谋远虑的大将风度。大家略一沉思，然后热烈鼓起掌来，会议顺利通过了第二种主张。

前敌委员会选择第二条南进广东路线，主要有以下两个原

因：

一是第一种南进路线虽是一条大路，但却是敌人重兵驻扎之地。敌朱培德所率的第3军驻扎在吉安；钱大钧部驻在赣州；李济琛部则可利用粤汉路的方便，集中兵力在粤北迎战起义军；张发奎余部1万多兵力，亦可能沿这条路尾追而来。如果走这条路，势必会陷入腹背受敌之危险境地。

二是东江是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地，周恩来对该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赣东敌军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经赣东直取东江，很快可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而兵员又可迅速得到补充。再看汕头港口，又是重要的出海通道，便于取得国际上的支援。

8月3日上午，南方正值暑天，骄阳似火。在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指引下，这支浩大的英雄起义部队迈着步伐，开始撤离南昌城，在烈日下向广东挺进。

出发前夕，朱德被提升为第9军军长，并担任起义军南下先遣队司令员。

朱德立即率领第9军教育团2个连作为先遣队，还有一批学生参加先遣队，他们踏上南下征途。随后，贺龙、叶挺等率领第20军、第11军陆续离开南昌。

与先遣队一起走的还有前敌委员彭湃、恽代英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等人。

先遣队自南昌出发后，一直走在前头，他们一路走、一路宣传。他们既是政治宣传队，又是先遣支队、粮秣队，并安排好部队宿营。

7日，起义军陆续安抵临川。这是起义军南下经过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它距南昌城95公里。

起义军抵临川县时，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欢迎起义军，还为起义军准备了凉篷和茶水。

八月的江西，酷热难忍。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几天。

为了战胜敌人，起义军在这里动员扩军，充实部队力量。中共临川县委召开党团员大会，号召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临川中学师生参加起义军。

会后，有 300 多人参加起义军，被编入朱德率领的第 9 军先遣队，从而增添了起义军新生力量。

12 日，起义军告别临川，挥戈南下，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

在南下途中，起义军指挥部获悉蒋介石的嫡系第 32 军军长钱大钧率 2 个师加 2 个团 9000 多兵力，已从赣州调往瑞金、会昌一带，准备拦截南下起义军的去路。敌两个前哨团驻扎在瑞金以北 30 里的壬田市。桂军第 7 军黄绍竑部 10 个团兵力也赶来增援。面对敌人严峻挑战，起义军指挥部当即下令将第 20 军的第 3 师拨归朱德率领的先遣队指挥。

25 日，朱德率一个营兵力作为前卫营继续南下，在壬田同敌钱大钧部 2 个团兵力接火，进入激战。前卫营一直坚持战斗到贺龙所率领的第 20 军主力赶到，两支部队集中火力，协同作战，终于在第二天清晨将钱大钧部的 2 个团击溃，起义军乘胜进占瑞金。这是起义军南下途中与敌遭遇的第一仗。

起义军抵瑞金后，指挥部又获悉敌钱大钧、黄绍竑两部集结的计划，便立即作出战斗部署：乘黄绍竑部尚未赶到之时，先击破在会昌的钱大钧部，然后再往南挺进。

攻打会昌，是起义军南下途中同蒋、桂强敌所打的一场恶仗。起义军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战斗部署：

叶挺指挥的第 11 军第 24 师和第 25 师为右路纵队，主攻河西高地，攻击会昌西北的山头阵地；

归朱德指挥的第 20 军第 3 师为左路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大柏山的敌人进攻；

贺龙率领的第 20 军的第 1 师为总预备队，驻扎在瑞金附近，

担负策应和支援任务。

30日凌晨，枪声划破宁静的夜空，起义军吹响进军号，进攻会昌的战斗打响了！

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等亲临前沿阵地的一个山头上指挥这场恶战。

战斗从凌晨开始一直激战到当天下午4时许，在我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敌钱大钧部全线崩溃。朱德在东北边一打响，叶挺在西北边也接着开始进攻。但由于担任后卫的第25师还未赶到，力量比较薄弱，进展不大。第25师赶到后，马上投入战斗，大大增强了我军进攻的实力，迅速攻下了城西北高地。敌人向会昌城内退却了。朱德率部在城东北适时发起总攻，叶挺率部响应两面夹攻，直捣会昌城。钱大钧残部仓皇出逃。起义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逃兵，追程30里。在这场战斗中，我军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敌钱大钧损失惨重，伤、亡和逃散的达5100多人，被俘900多人，余下3000多人夹着尾巴向寻邬县方向败退了。钱大钧逃跑时，连自己的轿子都来不及带走。

起义军占领会昌第一天，部队正在休息，敌黄绍竑竟率部从洛口开来增援，与起义军遭遇打起来了。起义军立即全力出击，直到黄昏时候，才把敌人打退。

会昌一战，是起义军南下途中打的一次大胜仗，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但我军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人员伤亡达1000多人。

卓庆坚团长在会昌战斗中牺牲了。他是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人，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很快出任中共北江特委首届书记。1927年任北江工农革命军总队党组书记。同年7月中旬，奉中共中央指示，卓庆坚书记率北江工农革命军1200多人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部队抵南昌后改编为工农团，任命卓庆坚为团长，南昌起义后，该团编入第20军第3师第6团。卓庆坚率

部队南下，在会昌与敌钱大均部战斗。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站在前沿山头阵地上，宣传鼓动官兵英勇战斗，在北山攻坚战斗中，卓庆坚团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 25 岁。

会昌战斗后，各方面的情况又起了很大变化。面对现实，前敌委员会又举行一次军事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集思广益，重新确定起义军南下路线。

8 月 31 日，前敌委员会作出决定，取消原来取道江西省寻邬入广东省东江的军事行动计划，改由从福建省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的东江。起义军高级指挥官说，这次改变行军路线的理由是：

一、沿原路寻邬南下，敌方已在沿途驻有重兵阻击，而福建却是敌军兵力空虚之地，行军阻力较小。

二、走长汀、上杭、永定之路，可顺水沿汀江河而下至韩江，可使用船只运送大批伤员和战利品。如果走寻邬之路，那里净是崎岖山道，地势险峻难行，运输困难，难以解决运送伤员和战利品的问题。

三、长汀、上杭、永定，物产丰富，可解决部队给养等问题。

四、由寻邬南下广东的行军计划，已被叛逃的军官向敌告密，并在各报上披露，所以必须改变。

9 月 5 日，朱德率先遣部队按改变后的南下路线继续往南挺进，当部队到达长汀后奉命稍事休息。

前敌委员会在长汀又举行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对夺取东江的行军路线又进行一次讨论，与会人员持两种意见：

周恩来、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大埔县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两个大兵团实力赴潮汕。从战略战术上分析，走这条路线有两个好处：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可守，预计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

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迁缓，使敌人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势，以攻击起义军的可能。

另有人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部分兵力于大埔县三河坝监视梅县尾追之敌，牵制阻止来犯之敌，配合主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直取惠州，再占广州，举行第三次北伐。这种主张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多数起义军官兵也渴望能早日攻占潮汕，既能得到休整，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

会议决定采纳后一种军事行动作战路线的重大决定，也就形成了起义军在大埔县三河坝第一次分兵的重要决策。

继续南下路线确定之后，周恩来和彭湃率领 1 个团兵力先离开长汀，沿着汀江河进入上杭县。

闽粤两省党组织获悉南昌起义军决定南下入粤，准备在广东建立根据地。闽粤两省的党组织及汕头地委、大埔县部委分别派出代表，前往福建省上杭县和江西省寻邬县迎接南下入粤的起义军。为保证起义军顺利入粤，沿线的党组织担负着后勤物质供应、安全行军、并作向导的重任。

这两省一地一县派出的迎接起义军的代表，很凑巧都是大埔籍早年入党又时任党内一定职务的当地领导人。

中共前敌委书记周恩来在福建省上杭县分别热情地接待了这些“重要客人”：

第一批客人是来自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率领的欢迎起义军的代表。

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看到闽南特派来的欢迎代表，十分高兴。他对罗明说：第一次看到有党的代表来见面。周恩来认真听取罗明的汇报后，向代表们讲述了南昌起义的意义，他以坚强的意志表示我们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起义军决定要打到潮汕去，同海陆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目的要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周恩来面授罗明，转告沿途地方

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做好起义军的后勤工作。

罗明接受重任后，返回所辖地区，与当地党组织领导干部一道，留守上杭城，迅速做好起义军南下入粤沿途的军需粮食和运输任务，使起义军顺利进入大埔县。

罗明，广东大埔县平原镇人，1925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1927年春调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福建省临时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受中共中央委派，曾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部长。在职期间，因坚持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办事，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诬为所谓“罗明路线”，受到残酷迫害。1936年冬他由上海回到家乡，出任大埔百侯中学代校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罗明路线”平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罗明党籍，1983年4月28日逝世，享年86岁。

紧接着，周恩来接见了从广东赶来迎接起义军的第二批代表。他们中有：中共汕头地委代表罗百良、中共大埔县部委代表赖释然、李明光、丘宗海等。

周恩来高兴地听取汕头和大埔县代表的汇报之后，面授这批代表立即返埔，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尽最大努力，迅速做好迎接起义军入粤进埔的一切后勤工作，为彻底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解放全中国而共同奋斗！

代表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返埔后，动员一切力量，做好迎接起义军的事宜。

上杭接见后，罗百良作向导，一直跟随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攻打潮汕，进占汕头市。

罗百良，广东大埔县湖寮镇龙岗村人。1924年他在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以后，他曾任青年团广东区委

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秘书长、邓仲夏的秘书，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处秘书，《工人之路》副刊编辑。1927 年先任中共汕头地委秘书，后任宣传部长，《红旗》报社社长。

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赴新加坡避难，曾任中共吉隆坡市委书记。1931 年赴日留学。1937 年 9 月回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 18 军司令部秘书，1938 年聘任大埔中学校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 年以后，出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此间他秘密地为我党作出一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政协等单位任职。其历史错案，已得到平反。于 1974 年病逝，享年 69 岁。

中共大埔县委代表：

赖释然，广东大埔县枫朗镇人，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 3 期学习。回埔后，创建大埔县第一个中共支部。1926 年受党派赴湖寮湖山官学任校长，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起义军抵埔后，他任大埔县工农政府土地部长。革命处于低潮时，他赴新加坡避难。1972 年在新加坡病逝，享年 71 岁。

李明光，广东大埔县古野镇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选送汕头工农养成所学习。同年参加北伐。1927 年 9 月参加高陂暴动，1928 年 1 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第 15 团团长。1929 年秋，改任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第 11 军 48 团团长。1930 年 7 月，任东江特委巡视员兼 48 团政委。后任闽西特委组织部长、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组织部长。1931 年任中共福建省连城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33 年 5 月 9 日在连城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 27 岁。

邱宗海，广东大埔县洲瑞镇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9 月，他与赖释然、李明光赴闽迎接起义军入粤，后来，率领大埔农民军扼守三河坝，与起义军并肩战斗。1928 年，被

选为大埔县委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6团党代表，同年冬任中共饶和埔县执行委员会书记。1931年3月，邱以闽粤赣边特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身份，赴东江特委汇报工作，在途中遭敌人包围，遇难牺牲，年仅25岁。

八一南昌起义军即将南下入粤之际，蓝裕业同志奉中共广东区委之命，自香港经汕头赶赴江西寻邬县，在那里等候迎接八一起义军南下进入广东。

因起义军临时改变行军路线，扑空后，蓝裕业折返汕头。后来，在汕头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即大埔会馆）受到周恩来等起义军领导人的接见。

八一起义军在潮汕形势严峻之时，周恩来发来一密信，指令蓝裕业火速送往扼守在大埔县三河坝的朱德军长。当蓝裕业赶到大埔县高陂镇时，获悉朱军长已率起义部队转移到饶平县。从此，蓝裕业便留在大埔县领导革命活动。高陂暴动后，他奉命返汕头担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兼汕头市委宣传部部长，领导潮梅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武装斗争。

蓝裕业，广东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人。1921年考进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受到进步刊物影响，他曾写一信给陈独秀，提出自己对当时社会及时局的见解，受到陈的称赞。1925年期间，他在《工人之路》刊物上发表过近百篇短评或评论，揭露英帝国主义和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的罪恶阴谋，号召工农兵学商奋起斗争。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后，成为广东新学社创始人之一，后任青年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宣传委员。1925年3月，他代表广东学生团体出席北平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8年2月13日，在汕头市召开讨论潮梅武装暴动会议。因叛徒出卖，参加会议的28人被捕。蓝裕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6岁。

18日，起义军离开上杭，经永定县峰市沿汀江河而下，准备占领大埔县三河坝。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历代兵家必争地 铁军扼守笔枝山

话说历代兵家必争地——大埔县三河坝。1927年9月间，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时，由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率领3000多兵力扼守三河坝，以监视梅县尾追之敌，牵制和阻击来犯之敌，策应叶、贺主力顺利进攻潮汕。

三河坝，是广东省大埔县境内的汀江河、梅江河、梅潭河三条河汇合成韩江的起点，故称三河坝（现建制为三河镇）。这里处于交通要道，是粤闽水路通往南海必经之道，是粤东水路交通枢纽。西溯梅江河而上可通兴梅、东江直至广州；北溯汀江河而上，可通福建省永定、长汀、上杭，再接江西；南沿韩江而下，可通丰顺、潮州、汕头，直至南海；东沿梅潭河，水陆兼程而上，可通饶平和福建省的漳州、厦门。

20世纪20年代，三河坝是大埔县相当繁荣的一个集市。据《清一统志》载：“贸易者星布，为县世镇。”清乾隆《大埔县志》记载：“三河坝市，在新寨城外，舟楫辐辏，贸易者为浮店，星布洲浒。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百货悉备。春水涨溢，洲浒淹没，乃撤浮店登岸高铺贸易；水落洲出如前。冬月，百货尤聚然。”其繁荣景象可想而知。

明清以来，历朝均把三河坝置于兵防的重点。历史上在这里发生过不少重大事件，留下许多文物、古迹。

三河城内古迹有：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大埔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之墓、中山纪念堂、天主教堂旧

址。此外，还有郑王坟、殪倭峡、佛顶山、南安寺、编修祠、凤西亭塔等名胜古迹。

宋帝昺为元兵追逼，曾在三河坝旧寨建造行营，现存有“王子殿”遗碑一块。

明代在三河坝设市、镇，置兵防、驿站等。

明洪武九年，在此设巡检司和驿丞。

明嘉靖四十二年夏（公元 1563 年）兴建三河坝古城，耗银 4000 两，历时 1 年又 3 个月，筑起城墙长 1547 米，高 4.5 米，上宽 2.4 米，下宽 3.3 米，垛堞 918 个，城门有四处：东门曰永清，南门曰宣和，西门曰镇宁，北门曰拱极。清初，总兵吴六奇曾于东门一带加高城垣，增筑城楼、雉堞。这座城墙，依山傍水，迂迴起伏，高耸的城墙，蜿蜒的堞齿，为三河坝增添景色。三河坝古城的兴建与明朝嘉靖后期粤东一带农民起义连连爆发有关，其中与兴建三河坝城有直接关系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发生在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 1560—1562 年），其时以大埔县的肖晚、罗袍，饶平县的张璉和梅县程乡的林朝曦为首的 10 多万农民起义军，踞兴梅，陷长乐、平和、云霄、镇海、南靖，北上而荡永定、龙岩、连城及至江西省瑞金、宁都，席卷了闽粤赣边的广大城乡。这场震撼南方的烽火，烧得三省地方的统治阶级焦头烂额，惊惶失措。故统治阶级事后在非州非县的三河坝，赶在雨汛期前抢筑三河坝古城。当年三河坝乡绅贺一宏，于新城建成后登城有感，作诗一首：

一上高城四望宽，
老逢佳节半悲欢。
莫谈鼙鼓惊驰檄，
且对壶觞笑整冠。
沙市纷嚣仍闲晚，
烟村掩映尚疑寒。

后人若问当年事，
碑刻流传堕泪看。

且说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为打仗事宜，曾到过太埔县三河坝。

1917年11月，孙中山从桂系军队中调来20个营，约8000人，组成援闽粤军驻守在闽粤边境的三河坝，委任陈炯明为总司令。

1918年3月5日，孙中山电邀蒋介石由沪到穗，委任蒋介石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上校军衔）。

蒋介石赴任后，5月9日，援闽粤军开始与驻守在汀江河、韩江一带吴佩孚军队激战，粤军出师告捷。

蒋介石又将制定出的《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付诸实施。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于1918年5月26日，与谭延闿、胡汉民由广州至汕头，后改乘“协和”号轮船，由潮州沿韩江而上，逆水行舟，迎着风浪，直驶三河坝。

孙中山莅临三河坝这一特大喜讯，霎那间传遍三河城，乡人奔走相告，纷纷涌向码头等候。

驻扎在大埔境内的援闽粤军前方各重要将领均奉召至三河坝总司令部，谒见孙中山，备受勗勉。

这一天清晨，守候在三河坝东门外关下轮船码头迎接孙中山的有：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作战科主任蒋介石、参谋长邓仲元、师长陈炯光、统领徐联胜、旅长洪兆麟等一批将领。他们一字排列，站在最前面。

当轮船驶近三河坝境内的凤西亭古塔时，轮船上汽笛吹响三声，孙中山乘坐的轮船往韩江上游三河坝码头徐徐靠岸，身穿中山服装、右手持杖的孙先生和随行的胡汉民等出现在船头时，岸上军乐齐鸣，群众热烈鼓掌欢迎。

援闽粤军将领陈炯明、蒋介石、陈炯光、徐联胜、洪兆麟等

一齐拥上，向孙中山行军礼！接着当地官员和群众代表上前行礼！

孙中山面带笑容和欢迎人员一一握手问好！在陈炯明总司令等陪同下，随即上岸，孙中山乘坐衙轿，胡汉民、谭延闿则坐铜质眠轿，由东门进入三河城。

一路上，国旗前导，军乐继之，20名侍从武官，戎装佩剑，齐步轿前。其后为短枪队、学生和群众，浩浩荡荡，庄严热闹，盛况空前。经过西门内王改斋编修祠前，孙中山命停轿观看三河坝风光片刻，然后出西门步入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天主堂），由简道先行返防的陈炯明等趋前迎谒，拥进公馆。

孙中山心中装着全国人民的心愿，亲临三河坝，对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等将领面授机宜，视察防务，商讨进攻盘踞福建李厚基部的军事行动，力促早日进攻福建。

随后，孙中山一行乘坐轮船，从大埔县三河坝沿梅江河而上，经松口赴梅县县城视察。

孙中山主张率粤、桂、滇部队，挥戈北上，打倒军阀，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不惜降尊屈节就商于陈炯明，然而陈炯明心怀异图，终于反叛。事虽未成，而孙中山忧国忧民之忧，却深为国民敬佩。

1925年3月，第一次东征时，张达民、叶剑英率建国粤军第2师进驻大埔县三河坝。该师政治部罗振生等商定派肖隽英、郭栋材、徐鹿琴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大埔县党部。

同年10月7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程潜偕俄国顾问孔吉斯率领鄂军进大埔。11月11日下午3时，该军派出宣传队在三河坝举行联欢大会，在会上，各界代表徐菽田、罗乐典、彭伯亮、谭俊明相继发表演说。会后进行游行。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北伐东路总

指挥，指挥部设在大埔县三河坝。

且说三河坝历来人才辈出。在 1992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埔县志》第二十九篇《人物传》中就记载了三河坝范萸香（女）、徐统雄、范汉杰、李耳云（女）等 4 位名人。

范萸香（1805—1886），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人。出生于数代书香之家，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

徐统雄（1886—1947），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人，中华革命党党员、同盟会会员。1925 年曾任广东韩江治河处处长。1935 年任四川禁烟督察处处长。1929 年他募捐巨资，在三河坝汇城外凤翔山脚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墓道周围空地上兴建中山纪念堂，占地 250 多平方米，用钢筋水泥建成两层楼房，正门墙上“中山纪念堂”五个大字为胡汉民所题。堂内正中横梁，一为蒋中正书“景仰国父”。一为林森书：“作君作师”等额书。孙中山遗像上书“博爱”二字，则为孙中山字迹复制品。楼上挂着中华民国海、陆、空总司令蒋中正、副总司令张学良联衔的保护大布告。在中山纪念堂前有一座建筑轩昂，富有民族风格和传统色彩的牌坊，这是同时兴建的中山公园正门，石牌坊上端凿上胡汉民隶书“中山公园”四个大字。进门去，绿草如茵，翠竹摇曳，两旁排列着石羊、石马、石虎和手执朝笏的翁仲各一对。这些明代石雕，工艺精巧，高 1~2 米，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还有石雕侍卫，两支 6 米多长的石桅杆挺拔向上。栽种在牌坊左侧的木棉树，高大参天，待到时令，花红如火。在中山纪念堂前侧六角碑亭内竖立《三河中山纪念堂记》石碑一块，碑文如下：

汇之为镇，扼于梅河、汀河、梅潭河之汇，故又名三河。河水常为之患，一流之涨，街衢为这淹汨，城浸时可及旬。水退淤泥涂塞，深逾膝脛，屋宇颓黄，凄凉满目，人疑地下古城。若夫阴雨连绵，江河齐涨，则弹丸之地，未有不立成泽国者。民之苦于淫潦久矣！

十七年夏，徐处长统雄，怜桑梓之荒废，悯斯民之颠连，募集巨资，筑避水所于官山之下，期年落成。正面建中山纪念堂一，盖以民七援闽，孙总理曾莅斯土也。总理苦斗一生，所为无非为国为民，今以堂为纪念，其亦师其爱国爱民之志欤！

夫爱乡之心，原为爱国之本，未可以其事小而讥也。苟善推之，可扩充而致于世界人类，吾愿人能效徐公以爱乡者爱国，以爱国者爱天下。不过一字之设，仅为一区之民，苟能疏浚河流，广植林木，使水不泛滥，山不崩圯，则受益之区当益广。意者，治标之后，将有治本之举欤？故乐为之志。

民国十八年 乡人范铸撰

范铸，广东大埔县三河镇人，有哲学名儒之美誉。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成绩优异。1927年他离美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后在北京、清华、燕京大学任教。1931年冬，应邹鲁之邀返粤，在中山大学任教，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赴台湾，在台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秋，应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1964年3月在台湾病逝，享年74岁。

上述中山纪念堂及其他古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破坏或被移往他处。近年来，大埔县有关部门虽作过一些修复，至今仍未恢复原貌。

范汉杰，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人，黄埔军校第1期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等职。参加过第一、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北伐后，曾赴日本、德国考察。回国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1933年任第十九路军参谋处长，曾向蒋介石密报十九路军军事部署，使福建人民政府迅速垮台，从此获得蒋信任。同年参与江西“剿共”，任第三路军总部军长兼副总指挥。

曾任过国民党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七军军长。1941年冬，调任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司令兼郑州指挥部主任、第一兵团司令、冀热察边区总司令兼热河省主席、国民党军装甲兵团司令、东北“剿共”副司令等职。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在锦州被俘。1959年12月特赦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于1976年1月16日逝世，享年82岁。

李耳云，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旧寨村人。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银江、西河供销社营业员，后任饮食业组长。工作勤勤恳恳，成绩显著，后提为西河供销社副主任，被选为中共大埔县委员会候补委员。1956年出席全国供销系统先代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1965年，出席全国财贸先进代表会；1968年，被选为国庆观礼代表赴京观礼。1978年病逝。享年59岁。

周伯明，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人。1935年夏，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1936年10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到张学良部学兵队当战士。西安事变后任连指导员。1937年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派回广东工作。历任中共南方委员会干事、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38年10月27日，由中共南委派遣回到广东惠阳淡水坪山乡，协同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历任广东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副总队长，政治委员，第四战区挺进队新编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三中队长，东江特委第五大队副大队长，东江抗日游击总队副大队长、参谋处长（主任），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指挥员；中共惠宝工委宣传部长、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珠江纵队参谋长。日本投降后，任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指挥长兼第五支队长；1946年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华东军

区两广纵队第二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纵队作战处处长，第六纵队第16师参谋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第89师参谋长。

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0军第89师、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第58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大校军衔）。1966年转业南下广东，任广州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享受副省长级待遇）。1998年5月8日在广州病逝，享年80岁。

刘蕉元，广东大埔县三河镇小坑村人。黄埔军校第1期学员，结业后，先后任国民党陆军少将，曾参加东征、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官处长、团副、团长。作战英勇，屡建战功。抗日战争时任军政部少将军工厂长，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少将副处长。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七休养总队少将总队长，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作出一定贡献。

且说在三河坝城西凤翔山麓安葬着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之墓的经历。

据《明史》记载：翁万达，嘉靖五年中进士，先后曾任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广西参政、副教御史、总督、兵部尚书等职。翁毕生以率军为主，对治兵镇守边疆极有方略，所率士兵，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声震国内外。

翁万达，广东揭阳市人，而其墓冢却安葬在大埔县三河坝。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传说，当地群众听过这么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

传说翁万达是张飞的再世。皇帝睡觉，每天到天亮前似醒非醒的时候，总有一个红脸长髯的人，前来向他问安，皇帝十分奇怪，后来就将这种情况就教于巫师，巫师掐指一算说：“陛下是三国时的刘备再世，这个每天早上来请安的是关云长。明天早上他还来时，你可以问他，三弟张翼德住在哪里，这样，你们昔日

在桃园里结义的兄弟三人都可以重聚了。”皇帝听了巫师的话，第二天早上，当红脸长髯的人又来请安时，皇帝就问他：“三弟何在啊！”红脸长髯的人答道：“三弟投胎在广东揭阳，如今当上兵部尚书的翁万达便是。”皇帝听了，高兴透了，马上发下金牌，召翁万达回北京，共享荣华富贵。说也凑巧，金牌传到一个驿站时，这个驿站的负责人刚刚是和翁万达有旧隙的，于是就把金牌换成了铁牌。古时候有一条规矩，叫“金牌召生，铁牌召死”。翁万达接到铁牌之后自忖必死，于是就假装病死，用棺材装着，棺材的底部挖了一个洞，准备运回家乡去。到达三河坝时，适遇刮大风，下大雨，抬棺的脚夫不知道这个假死棺材装的秘密，把棺材停放在沙坝上，拔腿就跑，到三河圩上避雨去了，就这样，翁万达被窒息死了。于是，就葬在三河坝城西边的凤翔山麓。还说，这凤翔山风水十分好。“日受千人拜，夜点万盏灯”。意思是说，每天从潮州、汕头以及韶州、潭江、高陂、大麻等地逆水行舟，船工跪趴着撑船，拉缆状或从梅县松口和大埔县茶阳下行船、顺水划桨躬身作揖，这些姿势却十分像向人鞠躬。一天到晚，不知有多少船从这里经过，就好像千万个人在向他膜拜，在向他打拱作揖一样；而暮色降临时，在三河坝停泊之船点灯和三河城万家灯火，就好像在给翁公墓的墓冢点烛烧香……尽管这故事纯属无稽，但却给翁公墓，增加了不少神秘的传奇色彩，还是让它千年万代地流传下去吧。

到清末时，翁公之墓已经是荒烟野蔓了。直到1986年才由翁公祖籍地的旅泰侨胞出资10万多元重修。

如今，站在韩江东岸笔枝尾山、龙虎坑、锅子笃隔江遥望，修葺一新的墓茔，不仅不减当年，不仅仍具旧制，更于左侧建二层楼墓一座，已列为大埔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环境幽静，已成为青少年学习、娱乐活动的天然场所。

1929年5月2日，蒋桂军阀张贞及其指挥部由大埔县城移

驻三河坝，进行反革命活动。

话说回来，三河坝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重要据点之一。

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于1930年11月，党中央决定新辟一条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去的秘密交通线。它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然后乘小电船沿韩江而上，经过丰顺县隆障，进入大埔县境内的高陂——三河坝——茶阳——青溪，最后到达福建省永定苏区。这条交通线历时6年，先后经这条红色交通线赴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刘少奇、周恩来、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刘伯承、聂荣臻、左权、李富春、张爱萍、胡耀邦、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陆定一、王首道、伍修权、瞿秋白和德国人李德等200多人。还有一大批军用物资经过此线运往苏区。从三河坝沿梅江河北上，还建立了通往蕉岭、平远到江西的交通线。三河坝成为红色交通线必经的重要地方。

1948年，国民党政府处于全面崩溃前夕，三河坝汇城的饶邦泰出任国民政府大埔县末代县长。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一支队第七团、第四支队第十三团、第七支队第十七团近千人进攻大埔县城（茶阳），敌人处于四面包围，在兵临城下之时，饶邦泰县长仍不投降，还电告驻松口的国民党军求援，垂死挣扎，负隅顽抗，逃回老家匿藏。被捕后，1952年6月18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饶邦泰被大埔县人民法院宣判处决。

1949年7月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追击下，蒋军胡璉兵团残部向兴梅、潮汕、闽西窜扰逃台。胡璉兵团一部从江西逃至大埔县时，驻扎在三河坝和大麻。在饶邦泰之家新舍驻扎一个加强机枪连，指挥部设在范光弼楼房内。胡璉兵团到达三河坝前，国民党所属大埔县区乡政权已被推翻，他们又在三河坝重

新组织拼凑的所谓“大埔县政府”。委任涂黻廷为“县长”。

涂黻廷，广东大埔县英雅镇坑尾村人，1901年出生。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曾任团长。他随胡璉兵团残部窜扰大埔各地，后跟其部队到了台湾，已在台湾逝世。

胡璉兵团在三河、大麻等地实行“三光”政策，抢粮抓兵，横行霸道，强奸妇女，残害人民，无恶不作。当时，我游击队在三河、大麻周围活动，多次袭击，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胡璉兵团一部在三河、大麻驻扎10多天后，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下，他们从三河沿东西两岸撤走，分别经潮寮、百侯、枫朗、双溪至饶平和大麻、银江、古野、丰顺、潮安，由汕头出海，逃往台湾。胡璉兵团在大埔沿途抓兵约有1500人。

上述历史事件说明，大埔县三河坝确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1927年10月1日，八一起义军在三河坝又拉开了浴血奋战的壮烈一幕。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义军入粤抵埔城 百姓热烈迎亲人

话说八一起义军入粤抵埔后，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中共前敌委员会大力支持大埔县革命政权的建立。起义军在埔城休整两天后，立即开赴三河坝，在那里实施第一次分兵。

且说在起义军入粤进入大埔县前，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在中共大埔县部委领导下，在大埔县境内举行多次武装暴动，为后来起义军进入大埔扫除了障碍。

湖寮，位于大埔县中心地带，东晋义熙九年在此设义招县，后改为万川县。1961年夏，大埔县城址从茶阳镇迁至湖寮镇五虎山麓。

1927年6月3日，由赖释然率领湖寮农民自卫军，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攻占同仁区署及警察所，捕捉区长游街示众，到处张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当即在福地坪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同仁区政府委员会，由赖释然任主席。

5日，湖寮农军数百人又浩浩荡荡开赴茶阳，配合附城农军举行武装暴动。攻占了大埔县国民政府，并立即宣布成立大埔县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栋材为主席，饶龙光、李敏丞为副主席。同时成立大埔县军事委员会，由饶龙光兼任主席，军委会下成立大埔县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迅速开展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革命风暴席卷大埔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为配合起义军南下广东这一有利形势，大埔县迅速成立暴动委员

会。经过认真策划，在郭瘦真、罗欣然、罗法胜等人指挥下，于9月11日又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高陂武装暴动。

由张碧光率领的饶平县农军赶赴高陂支援暴动。

农军攻占高陂区署后，立即宣布成立高陂苏维埃政府，由黄炎任主席。迅速开展政权建设并领导武装斗争。

9月16日，在大埔县暴动委员会罗法胜等指挥下，大埔县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手持驳壳枪、短枪、耙头勾刀，浩浩荡荡开进大埔县城，在县城又举行一次武装暴动，奇袭县政府。国民党大埔县新任县长刘超群等一批官员闻风而逃，农民自卫军乘虚而入，占据了大埔县政府，立即宣布成立大埔县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这次县城暴动为起义军入粤进埔做好了准备。

罗法胜，广东大埔县百侯镇人。黄埔军校第3期生，毕业后留校任军事教官、训育部次长。北伐期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团长、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9月，受党派遣返大埔县参加领导多次工农武装暴动。同年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后受党派赴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交通接待站站长，因叛徒出卖，1931年遭杀害于广州，年仅37岁。

9月18日，中共大埔县部委派李明光、江碧群率领大埔县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第1连，前往粤闽边境虎市迎接起义军进埔并作向导。

当起义军刚进入大埔境内的虎市时，遭敌陈铭枢部1个营兵力阻击，朱德率领起义军先遣队立即开展战斗。后头的起义军第20军第2师师长秦光远接到情报后，立即下达命令：第1、2、3团全体官兵轻装火速沿汀江河岸跑步前进，配合先遣部队痛击拦路之敌。经过一场小激战，全歼了这股敌人，使起义军顺利前进。

贺龙军长与苏联顾问高尔罕则乘船沿汀江河而下抵达大埔县城。

且说起义军于18日下午自福建省永定县峰市顺利进占广东大埔县城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在大埔县境内到处张贴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

起义军进入大埔前后，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百侯、大东、高陂、大麻、三河和大埔中学派出杨兰史、温仰春、梁进阶、房明光、谢卓元等一批学生、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前往茶阳担任向导，并跟随起义军，沿途向群众宣传，唤起民众，支持起义军，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埔城的当天下午，大埔山城沸腾起来了。街道上贴满革命标语，拉起了夺目横额，到处是欢迎的人群，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整个山城。身穿浅蓝色制服，颈系着红布带，肩扛钢枪的起义军，雄赳赳、气昂昂，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了大埔县城。民众扬眉吐气，兴高采烈，沿途为起义军送茶送水，争挑军用物资，献送慰问品。

19日，中共大埔县部召开盛大欢迎大会。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李立三、彭湃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并接见了太宁农民自卫军。

接着，中共大埔县部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大埔县政权建设等事项。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彭湃参加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大埔县政权建设。

在周恩来、彭湃指导下，成立了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委派饶龙光为主席，郭瘦真、郭栋材为副主席，李卓寰为县公安局局长，饶炳寰为秘书，李韵琴为大埔县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副团长。

起义军在大埔期间，为民除害，镇压了反动派，伸张了正气。根据群众要求，及时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经彭湃批准，在县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国民党附城区改组委员谢炬生和大埔县国民政府秘书徐冰川等2人，还查封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

员邹鲁的家产，并派出一个小分队接管大埔县监狱，审查释放一批无辜的在押人员。

邹鲁，广东大埔县茶阳镇人，1905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任潮梅军总司令，后任广东财政厅长。1924年任广东大学校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与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为特别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后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1950年任国民党评议委员，1954年2月8日在台湾病逝，享年70岁。

起义军在大埔县城驻扎下来后，交通员很快前来向中共前敌委员会指挥部报告：发现大埔县西南部三河和松口一带有大批敌人集结，企图向我方进犯，我们要采取果断措施。

随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游步瀛等人被召到中共前敌委员会指挥部，接受了新的任务。

刘伯承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的临时决定：由朱德军长率领教育团和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的第25师共3000多人留守三河坝，牵制和防御从梅县和闽西增援的敌人，密切配合贺龙、叶挺主力进占潮汕作战。

在场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亲切地问道：“你们接受的任务，困难还会不少的，有什么要求，可以说说嘛！”

脸带微笑的朱德朝着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点点头。李硕勋会意后站起来笑答道：“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只有一个共同的决心：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你们要保持跟他们联系。部队是很辛苦的，目前又要转入战前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发扬我军攻打会昌城的精神。”周恩来对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游步瀛等人交代说。

被战士们称为慈父的朱德军长，嗓子虽然有点沙哑，但精神仍十分饱满，他站起来说：“这个特殊任务，我们一定要坚决完

成。具体作战方案，我们回去研究部署。”

周恩来、刘伯承把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游步瀛送出门口……

起义军在大埔县城住了两天后，立即开赴韩江边占领三河坝。

起义军从南昌出发到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行军 49 天，跨越江西、福建、广东 3 个省，途经临川、宜黄、广昌、宁都、石城、壬田（市）、瑞金、会昌、长汀、上杭、永定、大埔等 12 个县市，行程 1350 多里，走的全是山路，多半只能单人步行前进。20000 人的队伍拉得很长。上山下山，很少走平坦的路，一路上还要与顽敌搏斗，这对每一个战士是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有些人脚底起泡，脚腿肚疼痛，举步艰难。尽管困难重重，李硕勋等在行军路上鼓励战士克服困难，奋勇前进。行军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他们受到政治教育的鼓舞，都很乐观，行军路上，有说有笑，有时急行军日行近百里也不觉累。大家都有一个坚定信念：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战斗！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彭湃智退敌巡官 朱德神机挫敌顽

话说彭湃是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又是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南昌武装起义后，跟随周恩来等领导人率八一起义军南下进入广东。朱德军长在大埔县城奉命率领起义军 3000 多人进占三河坝。当起义军进入三河坝初期，敌军大有兵临城下之势，彭湃用以假乱真之计，将三河坝内敌人吓走了，一时传为佳话。这里将《贺龙演义》中第二十五回《……三河坝内计退敌兵》的一段，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且说起义军在上杭稍事休整后，又继续前进，经永定，再奔大埔县三河坝。

三河坝这个地方，属广东地界。这天，按照汀州城会议的决定，朱德带着部队沿水陆两路来到三河坝。

这时候，朱德军长、张国焘、彭湃和 20 余名卫士上了岸。

朱德等人刚刚上岸，只见一人中年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见到彭湃，低头下跪。大家登时就愣住了。

彭湃拉起那人一瞅，这才看清来人，他说：“春头，你怎么……”

原来此人姓赵名春头，31 岁了。赵本是海丰县赤山镇人，几年前的一天，赵春头的父亲病故，赵春头穷得锅盖粘在锅台上，哪里有钱办丧事？而海丰这个地方还有种陋习，不论谁家死了人，都要到死者家中大吃大喝一番。那些地主土豪便趁机低价

收买死者家属的土地，或放高利贷盘剥。不少农民为此弄到家破人亡。赵春头父亲病故时，彭湃在赤山镇刚刚筹建了农会，由农会出面筹办了一个济丧会。这个济丧会资助赵春头安葬了父亲，并开了个追悼会。对农会会员的资助，赵春头真是感激涕零，对彭湃更是感激得不知说啥是好。后来，赵春头成为农会中的一名积极分子。

彭湃双手扶起赵春头说：“你怎么来这里了？”

赵春头长叹一声，说：“一言难尽，北伐以后，原想财主们不行了，没想到那些地主豪绅们反倒越来越气粗。村子里呆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三河坝这里有我一个亲戚，就投奔到这个亲戚家中，在他的船上当了个管事，凑合着过日子。”

赵春头说到这儿，朱德已集合好队伍，正要往镇里走。赵春头一见，急忙摇着双手对彭湃说道：“恩公，镇子进不得！”

彭湃说：“为什么？”

赵春头说：“镇子里的民团昨天就准备好了，单等着捉拿你们呢！”

彭湃一听，忙喊住朱德。朱德走了过来，他听了赵春头的话后，问道：“民团有多少人？”

赵春头说：“50 多人。”

朱德说：“50 多人胆敢捉拿我们，真是胆大包天了！”

赵春头说：“你们不知，他们跟桂系军阀黄绍竑的兵勾扯到一起了。”

朱德忙问：“黄绍竑的兵在哪里？”

赵春头说：“有一团住松口，离这里水运 38 公里、步行 41 公里。”

这个情况使彭湃和朱德都吃了一惊。30 多公里路，坐轮船沿梅江河而下转眼就能到，这情况实在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

黄绍竑在江西省壬田，与起义军打了一仗后，实力并没受到

多大损失，稍一休整，就恢复了元气。他们听说叶、贺两部到了潮汕，便按照李济深的命令从闽西斜插至潮汕。他的前卫团就住在松口，并派出了密探刺探起义军的情报。三河坝内有个民团，团长姓苟，单字一个栓字，50 几个人，30 几条枪。名义上是护村防匪，实际上是与匪勾通一气，残害百姓。起义军大队人马经过三河坝时，这民团都吓跑了，起义军走后，他们探听镇内没留人马，就又悄悄地溜回来了。在镇公所里摆酒压惊。正吃喝之时，黄绍竑的前卫团派来了密探，与苟栓勾搭在一起，要苟栓堵抓落伍的起义军，刺探起义军的军情。还规定了抓 1 名起义军给 50 块大洋。因此，这些民团就持枪在镇公所，单等着抓零星起义军。

赵春头说完情况，朱德感激地握着赵春头的手说：“谢谢，谢谢你。”

赵春头又对彭湃说：“恩公，你们一定要小心哪。那苟栓手黑着呢！”

彭湃说：“苟栓我知道，是个哥老会的龙头大爷。”

赵春头走了，张国焘埋怨说：“希夷他们是怎么搞的？知道这里是枢纽，也不留兵驻守。”

朱德说：“事已如此，说也无用。眼前的情况，我们只有 20 几个人，周士第的第 25 师看来一时也到不了，大家看看怎么办为好吧。”

彭湃想了一下，对朱德附耳献策说了一遍。朱德沉吟了一下说：“办法倒不错，只是这么做太冒险了。”

彭湃摇摇头：“我还是有把握的。”

当下彭湃带着两个卫兵，大摇大摆地来到镇上。

三河坝这个地方，彭湃很是熟悉，镇子当中，有一家饭庄，上书 3 个金字“独伊居”。是这一带有名的饭庄。彭湃进到里面，伙计们赶紧迎了上来，笑咪咪地说：“这位是……啊？彭先生，

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彭湃对伙计说：“你们姜老板哪？”

“您等着，我给你找去。”伙计说着就进到里边。

不久，走出一个胖胖的人来，这人姓姜名春阳，是独伊居的老板。他一看见彭湃，满脸笑容地说：“是彭先生亲临小店，请到楼上喝茶。”

彭湃笑着说：“姜老板，几年不见，你的生意还好吧？”

姜春阳点头说道：“托彭先生的福，还过得去。”说着，姜春阳对伙计说：“给彭先生沏茶，用上等茅尖。”

彭湃说：“不用了，姜先生，我要请些客人，请姜先生为我准备一桌上等酒菜。”

姜春阳说：“这没说的，小店虽不敢与城里的大饭庄相比，但一般菜肴还能说得过去。”

彭湃又拿出自己的名片，交给姜春阳说：“有劳伙计们把镇子里的苟团长，还有镇长、副镇长一同请来。”

姜春阳接过名片一瞅，不由得打个冷战。原来上面印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部长彭湃”。姜春阳是个生意人，他不知道这农工部长是多大的官儿。怎么彭湃还有名片儿？不过，那时候，官场上搞交际，都用名片，用现在的话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吧。

当下，姜春阳一面吩咐伙计们备饭，一面派伙计们持彭湃名片去请客。

单说苟栓，正在镇公所里，靠着椅子眯着眼听着洋戏匣子。有当差的进来报告，说有人请团长去独伊居吃饭，专派伙计送来名片。苟栓眼皮不抬地说：“什么名片？”

当差的赶紧将名片递了上去。苟栓接过名片，用眼睛这么一瞅，“腾”地就站起身。怎么说？彭湃这两个字把他吓得心头像装了免羔子。

彭湃在东江、潮汕、兴梅一带，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彭湃本出身有钱人家，偏偏他不愿享清福，而是将家产白白送给穷人，还鼓动穷人与有钱的主儿作对。他这作为，直恨得他祖父、父亲骂他是败家子。后来，彭湃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协会，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特别是枪杀大恶霸李云山，围剿民团头子江为水，更使他这人物增加了传奇的色彩。所以，苟栓一见彭湃的名片，立即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苟栓把伙计叫到跟前，问道：“这彭湃带了多少人？”

伙计答道：“只两个卫兵。”

苟栓想了想，对身边的一个戴礼帽的人说：“兄弟，这彭湃请咱哥们吃饭，不知安的是什么主意？”

这戴礼帽的人是苟栓的磕头兄弟，也是他的智囊，姓白名玉山。白玉山晃了晃头说：“咱哥们与他彭湃无仇无恨，怕他怎的？”

苟栓说：“彭湃跟穷鬼们穿的是一条裤子，那些穷鬼们对咱哥们可恨的要命。再说，我在江为水手下还干过事儿。”

白玉山手敲了一下桌子说：“彭湃是共产党的大头头。他要来，一定会带着不少人马，我看今天这宴不是好宴，会不是好会。好汉不吃眼前亏，咱哥们凉锅贴饼子，粘溜了吧。”

苟栓一听，觉得有道理，两人赶紧换了套衣服，腰里别上枪，出了后门到了院子里，从槽头解下两匹马，两人上了马，顺镇子边上了大道；一溜烟地跑了。往哪里跑了呢？沿梅江河岸往松口，到黄绍竑部报信去了。

且说伙计把名片递了上去，就回到饭庄，不久，饭菜就做好了。镇长、副镇长倒是来了，可苟栓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彭湃急了，一拍桌子：“苟栓，老子请你，给了你面子，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吩咐卫兵：“把苟栓给我绑来。”

这时候，镇长、副镇长连忙拦挡道：“彭先生息怒，待小的

们去找他。要他当面给先生赔礼。”

那镇长说着离开了座位，出了门。说也怪，这镇长一去，也是肉包子打狗，不回来了。原来这镇长到镇公所一问，有人说苟栓同白玉山从后门骑马跑了，镇长一琢磨：“这宴无好宴，我也跑了吧。”他也顺后门溜了。

且说彭湃同副镇长等了一阵，不见镇长回来，副镇长见彭湃的脸由红变黄，由黄变白，心里害怕说：“彭先生，我去找他们，这些人怎么搞的，难道出了什么事不成？”说着，副镇长就离开了座位，彭湃也不阻拦。

这副镇长急急忙忙地下了楼，急急忙忙地来到镇公所，一问，知道这三人都跑了，他也像黄鼠狼子一样，顺着后门就溜啦。

彭湃又等了一阵，饭菜都凉了，请的客人也都没影子，就又叫伙计们去找。不一会儿，伙计回来了，说道：“彭先生，苟栓他们都跑了。”

“往哪儿跑了？”

“往松口跑了。”

彭湃一扬手对两个卫兵说：“把账算了，这客不请了，这几个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等我找到他们再说。”

那几个伙计说：“彭先生，这些人平日可威风了，见了您哪，就像耗子见了猫啦。”

当下伙计算了账，彭湃又来到河边，见到了朱德、张国焘等人。大家急忙问彭湃：“怎么样？”彭湃笑道：“入了套了。”他又对朱德说：“该你这军长出场了。”

朱德一拍腰中的枪，对 10 几个卫兵说：“走，咱们进镇。”

这 10 几个兵就前呼后拥地进了镇。到了镇上。在一座大房子前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部的字样。朱德又在卫兵前呼后拥下进了房子里，摆出了军长的派头。朱德这么一折腾，有好几

个都暗自溜出了镇，直奔松口，向黄绍竑驻松口的部队报信了。原来这些人都是黄绍竑部队派出的密探。

黄绍竑驻松口的先行团，接连不断地听到起义军到三河坝的消息，又让苟栓这帮人一描述说起义军的大头头都在三河坝，不知起义军驻三河坝究竟多少人马。不敢久停，慌忙退却。

这就是彭湃用的以假乱真之计，将敌人吓走。正是：

莫看敌军临城下，

英雄韬略退敌兵。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二十五师战会昌 战略南移下韩江

话说八一起义军进入广东后，担任殿后的起义军第 25 师奉命留守大埔县三河坝。她是一支英勇善战、屡歼强敌建奇功的铁军。

1926 年秋冬，中共组织派李硕勋担任这个师政治部主任，协助李汉魂师长保卫武汉，加强部队军政训练，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与作战本领。

1927 年 1 月，在国民革命军第 4 军之下成立了第 25 师，以朱晖日为师长，叶挺为副师长。第 4 军独立团改编为第 25 师第 73 团，周士第任团长，许继任参谋长；另调原独立团干部组建第 75 团，叶挺兼任团长、孙一中、蔡晴川等任该团骨干。

1927 年 4 月上旬，进行第二次北伐，进攻奉系北洋军阀张作霖，以打破反革命的军事包围，扩大根据地，积蓄力量，为再进攻新军阀蒋介石而战。

19 日，李汉魂与李硕勋率领第 25 师在武昌参加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誓师大会，与友军一起宣誓，继续北伐，为打倒军阀而战斗。

李汉魂、李硕勋率领第 25 师离开武汉，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向北挺进，在河南马店驻防，掩护参加北伐的各军在附近集中。当晚发现西平有敌人向驻马店进攻的情报，上蔡一带亦有敌人活动，第 25 师迅速投入战斗，在这里打了几个漂亮硬仗，都获告捷。

5月14日下午，李汉魂与李硕勋奉命率领第25师两个团兵力向上蔡进攻，在该地的西南与敌奉军第12旅（旅长富双英）发生激战。第25师发扬叶挺独立团猛打猛攻猛冲猛追的战斗精神，前仆后继，勇猛杀敌，一直战至傍晚，打死打伤一批敌人。敌见势不妙，便逐步溃退回上蔡城及城郊。第25师把敌富双英率领的第12旅包围起来。

第二天，上蔡附近敌人进行反攻，滥发炮弹，猛烈开枪。我第25师沉着应战，击退了敌人的反攻，把敌人团团围困起来。

第三天，敌奉军第26旅从东洪桥疯狂反扑，阴谋与上蔡敌军打通。不久，敌奉军第6旅和骑兵团、炮兵团联合进攻西洪桥，其目的也是出于增援上蔡之敌。

敌我双方已摆开战场，大打一场，打得十分激烈。

在战斗十分紧张时刻，师长李汉魂则下令英勇善战的73团深夜出发，赶到西洪桥支援友军，归第12师师长缪培南直接指挥，迅速投入战斗。

且说第25师第73团。这个团原是1925年11月以建国陆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骨干，从粤、桂、湘招募士兵组成的。全团2000人，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1926年夏北伐时立下了战功。随后进行扩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73团，原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任第73团团长。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武装力量。1925年，叶挺从莫斯科学习回到广州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1团团长。改编后，叶挺被任命为独立团（上校）团长，周士第为团参谋长（后为代团长、第73团团长）。该团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独立团东征西讨，屡建战功。1926年5月，这个团作为先遣队，在汝城、攸县、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诸战役中，英勇冲锋，歼灭强敌，把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威震敌胆，名扬中外。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号

称铁团，威名远著，为新建的第4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第73团2000多勇士，在团长周士第率领下，奉命赶到目的地。5月17日凌晨，从西洪桥出击投入战斗。他们发扬“四猛”的勇敢机智作战精神，集中火力，迅速击退了附近集结的敌奉军一支部队。

紧接着，第73团运用打骑兵的战术，又击溃了从左翼而来的气势汹汹的敌奉军骑兵，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第73团以优势兵力，猛攻敌炮兵阵地与指挥所，人人以凌厉攻势，勇往直前，冲锋陷阵，连续攻占敌工事，一直坚持血战到上午8时，全部强占张庄、固村敌阵地。敌西洪桥防线被全部击溃。我军马不停蹄，乘胜前进，追赶残敌，俘虏一批敌人，缴获大批军用品。

第73团这次作战告捷，军威大震。附近友军也乘胜出击，水塞、东洪桥敌军也兵败如山倒，于当天10时左右败退逃走。

这时，第12师师长缪培南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叶挺提任为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第25师划归第11军指挥。

东、西洪桥战斗告捷后，第25师表彰了第73团的光辉作战业绩，号召其他团向第73团学习，继续进击，务求全歼敌人，达到全胜之目的。

同时师部还传令嘉奖第75团。在叶挺率领下，在武汉附近，与兄弟部队在平定了夏斗寅叛乱中作出的卓著勋绩。

战斗仍未结束，上级又下达新的战斗命令：第25师第73团、第74团及第24师第70团立即投入战斗，集中围攻上蔡城之敌第12旅旅长富双英部和汝南叛军第11军军长段国璋部。

命令如山倒。第73团立即进攻上蔡的东南，先打敌援军，在上蔡以南的十里铺一带，将敌段国璋部悉数击溃。

在强大的攻势下，敌第12旅旅长富双英见大势已去，当机

立断，派出代表与我第 25 师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停火，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第 25 师在郊区与敌血战后，和平占领了上蔡城。

第 25 师第 73 团、第 74 团参加河南上蔡、东洪桥、西洪桥战斗获胜后，荣获军部通令嘉奖。

军部以李汉魂师长、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指挥作战，智勇双全，韬略在胸，运用自如，应付事变，调遣有方，连下数地，屡歼强敌，卓著勋绩，特传令嘉奖。

第 25 师战斗告捷回师湖北不久，又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奉命把部队开往江西省九江，驻防在南浔铁路上，准备向前挺进，东征讨蒋。

此时，张云逸调进第 25 师任参谋长。此后，李硕勋与张云逸并肩战斗。

8 月 1 日凌晨，南昌武装起义枪声已经打响了。当天上午，驻防在南浔铁路线上的第 25 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接到中共组织的秘密通知后，立即布置部队做好准备，迅速赶赴南昌。

8 月 1 日清晨，第 73 团团团长周士第接到一个不寻常的特急电话：师长李汉魂电告他火速赶到师部商量要事。

去与不去？团里官兵各有说法，周士第经过一番深思，他说服了好心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试探虚实，以备应急。

周士第带了一个骑兵通讯员，从团部驻地马回岭骑马出发了，他快马加鞭，奔驰 12 里行程，到了师部。他先找到参谋长张云逸，张细声地提醒周今天是非常时刻，要特别注意……话未说完，李汉魂就走了进来。

寒暄以后，李汉魂压低声音对周士第说：“总指挥张发奎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周士第听了很气愤，严正地回答说：“第 4 军在北伐中能打

胜仗，张发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呀！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就是死路一条！”周士第严词痛斥了李汉魂的可耻行径。

正在谈话中，周士第听到外面有一列火车由南边开来。他马上出去，正好碰上第73团参谋长许继慎同志，许细声地对周说：“南昌起义了，你赶快回团部去！”

大事临头，周士第心里十分焦急。他从骑兵通讯员手中拉过马来，快马加鞭，飞快地赶回团部。

这时，我党派来的聂荣臻同志也已赶到第73团驻地，主持策划起义。他立即与李硕勋、周士第等研究起义决策。

当时，第25师3个团驻地是：驻马回岭的第73团全部；驻黄老门西南的第75团的3个营；驻马回岭以南的第74团重机枪连。

起义的部署：参加起义的部队利用8月1日午息之时，以“紧急集合”为号，说是“打野外”为名，甩去师长李汉魂及其所掌握的少数部队，将起义部队拉出驻地。安排75团3个营先行，74团重机枪连居中，73团殿后。限定当日下午6时以前，所有参加起义部队要全部抵达德安车站一带集中，若在挺进途中遭阻挠破坏起义者，则毫不留情予以镇压；若遭追截阻拦之敌，亦彻底消灭，保证部队起义成功。

下午1时许，在李硕勋、周士第领导下，参加起义各部队按计划自马回岭向德安车站挺进，由73团第1营担任后卫。

当第73团赶到德安车站时，张发奎、李汉魂率领卫队营兵力坐火车由附近追来，当即遭到担负后卫的第1营官兵猛烈射击。

张发奎、李汉魂见势不妙，急忙从火车上跳下来，仓皇往后跑。

周士第听到枪声，立即率第73团两个营兵力，马上占领德

安车站西北部高地，准备痛击敢于来犯的张发奎、李汉魂的追兵。

张发奎、李汉魂跳离火车之后，敌卫队营 600 多人乘坐的火车仍疾驶达德安车站。在周士第、李硕勋指挥下，第 75 团把敌人包围起来。

起义部队立即厉声喊话：“放下武器，参加起义！”

主持起义的聂荣臻听到，立即指示周士第团长说：“你赶快下命令要他们立即缴械投降，迅速解决这股敌人。”

周士第立即派出一位参谋到德安车站向敌卫队营营长传达命令。他们听后不敢抗拒，终于将敌卫队营全部缴械，分别作出处理。

周士第、李硕勋等率领第 25 师消灭了沿途之敌，克服重重阻挠和破坏，马不停蹄地沿南浔铁路南下，胜利到达南昌城。

8 月 2 日，第 25 师起义部队进入南昌城后，得到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亲切接见，受到热烈欢迎。

这支起义部队重新编为第 11 军第 25 师。这个师下辖 3 个团；即原 73 团仍编为 73 团，原 75 团 3 个营编为 75 团；原 74 团重机枪连与党派来 25 师 700 多名青年和调来一部分党员干部作骨干合编为 74 团。

整编后的第 25 师由第 11 军军长叶挺、副军长蔡廷锴、党代表聂荣臻领导。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周士第等回忆，第 25 师在南昌及南下后还宣布任命一批师、团及营、连干部名单：

师 长：周士第

党 代 表：
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

师参谋处长：游步瀛

副官长：刘得先

第 73 团干部名单：

团 长：黄浩声
团指导员：陈毅
团军需主任：周廷恩
第 1 营营长：符克振
第 2 营第 5 连连长：张子良
第 3 营营长：陈赓
第 3 营第 7 连连长：林 彪
第 3 营第 7 连排长：彭明治

第 74 团干部名单：

团 长：孙树成
副团长：申朝宗
团参谋长：王尔琢
第 5 连连长：余小龙

第 75 团干部名单：

团 长：孙一中
副团长：张堂坤
团指导员：陈三俊
团参谋长：张启图
团支部书记：游邦栋
团参谋：廖运周
团党支部书记：杨心畲
上尉副官：吴秀松
少校军需：史泗群
第 1 营营长：符锦惠
第 1 营第 4 连连长：王世华
第 2 营第 5 连连长：何 鑫
第 3 营营长：蔡晴川

第3营第11连党代表：廖浩然

第3营第11连代连长：许光达

第3营第11连副连长：李逸红

八一起义军决定南下后，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第25师担负起义部队后卫，转战南粤，于6日最后撤离南昌城。

从南昌出发的翌日，李硕勋以该军副军长蔡廷锴率领第10师投向国民党，叛变革命的事实，教育全体官兵。他要求全体官兵“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应坚强的意志战胜它，坚定革命取胜的信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临川时，从武汉赶来参加南昌起义的陈毅，在周恩来面前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安排。被派到第25师任第73团指导员。

8月24日凌晨，贺龙指挥的第20军第2师与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先遣部队已与敌钱大钧10个团兵力展开战斗，向会昌城发起进攻。担负后卫的第25师刚到达瑞金，就接到攻打会昌的命令。

当日下午，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的第25师急行军赶到会昌城境内。

在路口等候的一位起义军参谋引路下，周士第、李硕勋迅速步入起义军在第11军炮兵阵地岚山岭上的作战指挥部。

他们一踏进指挥部，就看到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正在那里指挥战斗。周士第、李硕勋向首长行过军礼后，即报告说：“昨晚，我们走错了路，发觉后才由洛口附近转回来，现在都到齐了。”

周恩来说：“没关系，这个不谈吧，现在要谈的是怎么打敌人。你们25师的任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由叶挺给你们讲吧！”

叶挺对周士第、李硕勋说：“城东北那面敌人很多。朱德指

挥的部队在那里打得很激烈。”

接着，他指着岚山岭山顶说：“那个山顶上都是敌人。山顶南面北面那一带高地也是敌人。”

他又指着靠西南附近的高地说：“这一带是我 24 师的部队，他们也打得很激烈，正同敌人对峙着。”

他又转向指挥部南面，指着寨崇说：“那山头全给敌人占领了，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里。”

接着，刘伯承指着寨崇插话说：“这处敌人是后来才发现的，如果不把它打掉，它会抄我们的屁股哩！”他边说，边把手由寨崇方向划到指挥部的西面。周士第、李硕勋的双眼不自觉地随着他的手转动。

紧接着，叶挺又继续说：“你们派 75 团进攻寨崇，要快一点占领这个山头；73 团进攻 2531 高地北面一带的敌人；74 团接 73 团左翼进攻，得手以后，由北面进攻会昌城。今天一定要占领会昌。你们要派人同朱德那面的部队取得联系。”叶挺对第 25 师了如指掌，周士第、李硕勋深深佩服，频频点头表示坚决执行。

随后，聂荣臻指示说：“这次战斗很重要。你们的任务很重。部队走得很疲劳了，要好好地进行战斗动员，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保证完成战斗任务，打下会昌。”

最后，周恩来问周士第、李硕勋：“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周士第、李硕勋当即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回到师部，周士第、李硕勋立即进行战前动员和作战部署，率领部队投入紧张战斗。

第 75 团带头攻打寨崇敌人，以突击行动，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夺到一个有利阵地，旋即以猛烈火力，射扫敌人。第 74 团迅速进到第 73 团左翼岚山岭北端，以凌厉攻势，夺取了敌军的一个阵地。这时，周师长下令参谋率领一个排兵力，赶到城东

北，同朱德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络，彼此呼应，联合杀敌。

第73团相继攻占敌几个山头后，就向2531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猛攻。号称会昌城西北屏障的这几个山头，是敌人的重要阵地，敌在这里配备了很强兵力，起义军第73团几次发起强攻，都遭敌顽强抵抗，牺牲了一些战士，阵地仍未攻下。

第73团指挥所与重机枪连，设在离敌人主要阵地以西约1000多米的一个高地上，团长黄浩声、团指导员陈毅都在这里沉着指挥战斗，决心夺下敌阵地。

为适应指挥攻坚战，第25师师指挥所立即转移到这个高地上，周士第、李硕勋在这里指挥作战。

这时，敌军正以猛烈的炮火向起义军扫射，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冲锋，步步紧逼敌人。

第25师投入战斗后，起义军各部队如虎添翼，开展猛烈进攻，形成浩大的进攻声势。

周士第、李硕勋在指挥所里看到：寨寨敌人开始渡河逃窜。周师长下令第73团迅速向敌人主要阵地冲锋；又令司号长吹响冲锋号。师冲锋号一响，各团、营、连冲锋号也迅速吹响，声震大地，响彻云霄。

第73团改向前冲杀为涉水绕道战术，转到敌人背后，拦阻敌人退路，将10几挺机关枪安放在河岸上，瞄准敌人，狠狠扫射，打死一批敌人。敌人被逼仓皇过河逃窜，第73团又以6挺机关枪，集中火力向逃敌扫射，以掩护我部队向前冲锋。

经过反复冲杀，第73团攻占敌主要阵地，敌人纷纷逃入会昌城。第25师歼敌两个团兵力，俘敌几百人。

战斗在烈火中进行，起义军在获得优势的情况下，总指挥部下令各部队先发起冲锋。全体官兵奋勇前进，英勇杀敌，战斗持续到当天下午4时，起义军已胜利攻占会昌城。敌钱大钧残兵败将，夹着尾巴狼狈地向筠门岭方向逃窜。

这场战斗结束后的第3天（26日）上午，敌桂系黄绍竑又率部7个团兵力赶来会昌反扑。第25师与兄弟部队奉命英勇迎击，经过一场激战，敌迅速向洛口方向逃窜。

会昌之战胜利后，叶挺、聂荣臻以第11军部之名发出通令嘉奖第25师“作战英勇，配合友军，攻下会昌。”

第25师是起义军中最强的主力师，这支英雄部队入粤后，奉命留守大埔县三河坝，担负阻击来犯之敌。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朱军长用兵神勇 钱大钧胆战心寒

话说9月20日起义军先后开赴三河坝。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率领起义军3000多人，自大埔县茶阳狮子口沿汀江河西岸步行20多公里，在三河坝横渡梅江河，先驻扎在汇城。

为了抢占有利地形，避免背水而战，随后转移，东渡韩江，在东文部、龙虎坑、笔枝尾山、石子崇、梅子崇、莲塘一带布防，做好战斗准备，以迎击西岸来犯之敌。

起义军进占三河坝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这里又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详细研究当前军事形势，并确定了起义军主力攻占潮州、汕头的作战部署。按汀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实施第一次分兵。

一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第20军全部和第11军第24师共约1万多人，沿广东第二大江——韩江而下，直向潮州、汕头进发。贺龙部到大麻时，大麻中学学生黄拱辰、房明光、余勇文、余庚文、赖谷泉等，跟随起义军赴潮汕担任宣传工作。

一路由第9军军长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的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军官教育团共约3000多人；还有农民武装约1000多人，号称4000多人的大军，扼守三河坝，以阻击从梅县南来抄袭我进军潮汕主力的敌人。

9月22日，天空晴朗。起义军第20军与第11军第24师1万多人，水陆兼程从三河坝沿韩江直下潮州、汕头。

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与彭湃、贺龙等人同乘一条轮

船，从三河坝到达高陂后，受到在那里等候的中共东江特委委员郭瘦真的热情接待。郭瘦真上了周恩来所坐的轮船作向导。这条轮船载着一批重要“乘客”，沿韩江而下，直达潮州、汕头。

在船上，周恩来与郭瘦真进行了亲切交谈。从南昌起义一直谈到南下广东占领潮汕与驻守三河坝的战略部署。

抵达汕头后，郭瘦真受周恩来的重托，邀钟展南同行，立即从潮州乘船返回三河坝。在韩江上，逆水行舟，日夜兼程。抵达三河坝后，他立即向朱德军长面呈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

郭瘦真还把周恩来亲手交给的 1000 元光洋，分别转交给大埔、梅县各 500 元，作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经费。

郭瘦真把潮州接受宋庆龄、吴玉章签发任命他为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主席的委任状转请饶龙光，在埔城代职，行使一切权力。

奉周恩来之命，郭瘦真迅速筹办东江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办事处，确定指挥部设在三河坝人和栈内。周恩来任命彭湃为总指挥，杨石魂、郭瘦真为副总指挥。朱德军长拨给东江工农革命军 50 支单响枪和一批弹药，立即展开工作。

且说朱德军长率领的起义军进占三河坝后，迅速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起义军派出宣传队员，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并及时张贴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署名的《告全体官兵书》及其告示；还张贴了第 25 师师长周士第署名的《安民告示》。

下面是贺龙告示两件原文：

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

本方面军全体官兵同志：

八一南昌举义，本方面军多数同志都能鼓其勇气，对于

革命的行动及意义，深深谅解。不过经过这十几天的行军，依我的观察和闻见，还有一些同志，不甚明了。为此，兄弟不惮烦劳，特为我全体同志一略言之：

（一）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动。因为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今年3月间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变成冯玉祥、唐生智的胜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而吴稚晖、蔡子民一辈人，做了他的装饰品。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五十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吓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许克祥以一个团长，在长沙等处，杀了一万数千工农群众及各级党部服务同志，汪精卫所领导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竟以记过了之，不久许克祥却又升了师长，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农工叛党叛国的勾当吗？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所以我们为保持孙总理的主义政策，拥护革命的胜利，不能不毅然决然的服从多数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党部负责同志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南昌举义，以为吾党革命同志及全国有志之士倡。这种行动，完全是站在党的观点上的行动，绝不是我贺龙和叶挺军长想谋叛长官，希图权位。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一件事。

（二）有人怀疑道：“我们现在离开了党离开了政府又离开了政治领导——汪精卫，——离开了军事领袖张发奎，我

们将何所依据？”像这样小孩子离了娘似的可怜状态怯懦心理，我们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是万不应该有的。我们自然要个革命的党，革命的政府，革命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但是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谓汪精卫，已经成了失灵之木偶，已经变成了唐生智、何键一班新军阀的工具。我们要他作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是孙总理在日应付商团事变非常组织；此次在南昌各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同志秉承总理遗教，恢复此种制度，以救党国的危机，汇集党务政治军事各大端于一处，以应非常之变。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党的指导机关，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政权所寄托的地方，只有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各主席，才是我们革命同志的领袖。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二件事。

（三）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所谓武汉中央党部，既然欺骗民众，违背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献媚军阀，我们革命委员会却下了决心，首先实现第三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完成土地革命。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三件事。

（四）在这个炎天烈日之下做长途的行军，各位同志一定会有些病的，甚至于因病而死的，我和叶军长自然抱着不安。但是，这种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粮

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辛苦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而汪精卫还在那儿天天蛊惑张发奎拆散我们第二方面军整个的革命军队，以快唐生智之心，而苟延其无耻的政治生命，致使我第二方面军分崩离析，颠沛流离。我们感受着痛苦，便要想到使我们痛苦（之）敌人唐生智、何键、朱培德、汪精卫，我们便要鼓起勇气杀到广东去。到了广东，方可以保存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发展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我们到广东，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送广东同志回家乡，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卖党苟活的汪精卫等等。这是各位同志应该知道的第四件事。

（五）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仍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乃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攘夺地盘的战争，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动，其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这是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五件事。

本总指挥治军素来不喜多言，但是说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党纪军纪的约束。以上五事，我们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执行，革命成功，定在不远，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贺 龙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

(一九二七年九月)

照得本部各军	富于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义	原为救国救民
转战千里来粤	只求主义实行
对于民众团体	保护十分严谨
对于商界同胞	买卖尤属公平
士兵如有骚扰	准其捆送来营
本军纪律森严	重惩决不姑徇
务望各安生业	特此郑重申明

以上告示，像一把尖刀，刺向蒋、汪心脏，它彻底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真面目；它向起义军官兵指出革命性质、目的、前途，并严格要求执行党纪军纪，维护人民利益。

通过广泛宣传活动，使广大群众人心安定，使广大官兵深受教育，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在中共大埔县部委和三河坝地方党组织积极组织下，起义军在三河坝南门坪召开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

25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青山苍郁，翠竹绿阴。工人、农民、学生约2000多人，来到了汇城南门外大沙坝上，41岁的朱德军长，身穿灰色布军装，颈系红布带，裹着绑腿，脚穿黄色皮鞋，腰挂一支手枪，枪柄上刻着“南昌起义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他站在一张长凳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他历数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滔天罪行，阐明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宣传了起义军的性质、目的和纪律。他号召群众：携起手来，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并高呼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蒋介石！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实行耕者有其田！

朱德军长的演说，像火种，在人们心中点燃了革命烈火，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

会后，朱德军长率领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队伍中人人手举纸旗，高呼口号。由会场绕过汇城的东门，转出南门，再绕进西门，转出北门而散。根据群众要求，经中共前敌委员会批准，处决了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民愤极大的和尚伟民。群众拍手称快，纷纷起来捣毁了该和尚聚以作恶的巢穴天洋塘寺庙（今先觉村）。

起义军由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抓夫，不抽饷，不住民房，群众初时对起义军的畏惧心理顿时消除了，广大群众把起义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关闭的店门打开了，停业的商店营业了，许多商店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年轻小伙子积极要求参军，男男女女都拿起土枪、土炮、土铳以及鱼钯、大刀、红缨枪。积极组织起农军，邻近的乡村也恢复了农会。

朱德军长积极支持当地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和人民革命武装的建设。他特别派一支小分队到英雅乡坑尾村，发给该乡农军15支七九枪和部分弹药，并且给他们讲解战略战术，使当地农民自卫军迅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配合起义军打击蒋、桂军的一支武装力量。

三河坝，坐落在韩江的西岸。它的对面有一座高耸连绵的笔枝尾山，形如鱼尾，山上松林茂密，山后连接着重峦叠嶂，居高临下，可守可攻，是天然的重要战略阵地。

且说起义军在三河坝的汇城驻扎将近 10 天期间，敌我双方都在加紧调兵遣将。粤、桂、蒋系军阀分别进攻揭阳县汾水，潮安县竹篙山和大埔县三河坝。战火逐日升级，请看纪录：

9 月 22 日，桂系军阀黄绍竑于梅县梅南区南坑设总指挥部，指挥各师进入丰顺，围困潮汕，企图切断大埔县三河坝与潮汕之交通线路。

23 日，起义军第 11 军第 24 师及第 20 军 3 个师从丰顺县隍直下潮安，击溃潮梅警备部队，占据潮安。敌王俊部则从潮安开赴丰顺。由周逸群师长率领的起义军第 20 军第 3 师进军汕头。起义军第 11 军第 25 师留守大埔县三河坝，沿梅江河、韩江出击敌人之侧背，以便与潮汕主力取得联络。

24 日，桂系黄绍竑第 7 军第 4 师、第 6 师及粤系薛岳新编第 2 师、蒋系钱大钧第 32 军第 18 师、第 20 师及新编第 1 师大举进犯丰顺、大埔。王俊部于揭阳与钱大钧部汇合，潮梅警备旅（旅长何辑伍）及第 20 师进入饶平县。

25 日，国民党第 8 路军在梅县集中，黄绍竑代总指挥下令东路军陈铭枢部进占丰顺，主力进发汤坑，与中央军联系后，进攻潮安；黄绍竑中央军则自梅南经丰顺北部进攻隍，渡过韩江，进占高陂；右翼钱大钧部务要 29 日到达新圩，渡过韩江右岸，切断起义军入海陆丰的退路。

26 日，进入潮汕起义军再次分兵，由周逸群师长率领起义军第 20 军第 3 师警备潮汕安全；第 11 军第 24 师、第 20 军第 1 师汇合彭湃东江工农革命军向揭阳集结，以击溃桂、粤系军阀后与驻扎在三河坝的朱德率领的第 9 军军官教育团、第 11 军第 25 师取得联络。第 8 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广州接得潮汕失守的报告后，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命令第 11 师陈济棠部、第 13 师徐景棠部迅速进驻兴宁，与钱大钧部、王俊部等抄袭大埔县三河坝；左翼军第 18 师副师长苏世安率部进攻汕头，右翼张发奎部第 4

军第 25 师师长李汉魂部向大埔县三河坝挺进。

27 日，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亲临丰顺指挥作战。

28 日，起义军第 20 军第 1 师、第 3 师及第 11 军第 24 师向丰顺汤坑进发。黄绍竑亦命令中央军第 4 师、第 6 师和东路军 3 个师及潮梅军王俊部 4 个团兵力迅速出击汤坑。两军于汤坑附近的汾水坳相遇，由早上开始激战到下午 3 时，薛岳部新编第 2 师不支，陈济棠派第 11 师第 31 团、第 32 团增援，薛岳部始稳住阵脚。

29 日，汾水坳两军仍激烈战斗，潮梅工农军万余人声援。在贺龙指挥下，投入战斗，击溃敌新编第 2 师薛岳部。陈济棠再派张瑞贵团援救，并电请云嬴桥第 13 师出击起义军侧翼。

30 日，陈济棠以第 13 师、第 11 师计 8 个团兵力攻打我方。起义军鏖战两昼夜，损失过半，弹药将尽，退揭阳，当晚揭阳复入敌手。敌右路军钱大钧部向驻扎在大埔县三河坝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进攻。黄绍竑率第 7 军第 4 师、第 6 师由梅县梅南经丰顺北部窜至隘隍，沿韩江西岸进犯。

与此同时，南京、武汉气氛也很紧张。蒋介石一到总统府就摔帽子，见人必骂娘。为了围歼八一南昌的暴动 2 万之众，两个多月来，他给汪精卫发去 70 多份电报，密谋采取一切手段把八一南昌起义军歼灭在南征的路上。至于给蒋系军阀钱大钧、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黄绍竑等人的电文就更多了，几乎每天在 3 至 4 份。有一天，蒋介石得知起义军扼守三河坝的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部已处于孤军无援的地步，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操起电话，通过绝密的长途热线电话直接向钱大钧像下达作战命令一样训了他一顿：“钱军长，你部必须在 3 天之内歼灭留守三河坝之敌！否则我蒋中正要你的人头！”

钱大钧拿着话筒手里哆哆嗦嗦，一个劲回答：“是！是！是！一定按蒋总司令的办。”

钱大钧放下电话，额上直冒冷汗。他领教过会昌与南征的起义军一战，钱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拼命而逃。而今，朱德指挥的起义军第 25 师及第 9 军一部还有 3000 多兵力呀！队伍中的那些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不怕死，不怕坐牢，这是不好惹的一支部队。

起义军第 25 师作战指挥所得知从各地汇集起来的敌军准备大举进攻三河坝的重要军事情报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游步瀛等指挥员立即在汇城指挥所里进行研究，作出战斗部署。

一场大战即将在三河坝一触即发。

起义军指挥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李硕勋首先提出对起义部队布防位置问题进行讨论。这是关系到这场战役能否取胜的大事。

朱德、周士第和游步瀛都表示同意先讨论这件大事，朱德要李硕勋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李硕勋说，我们在汇城住了将近 10 天，战士们对我军布防都有一些看法。我听战士说，把部队摆在三河坝集市中心汇城周围，从地形上看，不适应我军作战。假如敌人从西南进攻，我们的左右、背后都是江河，我方又没有准备船只，一旦打起仗来，我们只好破釜沉舟，背水作战，与敌人决一死战，拼到底！这样看，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很可能今生今世这两块骨头只能留在三河坝了。

“喂，你继续讲。”朱德若有所思地说。

“我认为战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也注意察看过这一带地形。我们现在所住的防御阵地，背靠大江，敌人发起进攻，我们只能背水作战。敌人把陆地上的道路切断，我们只能在阵地上与敌人搏斗，或是退往汀江河和韩江东岸。可是，我们现在还没准备好足够的船只。”李硕勋停了一会，转过身来，指着韩江对岸东文部一带地形说：“对面雄伟的笔枝尾山巍然矗立，山的两侧，

一座小山连接一座小山，它们就像一个个护卫江河的巨人，好地方！好地方！如果我军驻扎在那里既可守又可攻，还有撤退的后路，这里是否可以考虑作为我们布防的阵地呢？”周士第频频点头，又面朝朱军长，盼望朱军长表态。

“党代表懂文又懂武，真有两下哩。”朱德称赞地说。

“这两天我通过勘察地形，对我军的布防已有些看法，我们都到笔枝尾山去实地勘察过。我们就地决策吧！”朱德说。

大家都同意朱军长的建议，于是带着随行人员立即坐船横渡韩江，登岸后，一步一步爬上笔枝尾山顶，站在顶峰，瞭望四周。朱德蹲下，从作战参谋手中接过军事地图，铺在地上，周士第、李硕勋、游步瀛围拢在朱德身边，一边看地图，一边望地形。大家一致认为，笔枝尾山一带是一个天然的重要战略要地，既能守又能攻。我军在东岸以笔枝尾山为中心一带布防，居高临下，还可左右横跨伸展到东文部、龙虎坑、石子崇、梅子崇、莲塘一带布防，形成一条将近 10 公里的战壕，筑成钢铁长城，不论敌人是从梅江河而来，还是从汀江河而下，韩江而上，我军都能立于十分有利地形进行反击，如要撤退，还有后路，可从笔枝尾山后撤，经湖寮、百侯，可到达饶平、潮安县和福建省平和等地。

起义军转移布防的方案在笔枝尾山实地形成了！

26 日，朱德下令立即由“大和号”轮船牵引木船载运第 25 师官兵东渡韩江，转移到笔枝尾山一带布防。

在群众协助下，把停在三河坝沿河附近的船只全部集中到东岸，听从起义军指挥，只留一条小船给在韩江西岸观音阁瞭望哨所的 3 名哨兵摆渡之用。

第 25 师第 73 团、第 74 团先渡江，第 75 团最后渡江。起义军抵达东岸之后，立即在东文部的上村、下村、笔枝尾山、龙虎坑、石子崇、梅子崇、莲塘一带约 10 公里地段上抢筑工事，整个阵地都作了严密的布防。韩江东岸建筑战壕形成一条钢铁长

城。

三河坝战役指挥部设在东文部田氏宗祠。至今，这里墙上仍保留着当年起义军书写的“誓死杀敌！”4个大字。

第25师师部设在龙虎坑东边的高地上。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游步瀛等人在作战所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

第73团（团长黄浩声、团指导员陈毅）驻守在石子崇、莲塘一带（为左面阵地）；

第74团（团长孙树成、副团长申朝宗、团参谋长王尔琢）驻守在东文部（为右面阵地）；

第75团（团长孙一中、副团长张堂坤、团指导员陈三俊、团参谋长张启图）驻守在前沿阵地笔枝尾山和龙虎坑一带（为中间阵地）；

第9军军官教育团（约600多人）驻守在梅子崇。

第25师官兵坚守阵地，居高临下，封锁着宽阔的韩江，同敌人隔江对峙。由东文部到大麻区的梅子崇、莲塘长达10公里的山头上，都埋伏了起义军和农民自卫军，严阵以待。

在韩江西岸的林坑，起义军第75团还抽出1个连兵力，监视大麻方向来犯之敌。

韩江西岸的英雅乡农军亦在敌后进行活动。

10月1日拂晓，起义军刚构筑好工事，设好布防，敌人先头部队已由梅县松口通过电船牵引木船顺梅江河开进三河坝汇城，并立即构筑作战工事。

起义军在观音阁瞭望哨发现敌人进犯后，立即鸣枪报警，并马上开船东渡韩江，迅速进入阵地。

起义军已投入了战斗的准备。

钱大钧在会昌城打了败仗后，火气攻心，悔恨交加，病倒了，躺了几天才爬起来。这次率部在梅县松口出发之前，他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咬牙切齿，发誓要与朱德所率起义军第25师

决一死战：“周士第是我的学生，竟敢反叛。会昌我吃了败仗，这一次，一定要打垮他们！”钱大钧坐在轮船上，瞪着大眼，绷紧脸庞，由梅江河朝三河坝的方向进发时，还暗中担心落得如同会昌战斗的结局！

乌云滚滚，雷电交加，宁静的三河坝就要掀起暴风巨澜。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展开。

10月1日，三河坝响起了枪炮声。

且说国民党第32军军长钱大钧率第18师（副师长苏世安、蔡××）、第20师（师长王文翰）、新编第1师（师长王云南），总计3个师10个团，约1万余人，自梅县经松口西岸向三河坝方向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地扑来，于10月1日早晨抵达汇城。

当天下午3时许，敌在西岸向我军发起进攻，终未得逞。

敌方部队一批批船运赶到三河坝后，尖兵先登汇城制高点神坛顶和凤翔山。敌第20师占据旧寨；第18师占据汇城及江边的张安记鞭炮厂、三河坝码头、大榕树一带；新编第1师占据先觉、林坑、大麻一带。敌钱大钧指挥部设在汇城裕兴旅店。各师立即在驻扎地配备强大火力，抢筑工事，挖战壕，以旧城墙断残壁为掩护，架起了几十挺机关枪。在观音阁还架起一门大炮。

韩江、汀江河成为这场战役的天然封锁线，敌人想取胜必须渡江。钱大钧下令把三河到松口沿江一带的民船都强扣起来，以利东犯。这里的舢舨船、竹篷船、运米船、运石灰船、运粪船都成了钱大钧部队的渡江工具。敌兵还弄来大批麻袋，装进石头、沙子，抢运到河岸，筑起了一道道能攻能退的掩体工事。敌军还在每条船上都架起机关枪。敌军的布置与起义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且说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在韩江东岸的笔枝尾山上，都拿着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着隔江对面山上山下和江边的敌人，沉着指挥，准备迎击从梅县松口方向的来犯之敌。

午后，朱德背着小斗笠，身穿短裤，脚穿草鞋，满身征尘，在河滩竹林旁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大敌当前，他非常镇定和安详，声音洪亮地号召全体官兵：“同志们，钱大钧率3个师1万多兵力向我们压过来了，我们同他在会昌打过仗，没啥子嘛！我们有韩江、梅江河、汀江河岸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有战斗经验，我们一定要沉着、勇敢、机智，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坚守三河坝，我们要紧紧牵制住这股敌人，为我军主力顺利进军潮汕打下基础！”

接着，朱德面对阵地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师参谋处长游步瀛奉朱德之命前往第73团指挥战斗。

孙一中团长和几个参谋人员来到阵地上。

“准备好了吗？”孙一中团长问。

“准备好了。”蔡晴川营长答道。

孙团长对蔡营长说：“只要敌人不渡河，就不要理睬他，任凭他们射击，消耗他们的子弹。”

朱德召开的战前会议刚结束，战斗就打响了！原来是敌人向起义军阵地实行火力侦察。

“轰隆隆”敌人的排炮打过来了，他们集中火力，向笔枝尾山前沿阵地发起疯狂射击。霎时间，枪炮声大作，弹如飞蝗，硝烟四起，江面被炸得水柱冲天，浪花飞溅，起义军阵地被硝烟笼罩。

按朱德命令，起义军隐蔽在稠密的竹林中，时而一枪不发，时而打几发冷枪，敌人摸不清底细，不敢轻举妄动。

在战斗猛烈进行的时刻，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河边部队，抗击敌人。他对前线官兵说：“敌人虽暂时被我们击退了，但敌众我寡，敌人还会卷土重来，再来渡江。我们务必坚守河边阵地，歼灭敌军，牵制敌军，以掩护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胜利进军潮汕，为

起义军继续挺进海陆丰创造良好条件。我们一定发扬‘铁军’、叶挺独立团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的英勇战斗精神，要发扬会昌勇猛歼敌的精神，坚守三河坝，随时准备，为打倒军阀而献身，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他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政治鼓动，激励着每个官兵。他们高呼：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夺取这场战役的胜利。

当晚，起义军在农民自卫军配合下，采用洋铁桶里放鞭炮，诱惑敌人。起义军战士躲在工事里，听着、笑着。敌人可吓慌了，以为起义军发动冲锋了，疯狂地向漆黑的夜幕射击。从旧寨到汇城南门坪一带的敌军战壕，被弄得敌人彻夜不得安宁，又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

在起义军的反击下，战斗第1天，敌人寸步难进。

夜幕徐徐降临下来。接指挥所周师长命令，驻守东文部的第74团，立即派出副团长申朝宗率领1个营兵力，渡过梅潭河，抢占对岸的杨梅岌制高地，以防敌人从旧寨偷渡汀江河占领此地后，夹攻袭击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阵地。这一重要军事部署，使第73团、第75团全力阻击钱军。

笔枝尾山坐落在韩江东岸的江畔上，它是起义军第75团坚守的前沿阵地。秋末冬初，韩江水流枯竭，河滩平坦，易于登陆。所以，笔枝尾山一带便成了敌我争夺的重要阵地。但是，在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指挥下的英雄起义军面前，无论白天黑夜，敌人都难以接近起义军居高临下的笔枝尾山阵地。

10月2日，敌我在激战中。

2日，自入夜之后，敌人在大炮和几十挺机枪的掩护下，先后多次使用数十只大小民船强行渡江了。

第一次是上半夜，敌人从松口抢来的20多只民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起义军阵地强渡。是夜，江面上风平浪静，韩江西岸的山林、道路、江面、沙滩依稀可见，敌人一举一动都

看得清清楚楚：只见船上装满了敌兵，一字排向东岸驶来。敌人阵地上的机枪也哗哗地扫过来。

朱军长斜靠在笔枝尾山主阵地的战壕里，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江面。

5分钟过去了，

10分钟过去了！

眼看着敌人的船队已渡过江心，这时候，他举起驳壳枪朝敌人船队射出了第一发子弹，这是朱军长“半渡而击”的命令。

我军阵地上所有的枪口都冒火了。

第75团第3营官兵怒吼起来了。子弹像暴雨一样密集地打向敌船，敌人没处躲藏，只好纷纷跳入江河中。有3只船打漏了水，沉没了，其他民船由于无人划桨，随着激流向下游去。

敌人的第一次强渡就这样失败了。

刚到下半夜，清冷的阵风，把河边滩头的竹叶吹得哗哗作响，江河上，却静悄悄的。狡猾的敌人利用夜幕作掩护，又向起义军发起进攻了。50多只满载敌人的船只，企图摸黑偷渡韩江，阴谋登岸，抢占起义军笔枝尾山阵地。

起义军面对凶恶的敌人，严阵以待，当敌船驶到江中心时，第75团的指战员已接到师指挥所对敌人“半渡而击”的指示，准备再次打击敌人。

“打！”孙一中团长一声令下。

起义军第75团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瞬间平静的韩江江面上又热闹起来了！

半数木船被打沉，敌人全部被击毙，木船无人掌舵，在江中团团转向下游去。许多敌人中弹后掉进河中，活活地淹死；有的敌人落水后，爬在船舷，在江中惨叫叫着。

起义军一阵猛烈的进攻后，敌人伤亡惨重，江面浮起一片敌人尸体。

敌人第二次进攻又宣告失败了。

深夜，远山、近村、江面、滩头，全部朦朦胧胧。韩江两岸没有一个人走动，河面上没有一只船来往，到处静极了。

钱大钧却不甘心失败，夜静了，他们还在指挥部策划第三次更大规模的木船渡江强攻。

3日凌晨约3时，敌人从梅江河方向，利用急流水势，又驶来50多只木船。他们以船作浮桥，从汇城至东文部，横跨韩江。从1万多士兵中挑选出200多年轻士兵组成一支所谓“敢死队”，冲在前，以强大火力作掩护，后面跟着大批武装队伍冲锋前进，企图争夺笔枝尾山重要阵地。

钱大钧把希望寄托在敢死队身上，他以金钱鼓气，当众宣布每人发光洋100块，并许下诺言，这一战成功后，人人晋升，个个重奖。经过精心策划，敢死队员个个赤膊上阵，手持大刀，腰挂短枪，每人头上盖着一张浸过水的自制避弹棉胎。临行前，钱大钧亲自检阅训示，敢死队员集体向钱大钧发誓：坚决取胜。然后人人喝一口血酒。看去，个个神气十足，大有踏平笔枝尾山之势。

敌指挥部一声令下，这支敢死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跑步到关公庙前，飞快地从浮桥（船）上猛冲而过，后面跟着大批武装敌人而来。霎那间，炮声震天，弹光飞泻，划破了宁静的三河坝的夜空。

起义军作战指挥所观察到敌指挥部彻夜灯火通明，又在韩江西岸摆着大批船只，预测到敌人又将耍新花招，起义军决心与敌人展开一场恶战。

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都在指挥所里观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严阵以待。

当敌人大批人马冲到韩江中心时，起义军指挥所立即发出信号弹，一声令下：打！

第 75 团全体官兵集中火力进行射击。

笔枝尾山前沿阵地是敌人主攻方向，第 75 团所在地是三河坝战役命运所在，许光达所在第 11 连阵地，又是全团的致命点。

第 11 连战士在连长许光达指挥下，利用各种轻重火力，向敌人猛烈反击。

“向大榕树右侧敌人，屋顶机关枪，打！”许光达向副连长刘桂成发出了命令。

一个点射，敌人的机枪手抱着机枪滚下了屋顶。

突然我军的机枪哑了。“怎么回事？”许光达厉声地问道，他跑了过去，满身血污的副连长刘桂成，正挣扎着站起来，一只手已经抓住了机枪，却又摔倒下去。

许光达操起刘桂成的重机枪，一顿狠射，大声地叫着：“同志们，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这支重机枪，是法国造的，是起义军在会昌战斗中从钱大钧部那里夺过来的，现在又用它来回击它的主人。这支重机枪在许光达的手里猛烈地抖动着，子弹像泼水似的向敌群飞去，打得敌人掩体河石乱飞，打得船上敌人哭爹叫娘，每分钟都有 10 多个敌人被撂倒。有的敌船尽管掉头逃命，也避免不了我军火力的射击。

经过一场激战，击沉打坏了一批敌船，打死打伤大批敌人。但是有少数敌船抢占了登陆点，半数敌人爬上了东岸，藏进一片滩头竹林里，他们以此作为立足点，企图进犯我军阵地。

这时，孙一中团长乘敌人立足未稳，亲自带 6 个连的兵力，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敌群，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

许光达从战壕一跃而出，命令全连：“上刺刀，跟我来！”

他们跟着孙一中团长、蔡晴川营长向敌人杀去，跃入敌群，展开肉搏。

炮声、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

孙一中团长中弹倒地，一个敌兵举起了刺刀，向孙一中团长刺来。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下，许光达一个箭步上来，挑开了刺刀，把闪着寒光的刺刀捅透了这个敌人的腹腔。

许光达扶起受伤的孙一中团长，把他交给卫生员，这时才感到自己的左手隐隐作痛，一看，虎口已震裂了。当他返身杀入重围时，发现蔡晴川营长浑身沾满了血迹，被3个敌人团团围住了。

许光达刺倒了拦路的1个敌兵，立即向蔡营长靠拢。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左挑右刺，杀开一条血路，来到蔡营长身边。“蔡营长，我来了！”他手起枪落，又捅倒1名敌兵。

“来得好”蔡营长越杀越勇，他从敌人尸体上抓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拼尽全力，一刀劈进敌兵的肩胛，半个膀子被砍下来。不幸，飞来一颗冷弹，蔡营长被击中了。

许光达大声喊道：“蔡营长……”

许光达发疯般地挥舞着步枪，冲向敌人，左右开弓，与敌人血战。

第75团全体官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光，英勇杀敌，侥幸登陆的300多名敌人，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被活捉，无一漏网。

敌人第三次进攻又宣告失败了。

孙一中团长、蔡晴川营长在战斗中受了伤。而许光达连长也被一发炮弹推倒，失去了知觉，被紧急送到竹林里的枪救站护理。

夜战胜利后，第25师发来表彰通报：第75团官兵，在团长孙一中、副团长张堂坤率领下，打得英勇、机智、顽强、快捷，全歼敌人，保卫了前沿阵地。

这一天一晚，敌人三次正面强攻均失败，时间虽然已是3日凌晨4时许，可是钱大钧恼羞成怒，坐卧不安，在指挥部里走来

走去。他看到打了两天两夜的仗，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仍未夺下起义军阵地，而官兵伤亡惨重，船一批批被击沉，士兵尸体漂流，血肉横飞，士气一落千丈。两天的战斗，使钱大钧领教了朱德军长的厉害。可是，他耳边不时又响起了蒋介石下达的死命令：“3天内必须歼灭三河坝之敌，攻不下来要你的人头。”再过3个小时，就是蒋下达命令的最后一天了，再拿不下三河坝，可不得了，人命关天呀！于是，他立即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分析两天来战斗失败的原因，研究第3天夺取三河坝的作战方案。

到会的军官们个个哭丧着脸，低下头，像失去魂魄的人一样，无精打采。钱大钧狂叫：“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们都是孬种。怎么不说话？”

“军座，我有三条建议！”副师长苏世安打破死一般的沉默站了起来。钱大钧目光转向他：“请说呀！”

苏世安振作精神：“第一，我们屡屡失败的原因主要缺乏炮火，不能摧毁起义军的阵地，建议把后面的大炮全部运来；第二，我们的船只太少，单批进攻等于以卵击石，建议把韩江、汀江河、梅江河所有的船都弄来；第三，我们不能单从正面硬拼，必须正面、侧面同时插入，我们要从韩江向起义军的左右侧空隙迂回过去。综述三点，概括为8个字，就是：船多炮利，乘虚而入！”

“好！妙！”钱大钧听了苏世安的“三条”，当场封官许愿：“你把朱德的部队歼灭，我将大大提升你。”

在场的敌军官也感到苏世安三条摆得有理，一致附和着。

苏世安的妙计把钱大钧的情绪调动起来了，钱大钧吩咐副官道：“摆宴出征，祝各位旗开得胜！”

战时摆宴，以酒为主。钱大钧兴致挺高道：“今天的军事会议开得好，苏世安副师长的三条都说到点子上，言顺者胜，言不顺者则败。”他举杯说：“杯中天地宽，壶里乾坤大，祝大家马到

成功。干杯！”

杯也碰了，气也打了，钱大钧部迅速从后方运来了几十门大炮，搜集三江河所有船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待次日凌晨，一声令下，敌人立即浩浩荡荡抢渡韩江、汀江河，向起义军正面、左右两侧同时全面进攻。这一切，都预示着三河坝战役即将展开一场大决战。

10月3日，大决战。

凌晨约5时许，三河坝战役一场大决战又全面展开了。

战争是残酷的，激烈的。然而，有时又是平静的。此时的笔枝尾山一带阵地正是这样。

拂晓，浓雾弥漫，笼罩着三河坝大地，封锁着韩江、汀江河、梅江河，十几米处看不见人。

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站在指挥所门口，望着眼前的浓雾，十分不安。他们分析敌情，又看看自己的队伍，考虑着今天的战斗。

大家一致认为，两天来的战斗虽然我们取胜了，可是残酷的战斗还在后面。我方部队伤亡也很大，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有的团一连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每人背的子弹已不多了，几乎到了弹尽援绝的境地。面对这种严重局面，要迎击敌人是相当艰苦的。同时也看到，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人多武器好，弹药足，一定会利用今天的浓雾作掩护，更大规模地向我各处阵地进行反扑，我方将处于三面夹击中。

这时，朱德军长命令通讯员立即通知各团加强戒备，注意观察敌人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准备与敌进行一场大决战。

对岸敌指挥部钱大钧，彻夜未眠，等待天亮望着窗外的浓雾，脸上显出奸笑，合掌上拜苍天，不停叫喊：“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时机已到，按照凌晨的军事作战部署，他立即发出信号，下令部队全面进攻！

凌晨5时许，敌方大炮、机关枪、步枪冒着烟与浓雾交织在一起；摆在韩江西岸的船满载着敌人，顺着下流的水势，开始启动了，借助浓雾，抢渡韩江、汀江河，朝着东岸驶来。这是敌人采取的“多兵出击，船排抢运，炮火齐轰”的战术，他们倚仗人多，不顾伤亡，源源不断渡江而战，不到几分钟，敌军近千人已抢占了滩头竹林部分阵地。

敌人渡江了，起义军各个阵地都开枪开炮，进行猛烈射击。

迷漫大雾，韩江面上也成一层雾海。敌人虽然占领了河滩阵地，但等于两眼一抹黑。朱德、周士第、孙一中、张堂坤都埋伏在战壕里，构成一道“看不到的防线”。等敌人刚站住脚，朱德把手一举，用沙哑的声音命令：“开火！”

顿时，我第75团机关枪哒哒哒，突突突地扫了过去，没等敌军反应过来，一片尸体已躺在浓雾底下。一会儿，敌人又像蚂蚁一样从河滩上拼命冲上来。

起义军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地物，善于利用这大雾作掩护，敌人上多少就撂多少。那挺法国造的重机枪，咯！咯！咯咯一咯叫得最欢，士兵们向敌群里又扔进一排排手榴弹，打得敌军连滚带爬，炸得阵地直冒烟！

起义军第75团在右侧第74团配合下，越打越勇，越打越顽强。激战1个多小时，敌军伤亡500多人。由于有浓雾作掩护，起义军在暗处，敌人在明处，一爬上来就挨打送死。连续打退了敌人波浪式的多次冲锋。激烈的血战，一直坚持到天亮，终于夺回了阵地。敌人始终未能踏上我笔枝尾山阵地。

下午3时许，敌人又调集大量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我笔枝尾山狂轰滥炸，阵地上烈火熊熊，石头乱飞。在团长孙一中、营长蔡晴川的坚持指挥下，第75团官兵英勇战斗，进犯之敌均被我军歼灭了。

在这场激战中，孙一中团长又身负重伤。虽经师长周士第一

再督促要孙团长离开战场，但他仍坚持要留下继续战斗。

其他伤员看到孙团长重伤不下火线，他们也不肯走。在这关键时刻，张堂坤副团长含着激动的泪花对孙团长说：“你要为这些伤员着想，尽快走，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够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的重任，坚决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孙一中团长紧紧握着张堂坤和团参谋廖运周的手，像有很多话要说，但什么也没有说就和战友们分手了……

这时，第75团由张堂坤接任代理团长。在张堂坤与廖运周指挥下，笔枝尾山阵地巍然屹立。

凌晨5时许，敌钱大钧部在进攻笔枝尾山的同时，还命令新编第1师渡过韩江向石子崇阵地反扑过来。游步瀛、黄浩声、陈毅指挥第73团在这里与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距离笔枝尾山500多米处左侧的一座高山——石子崇，其对面韩江西岸峭壁上的建筑物就是观音阁，石子崇是起义军靠近韩江边上与敌人相距最近的一个阵地，由我第73团坚守。石子崇与龙虎坑、笔枝尾山、东文部的起义军阵地，遥相呼应，联合共同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在敌人炮火掩护下，有几百名敌人划船强渡韩江，窜到石子崇山脚下，企图偷袭我第73团阵地。

我指挥所早就预料到这一场战斗。事前已派师参谋处长游步瀛赶到此阵地与黄浩声团长、陈毅指导员一道指挥这场战斗。敌人接近我阵地时，起义军第73团发起猛烈反击，经过一场激战，全歼这股敌人，俘敌数百人，缴获几百条枪支和一批弹药。稍后，部分敌人又从石子崇以南的大麻圩附近偷渡韩江，窜据莲塘、白沙坑一带，企图向梅子崇左侧击我第73团。与此同时，潮州方面又有黄绍竑部一股敌人赶来增援。敌军占领了梅子崇一带，利用有利地形，向石子崇我第73团发起进攻。游步瀛一看，火了，马上率领部队组织反冲锋。我第73团官兵勇猛出击，敌

人伤亡惨重。由于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我军未能把敌军击退。

敌我双方一面疯狂的厮杀，一面又忍不住暗地心酸流泪。不断有人受伤，不断有人倒下，尸体布满山坡，血流成溪。1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退了追敌的数次进攻，自身也遭受很大损失，防御阵地被冲破几道缺口，部分连排因减员或分割无法保持正常建制，各自为战。

陈赓扫视战场，发现7连正在徐徐后移。7连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楔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

林彪走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就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立即腾起一股烟雾，把两人都罩住。

“7连是怎么回事？”

“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不行，”陈赓厉声命令他，“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

“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建议。

“你再说我就枪毙你！”

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直暴，按战场纪律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上级长官有权就地处决，林彪看了看周围的人，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横下心，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7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最后，陈赓焦急地直跺脚，漫无目标地臭骂一阵，只好下令“收队”，追赶主力转移。

在这场激战中，师参谋处长游步瀛不幸中弹，腹部受重伤，救护队立即把他抬进抢救站抢救，在转移途中光荣牺牲（安葬在福建省平和县以西某地），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游步瀛，湖南宝庆人。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学生。他在黄

埔军校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一年来中国政局的变迁述略》，全文近3万字，详细分析192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是许多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人都读过的一篇文章。他的《黄埔同学会十五年度的宣传工作》，也是一篇研究校内各团体状况的很重要的史料。中共七大《军队烈士名录》中有游步瀛的名字。

同一天的凌晨5时许，敌第20师从旧寨偷渡汀江河，抢占我杨梅岌山头及东文部一些阵地。驻守在这个阵地上的起义军第74团，在团长孙树成、团参谋长王尔琢指挥下，打退了敌人多次的进攻。由副团长申朝宗指挥一个营兵力，在杨梅岌山上与敌展开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许多战士子弹都打完了，就用刺刀拼、用石头砸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住了这个山头阵地，但起义军损失也很大。

战斗即将结束前，第25师通报表扬第74团：打得勇猛、灵活、机动，支援第75团作战，歼灭敌人，战功卓著。

战斗仍在持续着。晚上，敌人以更大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起义军，形势万分危急。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夜转移次第掩护 笔枝山悲歌慷慨

话说敌人包围八一起义军，形势危急，在这战斗关键时刻，我军必须有所决策。

3日下午5时，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在火线上的作战指挥所，研究分析三河坝激战3天的战况，确定是采取继续留守，还是迅速撤退的大问题。

“朱军长，我军伤亡已达900余人，敌人援兵还不断涌来，我军阵地已难以固守。”周士第师长面向李硕勋，突然又向朱德军长说道：“面对现实，我的意见是……”

一位作战参谋急忙地跑进来报告：“敌人从韩江的西、南、北三个方面同时向我军发起进攻，攻势猛烈，大有决战之势。”

指挥员通过分析战况，一致认为起义军已完成在三河坝坚持阻击的任务，敌人已从正面和侧面向我重要阵地笔枝尾山压来，敌众我寡，起义军伤亡又很大，在此情况下，如再坚持下去是被动的。

朱军长听取战况形势分析后，为了保存实力，便当机立断，作出了英明决策。他下命令：采取“次第掩护，逐步撤退”的战术，除留第75团1个营兵力作掩护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上开始逐步转移。在这紧要关头，朱军长下达了部队向东南方向（饶平与潮安）秘密转移的命令。

面对这严重的局势，为保证部队安全转移，需要留1个营的兵力在笔枝尾山上牵制敌人，掩护部队安全顺利转移。由哪个营

担负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呢？

经作战指挥所研究决定：留第 75 团第 3 营担负牵制任务，掩护部队转移。为什么要留第 3 营坚守阵地呢？因为：第一，第 3 营营长蔡晴川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第二，他手下的兵力还有 200 多人，从建制来说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营；第三，这个营从扼守三河坝以来一直坚守在笔枝尾山阵地上，地形熟悉，火力配备也较强。

且说蔡晴川营长，他是湖南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 2 期高材生。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是最早参加叶挺独立团者之一。当时他任直属队监视队长，又称青年队长，跟随叶挺东征西讨，参加汝城、攸县、醴陵、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诸战役，屡战告捷，战绩辉煌。从南昌起义到南下大埔县三河坝，在沿途会昌一战，在三河坝激战三昼夜中，他有勇有谋，善指挥全营官兵，英勇杀敌，能打硬仗，他跟随孙一中团长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全营官兵发出：“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全歼敌 200 多人，他负伤后，仍坚持战斗，不愿下火线，是一位出色的作战指挥员。

蔡晴川营长接受打阻击战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后，再向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首长表决心：“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该营战士获悉后，个个兴高采烈，他们斩钉截铁地向首长表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0 月 3 日晚上，在部队转移前，周士第师长向留守掩护的第 3 营全体官兵作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留守三河坝已经 10 多天了，起义军 3000 多人牵制了敌人钱大钧 12000 多兵力，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完成了狙击敌人，保证主力部队进攻潮汕的任务。现在部队决定转移，你们要担负部队转移中狙击敌人的任务，同志们要发扬起义军不畏强敌，前仆后继，英勇杀敌，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三河坝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回来！部队转移后，你们明天 6 时撤离战场，跟上部队。你们要记

住朱军长的话，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希望，革命就能最后取得成功！”周士第师长的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营官兵们的士气，他们决心打好阻击战，与敌决战到底！

第3营全体官兵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首长一一握手告别后，蔡营长立即在全营官兵面前作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现在的三河坝战场从笔枝尾山到梅子寨，就留下我们不足1个营的兵力，我们要保证朱军长率领的部队安全转移，我们应该怎么办？”

9连、10连、11连长一个接一个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战术建议。

接着，由蔡营长作出掩护部队转移打阻击战的部署：以笔枝尾山阵地为中心，把战线往左右两翼伸延，摆开架势，迷惑敌人；拉长战线，分散敌人，拖住敌人，在阻击战中让主力安全转移。蔡营长还总结肯定了朱军长所以能把1万多之敌吸引到三河坝，浴血奋战三昼夜，就是采用这种战略战术。

紧持着，蔡营长下达命令：“9连留守指挥所，10、11连以汇城为阻击方向，从左右两翼伸延200公尺，各就各位，俯视各方，监视敌人，严阵以待。”

10月4日凌晨5时许，起义军主力已经离开战场，向东南方向转移后，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孤注一掷地向起义军第75团第3营所留守的笔枝尾山阵地猛扑过来。

“我们的任务就要完成了，胜利就在眼前，再过1个小时，我们就要撤离三河坝战场了！”蔡营长向战士们鼓动说。

话音刚落，敌人的炮火从正面和左右前后一齐打来，落在起义军留守掩护部队的阵地上，火光冲天，大有炸平笔枝尾山之势。

“准备战斗，誓死杀敌！”蔡营长立即下令。

命令刚下达，各连连长纷纷告急，向蔡营长报告：

“大麻方向的敌人已渡过韩江，从莲塘爬上梅子嶺，向笔枝尾山左翼阵地扑来。”10连连长报告。

“敌人已从旧寨渡过汀江河，爬上杨梅岌山头，正向笔枝尾山右翼阵地扑来。”11连连长报告。

“对岸汇城之敌，正抢渡韩江，向笔枝尾山正面冲上来了……”9连连长报告。

敌人来势凶猛，留守掩护的起义军部队四面受敌，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怒火高万丈，要求火速开枪，投入战斗，打击敌人。

蔡营长强压怒火，镇定地反复对战士们说：“同志们，要牢记朱军长的话，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希望，革命就能最后取得成功……”

蔡营长在1万多顽敌四面包围3营阵地的危急关头，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他决心牺牲自己，掩护战士突围。他立即下令：“10连、11连迅速突围，跟上朱军长率领的队伍前进，我带9连战士为你们掩护，与敌决一死战！”

10、11连官兵听后，个个含着泪花，请求蔡营长立即率领第9连队伍迅速突围转移，我们留下为你们作掩护。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笔枝尾山阵地，情况万分危急。

“同志们，我是营长，你们要坚决执行我的命令，10连、11连连长立即带队伍突围出去！”蔡营长坚定地说。

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全营官兵没有一个人肯离开烈火的战场。他们异口同声地向蔡营长表示：“同生死，共存亡，坚守笔枝尾山阵地，与敌人决一死战，保证部队安全转移。”

刹那间，笔枝尾山四周响起密集枪声、炮声，敌人从四个方向扑向起义军第75团第3营留守部队的笔枝尾山阵地。

“同志们，把手榴弹摆在战壕里，准备战斗！”蔡营长下达命令。

敌人一步一步逼近了，在距离将近 50 米的时刻，蔡营长一声号令：打！枪声在吼叫，战士们将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向敌群中，敌人一批又一批地倒下去了。经过一场激战，起义军留守部队许多战士光荣牺牲了，许多战士受了伤，留下兵力不多了，班长向排长告急，排长向连长告急，连长向蔡营长告急：“打完了最后一粒子弹，甩尽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怎么办？”

这时，敌人像蚂蚁一样爬上山来了。在敌我兵力相差几倍，敌众我寡，弹尽援绝的关键时刻，蔡营长下令：“同志们，埋好机枪，上好刺刀，准备肉搏战！”

不一会，敌人嚎叫着从四面冲上起义军留守阵地笔枝尾山。

蔡营长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杀向敌群，展开白刃格斗。

第 3 营勇士们，在蔡营长的指挥下，顽强地厮杀，阵地上遍地是敌人的尸体。

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起义部队第 3 营 200 多人只剩下蔡营长和 1 名连长、2 名战士，共 4 人。但笔枝尾山阵地仍在留守部队手中。

这时，敌人认为起义军主力已撤走了，留下的人可能不多了，子弹也打完了，该投降了吧？于是，敌人一再喊话：“缴枪不杀，快投降吧！”

蔡营长镇静地环视四周，拍着胸膛高声地说：“嘿！妄想！同志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我们从南昌城一直打到三河坝，从不放下手中枪，为了中华民族利益，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我们心甘情愿战死在沙场，决不向敌人投降！”

话音刚落，蔡营长立即带领连长和 2 名战士爬上笔枝尾山，站在顶峰，他们背靠背，4 张闪亮的刺刀，对准 4 个方向，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敌人步步逼近了。“子弹打完，该交枪投降了！”敌人又在吼叫着。

敌人靠近了。蔡营长掏出驳壳枪，连发数枪，击毙了几个疯狂之敌。咔嚓一声，子弹打完了，敌人趁机蜂拥而上，蔡营长和战士们面对疯狂的敌人，齐声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洪亮的口号声仍在山谷中回响着，而敌人一排子弹打过来，蔡晴川等4人倒在血泊中……

三河坝战役中，坚决抗击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广东军阀、广西军阀的进攻，掩护起义军主力安全转移的蔡晴川营长率领的200多名官兵，除极少数幸存者外，都壮烈牺牲在三河坝笔枝尾山。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壮士视死如归，英勇顽强搏斗，催人泪下的场面：

第3营官兵倒在阵地上，他们个个遍身枪伤、刀伤，而僵硬的手还抓着刺刀，拿着石头；一位脑袋被打破，流出脑浆的战士，躺在一个已死去的敌人身边，双手还紧紧掐住敌人的脖子……一位胸口被刺刀捅了几个窟窿的战士，嘴巴里还咬着敌人半块耳朵，他的枪已断成两截，丢在一边。一个被打破脑袋的敌人还躺在他身边。

蔡营长以血肉之躯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钢铁誓言。目睹第3营这壮烈牺牲的情景，河水悲歌，青山垂泪！

第3营官兵为起义军主力转移赢得了时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悲壮的诗篇。正是：

笔枝尾山歌悲壮，
英雄光辉映韩江。
烈士丰功垂史册，
千秋万代永不忘。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遭遇战痛失英豪 歌烈迹精神永驻

话说朱军长下令部队撤离三河坝战场后，起义部队在转移途中经湖寮区河腰和大麻区莲塘两地时，遭敌伏击。起义军奋起反击，英雄儿女们英勇搏斗，起义军第 75 团余部伤亡惨重。

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第 25 师和第 9 军军官教育团共 3000 多人，经过浴血奋战三昼夜，在完成狙击敌人任务后，10 月 3 日晚，按朱军长命令“次第掩护，逐步撤退”，向东南方向转换。

命令如山倒。当晚，起义部队开始往后撤退。

10 月 3 日，夜幕徐徐降下，夜深人静，大地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丝光线。起义部队在大埔县党政领导人郭栋材、谢卓元、李明光、温仰春等率领的农军引路、群众支持下，一队一队步行撤退，向东南方向的湖寮、百侯转移，准备经饶平县往潮州向贺龙第 20 军靠拢。

驻东文部的第 74 团，在孙树成团长、申朝宗副团长、王尔琢参谋长率领余部作为先头部队最先撤退。他们横渡梅潭河，进入竹林，爬上山坡就上路了；接着是驻石子寨第 73 团，在黄浩声团长、陈毅指导员率领余部撤离；紧接着是驻梅子寨一带第 9 军军官教育团队伍撤退；最后一批撤退的是起义军驻笔枝尾山、龙虎坑由代团长张堂坤、团参谋廖运周所领导的第 75 团余部。

朱德和周士第、李硕勋等与部队一起撤离了战场，率领余部去迎接新的战斗。

撤离的部队，必经一条梅潭河。据侦察员报告，这里只有两

条小渡船，每条船只能载 7 至 10 人。河水浅，可以摆渡而过，也可涉水过河。船小又少而过河的人又多，怎么解决？

李硕勋先踏入河水，往前走到河中心，转身过来，叫同志们停一停，尔后对警卫员小王说：“你赶快在附近找几根竹竿、树枝。”

小王很快找到了。李硕勋接过竹竿，对大家说：“同志们，大部分人涉水过河，少数女同志和不会游泳的人可坐渡船而过。现在准备过河！会游泳的同志拉住竹竿的两头，竹竿不够，大家手拉手。好！过河。”

下水后，由于河床乱石遍布，高低不平，石头又长满滑滑的青苔。李硕勋和几位同志手拉手，走在前面探路，走着走着，河水已淹到胸部。由于水流很急，且河水越来越深，人很难站得稳。突然后面传来惊叹声。李硕勋马上转过脸，严肃地说：“同志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慢慢走。”

黑夜过河就如瞎子走路一样，水深河底滑，部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一个走过去了。

正当部队过河之时，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枪声，远山的敌人已发现起义军过河撤退，马上向过河的起义军开枪。

子弹射到李硕勋和战士们身边的水中，溅起朵朵水花。但他们毫无畏惧，把生死置之度外，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在天亮前爬石径，走山梁，到了山坳边。

“啊！”一声惊叫声在李硕勋身边响起，小王被一颗流弹击中左臂，鲜血直流，李硕勋马上解开脖子上的红领带给小王包扎。小王带着哭腔地说：“党代表，这里危险，你快走，不要管我。”

不一会，敌人又打来一排子弹。

李硕勋为小王缠好伤口后，架着他往前走……

到天亮，第一、二、三批撤退的起义军都渡过了梅潭河，翻过河腰继续向湖寮挺进。

当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密坑、河腰山谷，刚刚安定下来时，发现远山有敌人阻击。先头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密坑、河腰位于湖寮圩与三河坝的中间地段，距三河坝只有10多公里。先头部队刚到这里，就与一股敌人遭遇了。

走在前头的第74团的10多位战士眼明手快，先向敌人开枪，前面10多名敌人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起义军先头部队消灭了。其余的敌人听到枪声，连滚带爬往后跑。

起义军先头部队打死打伤一批敌人后，继续向前进。走了不久，没有预料到敌人已占了路口两边的有利地形，疯狂地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先头部队在孙树成团长指挥下，立即发起进攻，几次进攻，都未拿下山头。

河腰、密坑距三河坝不远，如果被眼前的敌人缠住，对起义军是极为不利的。这时，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都赶到前头指挥歼灭这股“拦路虎”，负伤的警卫员小王，挂着绷带也跟上来了。

后头的起义军大批人马已陆续赶上来了，人多了枪也多了。在朱德、周士第、李硕勋亲自指挥下，很快把敌阵地中间拉开缺口，两侧的敌人还在负隅顽抗，误打了一场。

孙树成团长带领一批人马向左侧冲去，与敌搏斗。经过一场激战，消灭了大批敌人，而躲在密林中的敌人，却用一批子弹打过来，孙团长中弹，倒在血泊中，抢救无效，牺牲了。第74团副团长申朝宗与参谋长王尔琢接任指挥，继续战斗，边战斗，边转移。

胜利在即。李硕勋与警卫员小王刚进入战区，当他们起身想往前走时，李硕勋突然发现有几个持枪的人从树林中钻出来，随后又钻出一伙人。李硕勋一看，啊！是敌人。这股敌人迂回到侧面，显然是从大麻过韩江迂回背后想偷袭我军。

“卧倒！”李硕勋用手推倒小王，立即掏出手枪，“啪啪！”撂倒了前面1个敌人。

“哒哒哒”敌人气急败坏，用火力把李硕勋、小王压下去后，又一步一步向李硕勋逼近，两者之间相距只有几百米了。敌人一边开枪，一边叫喊：“放下武器！”李硕勋、小王危在瞬间，正在这时，在附近正在待命的起义军1个排赶来。

敌人看到起义军赶来，狠狠地向李硕勋、小王隐蔽方向扫了一排枪，慌慌张张地往后溜了。

“龟孙子，你们想跑！”眼睛快冒出火来的小王，手榴弹早已在手中攥得直流汗水，笃着霍地站起来。李硕勋看他暴露了目标，喊道：“危险……”

李硕勋话还没有讲完，敌人的机枪叫响了，“哒哒”罪恶的子弹射中了小王的胸部，他捂住伤口，倒在李硕勋的身旁。他顽强地而又慢慢地睁开眼睛，吃力地把手榴弹递给李硕勋。

李硕勋眼眶里滚下了悲痛的泪水。他伸出双手接过了手榴弹，转过身，拧下盖子，咬紧牙用力向敌人投去。

“轰隆”一声巨响，几个敌人倒下去了。

小王看到敌人倒下去了，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尔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李硕勋手一挥，说：“同志们，追击！歼灭这股敌人。”

李硕勋与战士们一道飞速前进。他们穿过一片小树林，爬上一个山坡，溃退的敌人已暴露在起义军战士的枪口下。

“打！”李硕勋命令。

敌人纷纷倒下了，剩下的敌人没命地钻进了树丛之中。

这时，起义军扫除了“拦路虎”，阻挡起义军前进的敌人，已溃败逃跑了。

起义军取胜后，对牺牲的烈士分别举行简朴的悼念仪式。

李硕勋为警卫员小王选择了一块安葬的地方。山坡上，有一颗苍翠挺拔的大叶树。它的左边是一块巨石，右边有一堆土——

小王就安葬在这里。李硕勋在小王墓前，默默站了一会，才转身跟上部队。

孙树成团长的遗体安放在高山苍松密林中，他含笑地闭着双眼。朱德、周士第、李硕勋前来向英勇善战的孙树成同志遗体告别；申朝宗副团长、王尔琢参谋长与第74团全体官兵一起向团长孙树成遗体告别。战友们揩干了眼泪，掩埋好孙团长遗体，他们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

且说起义军最后撤退的第75团与敌人的一场惊险遭遇战：

3日晚上，时针已指向12时，它标志着三河坝战役已进入第4天了，起义军主力已远离战场，敌人又开始向起义军笔枝尾山阵地猛扑。张堂坤、廖运周率领的第75团余部是坚持到最后才撤离战场的，在离开前，第75团又与这些纠缠不休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战斗，然后与继续留守的第3营蔡晴川营长和全体官兵告别后，4日拂晓，才撤出阵地。

原来朱军长下令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而第75团全部撤离战场时却向西南方向转移，因为走错了方向，遭敌伏击，导致伤亡惨重。

当起义军撤离战场走不到3里路远的大麻区莲塘山坳时，就发现右侧山梁上，有敌人向北运动。后来才知道，这是敌钱大钧于3日下午亲临大麻指挥新编第1师及第18师兵力已东渡韩江，经莲塘到梅子岭，进入河腰附近，敌师指挥部设在这里，敌人都埋伏在这里的山坳上，张牙舞爪，企图在4日集中强大兵力从大麻区莲塘出发，进攻石子岭，夺取笔枝尾山高地，妄图“消灭”起义军。

当敌人发现撤退的第75团起义军余部经过此地时，便马上开枪射击。这时，起义军又发现对面山坳上有几个骑马的长官率领一大批敌兵向山上跑。起义军便尾追这股敌人，迅速爬上了山坳，乘势越过山坳向前疾进。起义军刚翻下山坳不远，就迎面遇

上敌人主力部队，谷地遭遇，敌我双方立即展开激烈搏斗。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过大，面临这种处境，起义军只好退回山坳，一面抵抗，一面派一支小分队抢占右侧山地。不料，小分队还未到山腰，山脊已被敌人占领了。这时，起义军第75团余部已四面受敌，形势十分严峻。

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向起义军发起猛烈扫射。密集子弹一排一排飞向起义军，张堂坤代团长以坚强毅力，指挥全体官兵反击，与敌决一死战，由于敌众我寡，敌人火力又猛，起义军许多战士在激战中倒下去了！尽管这样，活着的官兵仍然英勇顽强的与敌人搏斗，誓死杀敌，直到射出最后一粒子弹，甩掉最后一颗手榴弹。除团参谋廖运周与几个战士机智地突围出去外，其他官兵全部英勇牺牲。代团长张堂坤（浙江杭州市人，黄埔军校第1期生）是与敌搏斗的最后一个人，后来他被俘了，在生死关头，他毫不动摇，针锋相对，智斗顽敌，决不投降，最后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

10月4日上午，天气晴朗，从三河坝战场撤离的起义军，横渡梅潭河，爬山越岭，穿进密林，途经五丰、密坑、河腰、禁山岗、空头、河头，进入湖寮圩，再经黎加坪、宜洋坪、曲滩，行程30多公里，抵达百侯镇。

起义军进入百侯后，受到当地党组织与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慰问。起义军指挥下令部队在百侯休整一天。

朱德与周士第、李硕勋等领导人安排住在百侯中学（即当时侯南村市戈坪杨氏宗祠内）。朱德骑着一匹马进侯，下马后，便引入卧室——杨氏宗祠上手片正间。朱德与随行人员商谈片刻后，便躺在床上休息了。

朱军长指挥三河坝战役，打了三昼夜硬仗，又连夜撤兵来到百侯，已经十分疲劳了，他在百侯寂静的山村，很快进入梦乡，

安静地熟睡了一觉。醒来后，他在江公祠接见了当地党组织的代表张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等人。然后，又出席了百侯中学的中共支部扩大会议。朱德拿出一张军事地图，询问了一些地方的路程，为往饶平、潮州等地行军作参考。

紧接着，百侯地下党组织在侯南村（市戈坪）召开了欢迎起义军的民众大会，朱德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宣传了南昌起义的意义、目的，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放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这样，广大民众才能过好日子。朱军长的演讲，鼓舞人心，不断激起民众一阵阵欢呼与暴雨般掌声。会上，宣布成立百侯民主村政权，朱军长发给步枪 30 多支，以充实武装力量，有利于今后开展武装斗争。

应农军之要求，朱德派出一个小分队协助农军前往白罗村抓捕反动分子温季文。

5 日，起义军离开百侯，迎着朝阳，经过九龙亭，到达枫朗后，兵分两路：一路从黄砂坑、大埔角、隔背、江头、海螺地到饶平县的新丰；一路从枫朗至双溪、和村到饶平县的上善。这两支队伍行程 40 多公里，在当天分别到达目的地——饶平县茂芝村。

且说起义军转移后，在大埔县的大麻区出现了一副有趣的对联。据 1929 年参加共青团的三河镇良江村老干部邓善的回忆和归国华侨郭流政先生 1964 年回乡口述：1927 年 10 月上旬，三河坝战役中，敌我双方死伤惨重。据有关人士提供资料，在这一战役中，起义军歼敌 3000 多人，而起义军也牺牲近 1000 人。此时，三河、大麻到处都是死尸，臭气冲天。大麻、三河的地主豪绅筑坛打醮，请和尚诵经做佛事，超度亡魂，在醮台上贴出一副对联，对起义军加以诋毁污蔑。被人发现后，次日凌晨 3 时许，

由几位进步人士以搭人梯办法，把这副对联改了几个字，成为革命对联。这样一改，形成鲜明对比，吸引了很多群众，参观者人山人海，十分热闹。在此，将前后两副对联转录如下：

师出问何名，非为国，非为民，结党相随，甘送血身沦
草野。(上)

佛来能救苦，超你魂，度你魄，转轮可望，勿生瘴气毒
麻江。(下)

后经进步人士改为：

师出本匡时，保工友，护农民，结党相随，甘送血身沦
草野。(上)

佛何能救苦，欺生人，骗死鬼，转轮何望，须知和尚袋
花边（即银元）。(下)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茂芝会议谋大计 秣马厉兵举义旗

话说朱军长率领起义军余部近 2000 人，主动撤离三河坝战场，于 5 日转移到饶平县上饶区茂芝村后，又汇集了从潮州突围出来的部分起义军余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

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共谋大计，作出正确决策，高举八一起义旗帜，奋勇向前。

茂芝村，地处大埔与饶平边境上的一个穷山村。它是饶平县所辖的一个乡村，这里毗邻潮州、澄海、汕头，能通往福建省平等地，群众基础较好。起义军师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

起义军一进入茂芝村，就迎来一场战斗。

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获悉起义军已撤退转移到这里，立即前去向朱德军长报告：“为配合起义军向东南转移，4 日我们已组织三饶农民自卫军攻打饶平县城，举行一次武装暴动，我军与守敌民团激战一昼夜，仍未攻下县城。敌方力量强大，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我方战斗部队处于危急之中，请朱军长派部队支援，以求速胜。”

朱军长听后，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派周士第率领第 9 军军官教育团 300 多名官兵开赴前线，支援饶平农军攻打饶平县城。

起义军开进战场，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农军的斗志。两支部队密切配合，集中火力，英勇搏斗，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就攻下了饶平县城，打死打伤敌人 50 多人，及时处决了恶霸和奸细各

1名，并打开地主粮仓，把粮食及时分发给贫苦群众。这一胜利，使当地群众欢欣鼓舞，人心大快。

当天傍晚，起义军指挥部接到紧急情报：敌钱大钧部从大埔高陂向饶平县进逼，企图包抄饶平县城，扑灭革命武装火种。教育团与农民自卫军立即集合，分别撤离战场。起义军带着胜利的喜悦，凯旋回到了茂芝村与第25师会合。

6日清晨，天空中一层薄雾，远处看不见人。第9军军官教育团书记长赵镕起得特别早，他邀王参谋和黄文书3人到野外散步，当走到一个小高地上时，忽然看到林荫道上有成群结队的人朝着茂芝村走来。

是老百姓下地干活吗？不像。

是农军活动归来吗？也不像。

是敌人吗？更不像。

他们3人正在猜测着。来人越走越近了，黄文书一眼看出是我们的起义军，惊喜地叫起来：“嗨！潮汕的主力部队来了！”

他们仔细一看，前面带队的正是起义军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和该师教导团连长栗裕以及该师第6团第6连连长杨至诚，连长李奇中等。他们三步当二步跑上去，赵镕紧紧握住周参谋长的手说：“我们天天都想着你们啦！”

周参谋长问：“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们在三河坝打了三昼夜仗，就撤到这里来了。”“你们这次来，有什么任务吗？”赵镕回答后又问道。

周参谋长沉默，叹了口气，不作回答，又急切地问道：“朱德同志在哪里？我要马上见他。”

赵镕引带周参谋长去见朱军长。

一踏进指挥部，就看见朱德、周士第、李硕勋在一起。赵镕远远就大声报告说：“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周邦采参谋长到！”

周参谋长向朱德军长敬了个礼。

朱德脸带笑容，紧紧握住周邦采的手，急切地问道：“中共前敌委员会现在在哪里？”

沉默。

“主力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朱德与周士第、李硕勋同时询问道。

周邦采低着头，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朱德等人汇报了我主力军进占潮汕及失利情况。

他说：“9月23日，第20军占领了潮州，次日占领了汕头。占领潮汕以后，周逸群师长率领第3师大部分和教导团两个总队，驻守汕头，准备迎接外援。”

接着，周邦采又说：“我们教导团一个总队和第3师第6团1个营驻守潮州。”“由贺龙、叶挺、刘伯承、廖乾吾率领，经揭阳县到丰顺县汤坑迎击敌军。汤坑战斗，打得好辛苦啊！到普宁县流沙镇又遭敌人袭击，除第24师第72团团长董仲明和党代表颜昌颐率领该师一部分突围去海陆丰根据地和当地农军会合外，其余的全部失败了。”

紧接着，周邦采又继续说：“在汤坑战役接近尾声时，敌人开始闪电式地向潮州反扑。我们大部分人员已分配到各区乡去做群众工作，只留下教导团少数人员及6团6连坚守在韩江边的一个小高地上，敌人以1个师的兵力向我进攻。分散到乡村去的部队，已经来不及集中，由于敌众我寡，潮州落入敌手。我们浴血奋战，突围出来，本想与汕头部队会合……知道汕头也已失守，于是我们返回原路，来到这里准备到三河坝找朱军长……”

“来了多少人？”朱德深感惊奇并询问。

“200多人，”周邦采回答道。

听后，犹如晴天霹雳，在座的人一时被震呆了。由于同主力部队没有电台联系，对潮汕失败的情况，毫无所知。三河坝战役后的余部为什么要退到饶平呢？那是想接应贺、叶余部。直到这

时，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才知道贺、叶主力进攻潮汕失败了，使部队官兵大为震惊。

朱德、周士第、李硕勋与周邦采商谈后，决定把从三河坝战场退出来与潮州退出来共 2600 余人，汇合起来，统一指挥，成为一支新的战斗部队。

周士第师长获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在饶平县城，便命令第 73 团军需主任周廷恩到饶平县城，将毛泽覃带到茂芝，后来分配在第 25 师政治部工作。

两支杀出敌人重围的部队会合了，战士们欢呼向前，他们握手、拥抱。欢呼声响彻云霄。

两支部队会合后，面临的处境是极端困难的：从外部来讲，敌人大军压境，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有蒋系钱大均 3 个师，还有粤系陈济棠、王俊、薛岳 3 个师和桂系黄绍竑部黄旭初、吕焕炎 2 个师，总共 8 个师，共 4 万人，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敌人气势汹汹，企图彻底消灭仅存的起义军于饶平、平和、大埔等地区，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讲，经过三河坝、潮州、汾水激战，连续受挫，而且又与汤坑、潮州指挥战斗的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失去了联系，眼前留下的最高领导人只有朱德军长。在这困境面前，这支部队随时都有被毁灭和瓦解的危险。

秋末冬初，天气转凉，冬寒来得早。部队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南征，武器弹药都不那么充足，官兵的单薄衣着，不能度过漫长的寒夜。在困难和险恶环境面前，有些人心灰意冷，失望情绪严重，长吁短叹：“革命的希望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八一起义的种子要不要保留下来？八一起义的旗帜要不要继续高举？这支部队往何处去？这些都是当时急需回答的问题。

7 日上午，朱德同志力挽狂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的

精神，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有周士第、李硕勋、周邦采、黄浩声、陈毅、申朝宗、王尔琢、符克派、周廷恩、刘德先、粟裕、杨至诚、毛泽覃等 20 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共谋大计。

茂芝会议围绕着要不要保存八一起义军的种子？要不要坚持八一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朱德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他说：三河坝失败，我们还寄希望于前线，现在主力部队完全失败，以前所寄予的希望，现在已变成失望，变成群龙无首了。我们只有另想办法，另找出路。而今韩江以西已全部被敌人占领，不能去；东边临近大海，没有发展余地；主力部队已在潮汕失败，也不能往南；部队惟有在敌人空隙中前进，从茂芝东北方向，沿粤闽赣湘边界转移。

接着，朱德激昂地说：八一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八一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我决心带好这支部队，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逆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周士第、李硕勋坚决支持和拥护朱军长的决心和主张。

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八一起义部队的严重时刻，第 73 团指导员陈毅，挺身而出，站起来表示：“我坚决拥护朱德军长的领导，愿鞠躬尽瘁，辅佐朱德军长。一定要把八一起义的种子保存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紧接着，朱德又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止有一支枪，而且还有轻机枪，更有少量的迫击炮，弹药和现款虽然不多，但可以没收地主的粮食，可从敌人手里搞到武器、弹药。”

经过一场激烈争论，朱德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最后，朱德综合大家的意见，对如何保存八一起义种子，坚持八一起义旗帜问题，概括成四点，作为会议决议：

第一，我们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及时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才能随时取得党对我们的指示。

第二，保存这支部队，必须找到一个群众基础好、可以隐蔽的立足之地。湘粤赣边是敌人统治薄弱地方，是“三不管”地带，北伐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强大，支援北伐军最得力，我们应以此作为立足之地。

第三，目前强敌在前，我军孤立无援，不能打硬仗，应该避开敌人，穿插前进。

第四，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迅速扭转悲观和失望的混乱思想，防止自由离队，抢枪逃跑，甚至小股叛变等事故发生。

茂芝会议对起义军官兵进行一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教育，朱军长作出正确战略决策，这就极大地鼓舞着广大官兵，官兵们纷纷表示要在朱德军长领导下，继续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

朱德在茂芝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是一次关系到能否坚持八一起义旗帜的重要会议；是关系到八一起义军的发展方向路线的决策会议；茂芝会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茂芝会议决定保存八一起义的种子，坚持八一起义旗帜，是八一起义后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对于朱德军长理论和实践，应如何作出评价呢？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说得好。他说：“这时候，我们约2000人，以第73团作为基础编为第1营，算是个大营，共4个连；以第74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育团编为第3营。号称工农革命第1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

后来，朱德在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把他在茂芝会议上的正确决策概括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一决策，使起义军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开始了从城市到农

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且说潮汕失守后，人们关心的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怎样脱险的？从后来的信息获悉：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贺龙、叶挺率领的主力部队在汤坑前线失利，潮汕地区失守了，这时指挥机关又与作战部队离散，整支部队处于混乱状态。贺、叶率领余部，与前委机关在广东省普宁县的流沙镇会合，并在此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向海丰、陆丰撤退，作长期斗争。之后，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纷纷撤离。

周恩来、聂荣臻、叶挺转移到流沙后，正在危急之时，从旁边的村子里跑来一个壮汉，二话不说，背起周恩来就往村里跑去。聂荣臻、叶挺也无暇细问，抽出手枪在后掩护着一起向村里跑去。那壮汉一直把周恩来背到自己家里，才气喘吁吁地告诉聂荣臻：“我叫杨石魂，是这里党组织的负责人。大革命时听过周主任的报告，所以认得你们。”这时周恩来在高烧昏迷中。聂荣臻发愁地说：“周主任病成这样，怎么办呢？”杨石魂说：“不要紧，你们先在我家休息，晚上我弄一条小船来把你们送到香港去。”聂荣臻无奈，也就和叶挺先住了下来。这时粤军部队挨家挨户地搜了过来，聂荣臻、叶挺、杨石魂把周恩来藏到阁楼上的柜子里。3人正担心的时候，粤军一声“开步走”就开拔了，3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聂荣臻对杨石魂说：“这里太危险了，得迅速转移。”杨石魂说：“到晚上吧，包在我身上。”

天好不容易才黑下来。杨石魂找了副担架，3个人轮流抬着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杨石魂找了条小船，这船实在太小，3个人把周恩来抬进船舱躺下后，舱里再没有立足的地方，3人便都在舱面上蹲着。

这时海上又起了风浪，小船在风浪里如一片小树叶在晃动。经过两天一夜的漂行，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杨石魂和在港的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背到九龙的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房

子住下，广东省委请来医生护士为他诊治。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的身体才逐渐好起来。当时，广东省委正在香港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大家请周恩来予以指导。从广东省委那里，周恩来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第24师余部1000多人正向陆丰前进，准备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后因中共中央工作需要，他回到了上海。

聂荣臻同广东省委接上关系后，就调到广东省军委工作，后来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就把家属从上海接到了香港。广州起义时，他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长期侨居海外。

林伯渠出席流沙会议后，准备到海丰、陆丰去。但这时候，已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于是，只得遣散部队。他与刘伯承、贺龙等装扮成广东老乡，乘海船到了香港。不久，3人回到上海，与中央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贺龙受中央委派重回湘鄂西搞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刘伯承、林伯渠则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

流沙会议后，吴玉章同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同志分开了。后来，他们碰到了谭平山，有了这个广东佬，他们才得以安全地走到海边。吴玉章到香港后不久即回到上海，后来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在莫斯科，为了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南昌起义的情况，他起草了一份文件《八一革命》。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义军辗转湘赣边 朱毛会师井冈山

话说茂芝会议后，7日下午，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等率领着汇集起来的起义军余部 2600 多人，由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率领 10 多名农民军为向导，离开茂芝村，经麒麟岭、柏嵩关，8 日早，进入福建省平和县城。随后，沿着粤闽之路隐蔽向北挺进。

临行时，朱德送给饶平县农军 12 枝步枪，1 匹白马和 10 块光洋，作为留下 20 名伤员的医药费。

在敌人尾追之下，12 日，起义军又从福建省永定县初溪折回大埔县附城区太宁村排头坝（地名），与当地肖雨史率领的反动商团相遇，便立即展开战斗，有力地击溃了这个反动商团的武装力量。

13 日下午，起义军又从小埔境内的长洽、青溪进入福建省永定县的峰市，继续向蕉岭县北部南北礲开进。

10 月中旬，起义军进入福建省武平县城。

在行军途中，受到尾追的钱大钧部第 32 军第 18 师和当地土匪、豪绅、乡团的严重袭击。沿途，陈毅一再强调起义军要用手中的枪回击敢于拦路和来犯之敌。

起义军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武平县城里盘踞着一支嚣张至极的钟绍奎土匪武装团伙。朱德军长命令：要坚决把这股匪徒歼灭掉。

16 日，起义军由王尔琢参谋长率领一支精干队伍，化装成

“国军”的特殊部队，深入虎穴，奇袭了以钟绍奎为头子的 600 多名土匪武装力量，为民除害，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缴获一大批战利品，又为起义军补充了武器、弹药，真是一举两得。

17 日，起义军由武平县城向西北走 10 多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

这时，朱德军长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面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

起义军打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持驳壳枪，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打了一场漂亮仗后，这支起义军越过闽粤边境，进入江西省，沿赣南山区前进。

这次行军，很快被敌人发觉，他们派出兵力进行尾追，不时袭击起义军。

在行军途中，起义军与敌钱大钧部第 18 师展开一场激战，击退了敌人的尾追。而起义军伤亡也很大并散失一部分兵力。只留下 1500 多人。

朱德军长下令部队立即向西北方向前进！

部队边走边打仗。

10 月中旬，部队到达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

此时，受朱德军长委派，周士第、李硕勋赴上海、广东寻找党中央，希望获得今后斗争正确方向。

周士第、李硕勋走后，起义军的领导重担，便落在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了。

起义军进入定南、龙南、全南和信丰县后的处境十分困难，

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袭击，不得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密林中宿营；同党中央还未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物质供应和药物治疗。

在困难面前，官兵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1个排，1个连公开离队，这样大约走了300多名军官和士兵。有的人还在继续散布失败情绪，提出解散部队的口号。

此时此刻，起义军面临顷刻瓦解之势，三河坝战役后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刻熄灭的可能。

在这困境面前，何去何从？这是每个官兵都在考虑的一个共同的难题。

千兵有头，万兵有脑。在起义军遇到如此危急关头，英明的指挥员朱德军长，他胸有成竹，沉着镇定，与陈毅、王尔琢等商议后，立即作出进行部队思想整顿的决定。

10月下旬，在信丰县城西约20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军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

大会上，朱军长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朱德军长指出光明前途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阐明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起义军全体官兵听了朱德的讲话，看到了革命光明前途，对

革命逐渐地坚定起来。

这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整顿，是起义军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政治思想的整顿，统一了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从而迅速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

朱德在部队处于生死攸关，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起义军带出绝境，从而博得了全体官兵对他的巨大信任。

随后，起义部队沿着赣南山路继续向西疾进。

起义军进入赣南山区后，道路崎岖难行，沿途屡遭国民党民团袭扰，部队粮饷毫无补充，处境十分危险。

这天，林彪奉命带领第7连打前站。进至石径岭宿营后，他下令以班为单位去购买粮食、棉衣和医药。

“钱呢？”被派出去的战士问道。是啊，没有钱；买东西从何谈起？

林彪一愣。他派人到处去找军需官，不见人影。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好像军需官行军途中就不见了，半天了，恐怕已经开溜了。”

一听这话，林彪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这位军需官正是他的表弟，一旦逃跑属实，林彪性命难保。

傍晚时分，后续部队陆续来到宿营地。得不到粮食和衣物，军饷又被人拐走，一刹那，群情激愤，军中大呼。

第7连军需官携款逃跑，第73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气冲牛斗：“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正在魂飞魄散之时，后赶来的朱德和陈毅大声阻止了黄浩声团长的这一行动。

朱德和蔼地问：“不要害怕，慢慢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林彪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军饷事关全军安顿，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路上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军长，指导员。”

林彪的一番苦诉，使为人忠厚的朱军长谅解了他。他让人为林彪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等林彪镇定下来后，朱德和言悦色地对他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稿，军饷软件，一定要亲自收芷，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感激得涕泪交加，他发誓今后如碰上表弟，一定亲手杀死他。

一场风波过后，林彪跟随部队在饥寒交迫中继续前进。

10月27日，起义军到达江西省大庾县。

在大庾，起义军又进行一次对党团组织整顿和部队的整编。这时，起义部队虽然只有800人，比起饶平县茂芝村出发时只剩下三分之一，但是从整体来说，部队素质大大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800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

首先整顿了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每个连配备了3~4名党员。为适应新情况，实事求是地把队伍编为1个纵队，便于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纵队以下辖3个步兵大队和1个支队。

陈毅是在南昌起义后南下途中被周恩来委任为第25师第73团指导员的。他是最坚决支持朱德正确主张的骨干之一。陈毅同志评赞朱德军长的伟大时说：“朱总司令在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增强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

的。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和在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深化、提高、扩大，提高到马列主义的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但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

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新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离开大庾县境，继续前进，抵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上堡一带山区打游击。同时对部队又进行一次整训。通过这次整训，部队团结统一，纪律性大大加强，战斗力大大提高。部队在这一带打游击历时20天。

中旬，陈毅身穿便衣，出山联系，很快联系上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中的营长张子清和副营长伍中豪，从中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从而增添了起义军的勇气和信心，决心把部队开上井冈山去。

起义军在崇义县上堡整训之时，朱德从报纸上意外地看到一则消息：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率部已从广东省韶关移防到崇义接壤的湖南省郴州、汝城一带。这一新情况，使朱德觉得同范石生搞统战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从而勾起了朱德的心思。朱德迅速向陈毅介绍了范石生与他的关系：范石生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俩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1926年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委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王德三派一部分共产党员去范部组建政治部，并建立党组织。从此以后我们党就和范石生有了统一战线的关系。范石生在国民党军队里一直受蒋系军阀的排挤，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在政治上，范石生还比较倾向中立的立场，是可以争取合作的统一战线对象。

紧接着，朱德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同范石生的合作是

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样做，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这一想法，取得党内统一认识，一致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

计议一定，朱德先去信和范石生联系，很快得到回音。为了迅速达成协议，朱德决定亲自去汝城找范石生谈判。

一天早上，朱德带着 50 多名士兵，从上堡圩向汝城进发，在路宿中，碰到何其浪匪部袭击，朱德机智巧妙地躲过了他们，顺利到达目的地——汝城。

在汝城，朱德与第 16 军军长范石生派出的全权代表第 47 师师长曾曰唯进行两天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朱德提出的 3 个条件，都得到采纳，双方达成 3 条协议：

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的原则。

二、起义军改用第 16 军第 47 师第 104 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第 47 师副师长兼第 104 团团（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 16 军总参议）。

三、按 1 个团的编制，先发 1 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范石生军长认真执行了这个协议，立即拨给子弹 10 万发，后又再拨 60 多万发，月薪饷万余块，还有西药、被服……让起义军得到物质上的补充和供给，每个官兵领到一次薪饷，生活也得到大大改善。

这段时间，朱德以第 16 军总参议之名义，不时到司令部与范石生会晤，谈笑风生，无所不谈。通过交谈，使他们的队伍从思想上靠近革命方面来。

这两支军队合作才 1 月余，1928 年 1 月初，突然天空乌云

密布，大地出现一股政治逆流。

蒋介石发觉朱德、陈毅所率八一起义军余部隐蔽在第16军范石生的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

他还下令：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率部队从湖南进入粤北，以8个团兵力进驻韶关和乐昌，监视范石生的动向，以对付朱德、陈毅所率领的八一起义军余部，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面临这种严重局势，范石生军长不忘旧谊，信守协议。他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密令，而是立刻写下亲笔信，派秘书杨昌龄送往犁铺头，面交朱德，并转告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去1万块钱。

范石生在给朱德的信上说：“‘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立即率领部队撤离犁铺头，折回向西北行，西渡武水向湖南省宜章前进了！

朱德逃出虎口，率部安全转移。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县城，获得全胜，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

13日上午，朱德在宜章县城群众大会上，着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举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官兵们撕掉旧帽徽，每人脖子上系一条红带。

回顾战斗历程，自1927年8月1日至1928年1月12日，历时近半年，朱德、陈毅率部风餐露宿，转战粤闽湘赣，含辛茹苦，艰难卓绝，经过不断实践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走出一条新路。在湘南年关暴动之后，毅然丢掉旧军徽，亮出红旗，开始新的步伐，成为中国一支红色的军队。

同年4月初，朱德、陈毅率部与桂湘军阀数次交战后，为保存军力，留下少数地方武装，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万余人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

4月上旬，兵分两路前进：朱德率领原八一起义军撤出耒阳；陈毅率领湘南农军和中共湘南特委机关由郴州撤向资兴。

这时，毛泽东亲自率领1个团兵力走桂东，下汝城，直插九峰山南端。并派徐彦刚率特务连到耒阳、郴州一带与朱德、陈毅联系。而陈毅已与从井冈山派来的代表何长工再次会晤。

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军余部从大埔县三河坝战役转移后，历时205天，艰苦转战，经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千难万险，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800精华，终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省宁冈县砦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后上井冈山。

5月4日，天空碧蓝如洗，阳光灿烂夺目。这一天，宁冈全城群情欢腾，车水马龙，闹闹嚷嚷，挨肩迭背，屯街塞巷。

群山怀抱的砦市，沐浴着初夏的阳光。酡绿的山坡，散发着野草的清香。

在砦市的一块绿草坪上，红旗飘扬，人山人海，山欢水笑，歌声笑语，犹如海潮，部队将在这里隆重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这两支革命武装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会场设在砦市龙江西岸的河滩上。主席台是用几十只禾桶和门板搭起来的，天顶是用竹竿和席子搭起来的一个凉篷。

台上摆着一张长桌，两边贴着对联。大横额写着：“庆祝两军会师、五四运动、宁冈分田胜利大会”。

会场中间，坐着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战士以及袁文才、王佐部队，四周是来自宁冈等地的群众，男女老幼都有。

当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登上

主席台时，整个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年方 27 岁的文武将才陈毅，作大会执行主席。当陈毅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奏起军乐，鞭炮齐鸣。

陈毅在大会上宣布：经红 4 军委决定，两军会合后，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同年 5 月 25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易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简称红 4 军）。

这支部队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

陈毅在大会上说：今天是五四运动纪念日，这一天庆祝两军会师，有双重意义。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大家都是青年，中国青年要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共产主义革命到底。

接着由朱德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并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要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群众的利益。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讲话时，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精辟地分析了会师后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现在我们部队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革命的思想，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那一部分。等我们打胜了，就立刻分成几股躲在敌人后面去跟敌人玩捉迷藏的把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里玩。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红军的“三大任务”和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也相继讲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成立。

大会燃放鞭炮，军号齐鸣，锣鼓喧天，军民载歌载舞，齐声唱道：

红旗一展亮四方，
八一起义在南昌。
扩大百万铁红军，
各路英雄会井冈。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朱德曾赋诗道：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郭沫若诗云：

革命风云怒，
会师有大桥。
龙江流碧血，
鹅石养惊涛。

两军会师后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部队。这是历史上闻名的井冈山朱毛会师，它为现代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一南昌武装起义的光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光辉的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新编的中

国工农红军第4军，勇往直前，南征北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终于迎来了中国大地的全面解放！

欲知王尔琢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追捕叛徒奔崇义 英雄团长勇捐躯

话说八一起义军第74团参谋长王尔琢，他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南进广东途中，打会昌、战三河，英雄虎胆，满脑良谋。起义军在准备西进武平时，他献计智擒匪首，立下汗马功劳。井冈山会师后，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在崇义他率部追叛徒勇捐躯。

1927年9月下旬，起义军第74团按师作战指挥所部署，孙团长、申副团长、王参谋长率部立即开进东文部布防。

东文部，因在汇城之东，今已易名汇东村，处于梅潭河入汀江河口汇入韩江之地，在汀江河下游与韩江上游的东岸，村庄三面环水，背靠笔枝尾山，与汇城、旧寨村形成三角点，地势低，地盘广，有舟角院、上村、下村、龙虎坑、井下、宫背头、深渡、竹洋等居民点。整个村庄，竹林葱葱，河岸形成绿色长城。在战略上，此地宜守难攻，是三河坝战役中右边靠汀江河的一个前沿重要阵地。

在浴血奋战三河坝的三昼夜中，敌人一次又一次驾驶船只，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强渡韩江，企图在东文部靠岸，抢占笔枝尾山，一气吞掉起义军。

驻守在东文部的第74团与驻守在龙虎坑、笔枝尾山一带的第75团全体官兵紧密配合，集中火力进行反击，打退了敌第20师一次又一次猖狂进攻。

10月中旬，起义军撤退后进入福建省武平县时，展现眼前

的是一带望不尽的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古树，显得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为了行动方便，这支队伍打着“国军 20 师”的旗号。

武平有这样的地理环境，却成了有名的“土匪窝”。起义军在此住下后，受到多次骚扰，朱德派出侦察兵调查回来汇报说：“武平城住有一支土匪武装，匪首叫钟绍奎，现有 600 多人，几百条枪。老百姓反映，这个土匪头子在武平一带称王称霸，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是条罪大恶极的害人虫。”

朱德听完侦察兵的汇报，立即与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商议。

朱德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推翻反动统治，解救人民于水火。看来，这个钟绍奎正好让我们碰上了。”

陈毅点燃一支纸烟拼命地吸了两口，接着说：“打，来个革命的起义军打钟绍奎！”

打是要打的，但是怎么打？还得动脑子。王尔琢坐在那里琢磨着这个问题。面对现实，王尔琢献计道：“我看打钟绍奎不能来明的，而是要来暗的。”

“王参谋长有何妥善之计？”朱德听后高兴地问。

王尔琢就把自己的设想如此这般地向大家细说了一遍。

陈毅听完一拳打在王尔琢的肩上：“阿王，真有你的。钟馗打鬼，智打钟绍奎，要得！”

且说武平城的石狗巷有一座用花岗岩条石围成的小院，小院四周种满了米碎花、小枇杷，高墙上还拉着铁丝网。院前两个哨兵站岗，整个小院给人一种神秘阴森可怕的感觉。

院内的房间分成上五下五。上五间、中间为客厅，其他两侧为配房；下五间有天井隔着，显得宽敞明亮。此时，一个清瘦的身材和黑皮肤的人，在配房里和一位娇滴滴的女人在挑逗。此人

就是匪首钟绍奎，女人是武平城的骚妇夜来香。

钟绍奎走出房门，在厅堂上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说：“前天晚上有一支部队开到武平城郊，是国军 20 师的番号，有可靠的消息说，这支国军是到广东去围剿共党叛逆的。路过这里，有 2000 多人，我是扛枪的，我不能不防。”

“怎么防法？”夜来香听后心情有点不安。

“他们人多，我的人少，‘小本生意’不能吃‘大户’。我想应付他们过去算了。”

“报告！”门外卫兵进来有事请示。

“什么事？”钟绍奎机警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钟司令，门外有人求见。”卫兵说。

“什么人？”

“城外两个国军的军官。”

钟绍奎整了整风纪扣。接着，命令卫兵叫客人进来。

不一会，一个生得虎背熊腰和另一个机智灵活的军官走到了钟绍奎面前，他俩以标准的动作向钟绍奎打了一个军礼：“国军 20 师 63 团 7 营营长王田洪前来拜访钟司令！”完后，王营长指着身边那位较为年轻的军官：“这位是我团的肖参谋。”

钟绍奎上下打量着眼前的两位军官，的确很有派头，完全是一个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标准军人！钟绍奎连忙招呼：“坐、坐、二位请坐！”

王营长坐下后，随手把一张介绍信以及自己的名片递了上去。接着说：“小弟今天前来主要是奉团部之命来联络钟司令的。钟司令大概也知道了，我军在大埔县三河坝击败了共党的叛逆第 25 师。据报，他们还有一些残部，已向粤闽边境流窜。我们 20 师是围截共党残部的，望钟司令到时鼎力合作。”

钟绍奎听后语气温和地道：“这当然，歼灭共党叛逆，乃是蒋总司令的头等大事，南京、武汉多次发下命令，要国人携手并

肩，除掉这心腹之患。”钟绍奎说到这里，站起来，脸有难色地道：“不过，王营长你有所不知，我的部队人少枪缺，不如你们国军正规部队，兵强马壮，武器精良。要我敲敲边鼓还行，围截共军恐怕寡难敌众，柔难胜刚呀。”

王营长见钟绍奎向他诉苦，就接着话茬说：“钟司令的家底我们略知一二，你们在这大山沟里生存也不容易，不过现在的局势，正如你自己所说的，歼灭叛逆军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剿共戡乱之事，你钟司令总不能遇难就退吧？”

钟绍奎是个明白人，听了王营长一席话，便换了个口气说：“王营长你别见笑，我钟绍奎也是一条硬汉子，打共党除内患我哪能袖手旁观！不过，你们兄弟部队要我们去干什么？”

“这也很简单，只要共党残部窜到这里。你就率领你的部队牵制他们，不让他们再往西跑。我们 20 师大部队不久就到，我的 63 团已驻守在茶陵大坝一带。你们把共军拖住，我们就来包他的饺子。”王营长说到“包饺子”3 个字，看了看对方的神色，然后继续说：“至于你刚才说到贵部缺乏枪支弹药一事，我看好办。我今天带了几十个弟兄进城，暂把他们的千把发子弹留下，回去向团长报告请示，明天再派人送 500 支枪，1 万发子弹来。”

钟绍奎听了国军为他补充枪支弹药，精神马上上来了，走上前紧紧握住王营长的手说：“王营长大驾光临，贵部对小弟如此厚爱，联合剿灭共产军还有什么说的呢？”

王营长看了天色，起身告辞：“钟司令就这样办。天快黑了，我们回去了。”

钟绍奎拉手挽留：“不忙，不忙，茶陵离城还有几十里路程，不妨在城住一宿。”

“不回茶陵，我们和弟兄们住在城东一个打铁寮里，这次顺便出来筹粮买菜！”王营长向钟绍奎说明情况，坚持要走。

“更不对罗，哪有军官住打铁寮的？你留下，也叫弟兄们到

我司令部来住。”

你知道这位王营长是何人？他就是起义军第 74 团参谋长王尔琢，他带的那位参谋是起义军的一位侦察连长。王尔琢如此这般地套住钟绍奎，顺着主人之意把几十个弟兄大大方方住进了钟绍奎司令部。

等到凌晨 1 点，侦察连长带领两名战士摸到东门城楼下，先把哨兵干掉，再由侦察连长领着直扑匪穴。

一声枪响，假睡在司令部下厅的王尔琢指挥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里应外合，钟绍奎被生擒，“砰！砰！”两枪，武平城这个钟绍奎见了鬼！不到半个小时把这支土匪全部歼灭。

天亮后，一清点战绩，这次杀掉匪首，共活捉了匪徒 200 多人，缴获枪 400 多支，子弹 30 多箱。起义军把带不走的战利品分给贫苦百姓，还挑出 10 几支枪送给城郊农民协会。

起义军摧毁了武平城的匪巢，击毙了匪首钟绍奎，全城群情振奋，人人拍手称快。

这一战斗，人们不会忘记：是参谋长王尔琢献计，深入虎穴，智斗钟匪，获得全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且说 1928 年 5 月 4 日，朱毛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王尔琢被任命为新编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参谋长兼第 10 师第 28 团团长，中共红 4 军军委委员和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他协助毛泽东、朱德、陈毅指挥五斗山、草市坳、龙潭口等战斗，英勇作战，粉碎湘赣军阀的“会剿”。

王尔琢带领部队自前寨出发，经江西省崇义、上饶回山，在途中发生第 28 团第 2 营营长袁崇全投敌叛变的严重事件。

一天，吃过早饭，部队立即向三江口开去。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正在睡梦中，突然粟裕气喘吁吁来报告：先头营袁崇全营长企图投敌叛变，他带着队伍向新地圩去了。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在井冈山会师时，将第29团1个连并入第28团的时候，袁崇全任该团第2营营长。袁由于受湖南省委领导人杜修经和龚楚错误思想的影响，从严重违反纪律，发展到叛变行为，早就有人察觉袁崇全的不轨行为，陈毅曾想把袁调离，由于部队急行军，而且王尔琢不相信袁会叛变，便仍让袁带着第2营3个连和团部迫击炮连、机枪连共5个连，自前寨出发，担负前卫，早走一天。途中，袁崇全“假传命令”日夜急行。当到达江西省崇义县新地圩时，袁崇全企图伙同该营副营长和党代表杜松柏等阴谋带领5个连兵力叛变投敌。却被其中3个连的干部发现行军方向不对，不随袁走。在这紧急关头，粟裕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关枪连自动脱离袁之羁绊，星夜返回红4军大部队向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报告。

毛泽东、朱德听了粟裕报告后，急得直跺脚。

5月28日，由于袁崇全的反叛，王尔琢急于行动。他气得脸色苍白，头筋脉达达跳，捏着拳头要求着：“我去把袁崇全抓回来，把2个连追回来，那8门迫击炮绝对不能丢呀！”

毛泽东、朱德没有阻拦王尔琢的要求和行动。

朱德说：“你可要小心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袁崇全很可能翻脸不认人了！”

王尔琢点点头，他带着第28团第1营营长林彪率1营和警卫排，火速地向新地圩方向追赶。

追到新地圩一看，袁崇全带着2个连人马已走了。一打听，才知道袁的队伍已向新圩镇而去，扎营于思顺圩。

王尔琢向战士们挥手说：“快，向新圩镇急行军！”他自己跑在最前面，很快队伍赶到了新圩镇，立即把村子包围起来。

这时，袁崇全2个连正在镇子上开饭。袁吃完饭后，与几个死党搓麻将，得意洋洋地说：“老子自由啦！不受共产党毛泽东那一套的限制，可以赌……”

正当他们玩得开心时，袁的哨兵突然闯进去向袁报告：“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袁崇全一听，凶狠狠地拍着桌子：“兄弟们，敌人来了，狠狠地打！”士兵们一听命令，丢下饭碗准备战斗，思想十分紧张。

王尔琢带着警卫排，冲进了村里，他一边走一边喊着：“同志们，你们不要打枪，我是王参谋长，我是来带你们回井冈山的。你们受骗了，袁崇全是要带着你们叛逃，你们千万不要上当，跟我们回去吧！”大家一听是王参谋长的声音，都纷纷出来了。袁崇全急坏了，用枪逼着战士们立即向王参谋长所在部队开枪。

王尔琢问清了袁崇全的所在地，警卫排就分成两路，向袁崇全包围而去，防止他逃跑。王尔琢高声喊道：“袁崇全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现在觉悟还来得及，毛委员叫我们来接你们了，跟我们回井冈山吧……”王一见袁出来了，便热情地说：“袁营长，我是奉毛委员的命令来接你们回去的，我们走吧！”

王尔琢以为他与袁崇全是同乡又是老同学，关系很好，在黄埔军校又一起共事过，打过仗，袁是会听他话的。而8月25日这一天，他万万没有想到，突然间，还没等王参谋长的喊话说完，袁崇全便翻脸不认人，双手握着短枪，冲出屋来，把枪口对准王尔琢连发两枪，王尔琢一头栽倒。袁崇全带着七八条枪向村口冲出去，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

1营营长林彪赶到现场一看，发现王尔琢参谋长倒在血泊中，断了气，战友们悲痛地大哭起来。林彪立即派人回去向毛泽东、朱德、陈毅报告。

朱德骑着马快速赶到，从马上跳下来就奔到王尔琢遗体旁边，取下军帽，抚着遗体痛不欲生，泪如泉涌。林彪上前扶着朱德，吩咐他人去办理安葬事宜。

不一会，毛泽东、陈毅也赶来了，他们在王尔琢遗体旁悲痛

万分，并向王尔琢遗体告别。

起义军在思顺圩为英勇献身的王尔琢同志举行了追悼大会。

陈毅与王尔琢并肩战斗整整1年，朝夕相处，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在追悼大会上，陈毅挥泪高度评价英勇奋战的优秀共产党员王尔琢同志的一生，并号召全体官兵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尔琢是朱德的一位得力助手，是难得的将才。他是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人，1903年1月23日出生，1924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曾任学生队分队长。同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参加过两次东征陈炯明，西征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3师第26团党代表、东路军先遣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他躲过敌人的追捕。三河坝战斗后，他与朱德、陈毅等一起率领保留下来的起义军转战粤闽，挺进湘赣。他足智多谋，深受官兵爱戴，牺牲时年仅25岁。

毛泽东、朱德、陈毅带着悲痛和愤怒的心情，离开了新圩镇，绕道向井冈山而去。路上就研究决定，由第1营营长林彪接替王尔琢第28团团长的职务。

袁崇全叛变后，带着1名连长和10多个战士投降赣敌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下，当众宣布他为团参谋长。他由于官愿强烈，向刘士毅密告说：“红军主力已经只有1个团了，29团被歼，28团也有伤亡，士气低落，是消灭红军主力最有利的时期。”后来在遂川县城一次同红军打仗时，甘愿打头阵，当先锋，带一营人马为先锋营，拼命追击，钻进红军伏击圈。红军两面攻击，袁崇全退路被封，敌2个营被歼。袁崇全身上多处中弹，躺在尸体中装死。红军战士打扫战场时认出是叛贼袁崇全，在你踢我踢之下，他伤口痛得难忍，叫喊起来。第29团团长胡少海命战士将他抬走，听候毛泽东、朱德、陈毅处置。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遂川县大桥会师时，胡少海跑来报告：“朱军长，叛徒袁崇全已活捉了。”

9月13日，朱德怒目圆睁，一挥手“斩！为王尔琢参谋长讨还血债！”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叛贼报应终有时。

欲知李硕勋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天心话别赴粤省 海口遇难死犹生

话说起义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奉命留守在大埔县三河坝，参与指挥三河坝战役。在部队转移到赣南途中，奉朱德之命到上海，负责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

1927年9月20日，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第25师进占大埔县三河坝后，在朱德军长直接指挥下，李硕勋与师长周士第，师参谋处长游步瀛并肩战斗。他们在笔枝尾山、龙虎坑作战指挥所里，指挥着3000多兵力与敌钱大钧、黄绍竑部1万多人激战3昼夜，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李硕勋身任三职，既是第25师党代表，又是师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部队在留守三河坝期间，他以政治部主任之责，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和目的，从而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起义军，成为打击敌人的坚强后盾。

10月1日，战斗打响了！

战前，李硕勋对全体官兵和人民群众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动员。战斗一触即发之际，他在师作战指挥所里与朱德、周士第、游步瀛一起共同研究一次又一次战略战术的重要决策，他有勇有谋，从实际出发，献计献策，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激战中，他走出指挥所，冒着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亲临前沿阵地，号召官兵英勇战斗、誓死杀敌。

在李硕勋的政治宣传鼓动下，当地农军与群众在韩江两岸密

切配合与敌人战斗，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斗志，个个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在这场战役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英雄人物。师参谋处长游步瀛，在第73团前沿阵地上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与战士们一道英勇杀敌，在战斗中受重伤后转移途中牺牲了；第75团团长沙一中，在战斗中负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第75团代团长张堂坤在战斗中受敌围困，英勇就义；第74团团长沙树成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在转移河腰途中遭敌袭击，与李硕勋的警卫员一起中弹牺牲；第75团第3营营长蔡晴川在战斗中多次重伤后，还担负部队转移掩护打阻击战任务，为了人民解放事业，他所领导的第3营全营官兵除极少数受伤幸存者外，都壮烈牺牲在前线阵地笔枝尾山上……

八一起义军浴血奋战的三河坝战役，人们不会忘记、党不会忘记、战友们不会忘记李硕勋参加指挥这场战斗的伟大功绩。

且说李硕勋从三河坝战场撤退之后……

朱德军长下令部队转移后，李硕勋与周士第率领余部于5日到达饶平县茂芝村。

起义军转移到茂芝村时，处境是十分险恶的。今后部队往何处去？在这紧要关头，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周邦采等赞成并支持朱德军长的“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伟大战略决策。部队在西进湘赣边途中，李硕勋深入士兵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以模范事迹启迪战士们要战胜千难万险，一直向前，指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由于朱德军长的正确领导和陈毅的坚决支持，也由于李硕勋对官兵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使得官兵们在行军途中坚定下来，并在武平县城郊石径岭和城西两次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李硕勋听从党的安排，肩负重任，告别朱德、陈毅和全体战友，奔赴新的战场。

李硕勋等人乔装打扮，昼伏夜行，冒着生命危险，经历千辛

万苦，长途跋涉，通过层层检查，从安远县天心圩出发，历时将近 60 天，好不容易才到达上海。

接通关系后，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南昌起义军三河坝战役后转战在闽赣边境艰苦战斗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从此，这支起义军打通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从黑暗走向光明，奋勇前进。

因革命工作需要，李硕勋还先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江南省委军委书记（管辖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

这个时期里，李硕勋与李一氓、阳翰笙等在上海等地从事白区工作，开展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31 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决定：凡是同顾顺章有过联系的人，都要调离上海到别地去工作。

一天，周恩来找李硕勋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广西红 7 军担任政委。有什么困难吗？”

“我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没有什么困难。”李硕勋回答说。

同年 5 月 20 日，李硕勋离开上海乘船经香港准备去广西赴任。

李硕勋的爱人赵君陶抱着儿子李鹏，在李硕勋好友阳翰笙陪同下前往黄浦码头送行。

李硕勋抵香港后，患了严重胃病，只好留港治疗，广西之行，未能实现。此时，正是广东缺乏干部急需补充的时候，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电请党中央，要求把李硕勋留在广东工作。党中央同意这一要求，即任命李硕勋为中共两广（广东、广西）省委军委书记，并调在上海中央妇委工作的赵君陶赴港，进行掩护，协助李硕勋开展地下工作。

1931年夏的一天，李硕勋的夫人赵君陶，抱着年仅3岁多的儿子李鹏，从上海黄浦码头上船，去香港与李硕勋团聚，共同战斗。

赵君陶到香港后与李硕勋住在香港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中共香港市委秘书长潘亚波家里。他们有时也住在柯麟家中，认识了柯妻陈志英，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柯麟，广东省海丰县人，1990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一生中，有21年以医生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周旋于敌群之中。他经常孤身深入虎穴，在变幻莫测，鱼龙混杂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保护了许多知名革命家、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他在香港九龙开的诊所和南华药房，实际是党在香港地下工作的交通站。在这里，他掩护支持李硕勋夫妇从事革命活动，掩护过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叶挺将军的长子叶正大等。他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卫生部顾问等职。还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他为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硕勋在柯麟医生精心治疗下，胃病逐渐康复。这时，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李硕勋赴海南岛主持召开琼崖游击队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策划开展游击战争。

李硕勋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党性强，不怕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他接受党的安排，买了往海口的船票，准备赴海南岛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柯麟觉得李硕勋到海南岛语言不通，提醒李硕勋，要他处处留意。

7月9日这一天早上，赵君陶怀着身孕，手抱着儿子李鹏，在香港码头为李硕勋送行，互相勉励，依依不舍。

李硕勋抵达海口码头，住在海口市得胜沙路中民旅店，一连

住了4天。

13日上午，李硕勋换上一套灰色衣服，准备出去走一趟，求得尽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刚走上大街，半个月前就脱离了共产党的原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叛徒严鸿蛟带着四五个便衣警察截住他盘问了一番。有一定地下斗争经验的李硕勋泰然自若，对答如流，没露出什么破绽。这个先后出卖琼崖特委、南区区委、海口市委十几个领导人的府海侦探队队长严鸿蛟认定：眼前这位衣着整洁老成持重自称李陶的商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当即下令逮捕李硕勋，并把他送到海口市警察局。7月中旬的一个暮色沉沉的傍晚，李硕勋被关进了海口府城监狱。

在狱中，李硕勋受尽种种严刑拷打，敌人用大木棍乱打，拳打脚踢，用铁丝缚起手脚悬吊半空，腹部压大石头等等残酷手段拷打李硕勋。打得他皮开肉裂，鲜血直流，体无完肤，两条腿骨被打断。但他坚强不屈，神情泰然。他那宁死不屈的精神，令狱友陈加清等人敬佩不已！在狱中由于秘密兵运小组成员陈加清、陈玉光、冯尔用等人做争取狱兵工作，为难友传递信息。其中有1名姓黄的狱兵，对难友极为同情，轮到他值班时，难友们可以自由活动。李硕勋每一次受刑的情况，黄都告诉陈加清等人。

由于叛徒出卖了李硕勋的身份，他面对敌人的拷打和诱降，始终泰然自若。当敌人审问时，李硕勋说：“你们既然知道我是李世勋（化名），是共产党员，就请自便吧！”

“你到海南准备干什么？”敌人再追问。

李硕勋坚定地回答：“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消灭你们这帮走狗，让红旗插遍海南全岛！”敌人听后惊住了。在敌人面前，李硕勋除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敌人从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党的秘密。

李硕勋在即将就义时，他想的仍是保护同志、家乡和安排好亲人与后代。在狱中，他把自己是“四川庆符人”说成是“四川

宜宾人”，把名叫“李硕勋”说成是“李世勋”。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使其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临刑前，他通过狱中战友谢志德弄到笔、墨、纸，借着暗淡灯光，给赵君陶和陈志英写下两封遗书。

一封是：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四

李硕勋在遗书中写的“陶”，就是他的妻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教育家赵君陶同志。

另一封是：

英姊：

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写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 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 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

硕勋

九·四

李硕勋在这封遗书开头写的“英姊”，是柯麟同志的爱人陈志英。

他在两封遗书中写的“吾儿”、“儿子”，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今任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原名李远芄），当时只有3岁。

在这封遗书所写的“肥兄”，就是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章汉夫。

这两封遗书是交狱友谢志德通过狱卒带到狱外邮局寄出的。遗书先寄给林增华转给香港九龙南华药房陈志英收，陈志英、柯麟夫妇直接交给李硕勋的妻子赵君陶。

这两封遗书是革命烈士对党忠诚的见证，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人世间无价之宝呀！它已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国民党驻海南军阀陈策将李硕勋案呈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总司令部核准处决。

1931年9月5日清晨，阴雨连绵。断了手足，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的李硕勋被硬塞进竹箩筐内，抬往刑场——海口市府东较场。

李硕勋离开监狱时，他挥手与难友们告别！

殷红的鲜血，顺着竹箩筐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沿途，李硕勋不断高呼：

“打倒蒋介石！”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狱兵们举枪瞄准，他安详地抬起那高昂的头颅。一阵沉闷的枪声响过，李硕勋与战友永别了！

李硕勋从容自若，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在李硕勋牺牲后的第2年，即1932年3月17日，赵君陶在上海生下了从未见过爸爸的遗腹女，取名李远芹，后改名为李琼。

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早期进步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我军优秀军事指挥员，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率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时，《新观察》杂志在 1951 年第 12 期，在烈士生前亲密战友李一氓撰写的文章中首次公开发表这两封烈士遗书，同时刊出朱德、周士第、郭沫若为李硕勋遗书的题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看了李硕勋的遗书，深受感动，回顾 1927 年秋八一起义军在大埔县三河坝战役中与李硕勋日日夜夜并肩战斗的历程，欣然挥笔，他为李硕勋烈士遗书的题跋是：

李陶（即李硕勋同志），四川庆符人，中国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员。曾参加一九二七年的八一南昌起义，进兵东江，后奉党命调到广东工作，赴琼崖策划游击战争，不幸为反革命当局捕杀。硕勋同志临死不屈，从容就义，是人民的坚强战士，党的优秀党员。他对革命的功绩永垂不朽！

朱德 志于北京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八一起义军第 11 军第 25 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的周士第，回顾从南昌起义到南进在大埔县三河坝战役中与李硕勋一直在第 25 师并肩战斗的历程，他挥笔为李硕勋烈士遗书的题跋：

义举南昌，战赣粤闽。

分途找党，话别天心。

白区工作，奋不顾身。

牢狱不屈，遗书义深。

公之鲜血，解放人民。

忠心浩气，永耀不泯。

遗志未竟，吾辈仔肩。

革命必胜，公可安眠。

周士第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北京

当年八一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挥笔为李硕勋烈士遗书的题跋：

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鲜血所染成的，硕勋同志的血也在里面炫耀着。捧读遗书，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精神活跃于纸上，使千百代后人见之，亦当肃然生敬。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郭沫若敬题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

1986年12月4日，在海口市建立了李硕勋烈士纪念亭，邓小平为该亭的李硕勋塑像题词：“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

当日，李鹏和夫人朱琳以及李琼参加了李硕勋烈士纪念亭落成和赵君陶骨灰安葬仪式。

1993年12月14日，中共高县县委在宜宾市联合举办李硕勋生平业绩展览。

1994年9月5日，在李硕勋烈士英勇就义63周年之际，《中华英才》半月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深切怀念李硕勋烈士座谈会。记述李硕勋英雄业绩和光辉一生的《李硕勋》画册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画册刊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李硕勋烈士革命精神永存”；刘华清的题词是“伟业千秋存，英名万古留”。

同年10月25日，李硕勋烈士纪念馆在四川省高县落成。

欲知三河坝战役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当年烽火传千里 革命风雷激潮梅

话说八一起义军挥戈南下大埔县三河坝，点燃了革命之火，留下革命种子，它犹如一支点燃的烽炬，在大埔、在潮梅、在东江、在广东各地燃烧；它有力地推动着大埔县武装斗争的广泛深入开展。正是：当年烽火传千里，革命风雷激潮梅。

1927年9月中旬，3000多名英雄的八一起义军进占大埔县三河坝，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和各区乡政权，纷纷组织群众前往支援并参加战斗。

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副主席郭栋材奉命跟随起义军赴三河坝驻第25师指挥所作联络，办理军务，互通情报，动员与组织群众，从各方面做好支前工作。做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

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立即从高陂、光德、百侯、太宁、三河、英雅、大麻等地调来百名农民自卫军组成大埔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和东江工农革命军东路军一部共近千人，迅速开进三河坝分布在各个阵地上，与起义军并肩战斗。

郭栋材、李明光、丘宗海、谢卓元等指挥的这支农民自卫军与当地群众一直坚持在前沿阵地，积极配合起义军打击敌人，英勇杀敌。在三河坝激战三昼夜中，大埔各地农民自卫军和三河、英雅、大麻一部分群众组织了侦察队、向导队、宣传队、后勤队、担架队，在敌后积极活动。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进出战场，积极为起义军带路，到大麻、梅县松口各地侦察敌情，传达

情报，送饭送水，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在火线上抢救伤员，掩埋战友的遗尸。不少农民自卫军在战火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起义军撤离三河坝战场时，大埔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又担当起义军的引路与后卫，帮助起义军转移。

三河坝战役的革命之火，极大地鼓舞着大埔共产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斗志，坚定了革命信心。起义军先后发给太宁、三河、英雅、百侯等地农民自卫军 200 多支汉阳造七九步枪和一批弹药，支持大埔建立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在大埔广泛地点燃了革命火种。

当起义军离埔时，大埔有一部分革命同志向朱军长要求跟随起义军参军参战。这个愿望是好的，可是，朱军长从全局出发，还是劝导他们在大埔就地闹革命。他说：“你们是当地革命种子，现在不能随军离开大埔，虽然今后的革命斗争会很艰苦，只要你们有决心，有信心，处处为人民谋利益，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相信不久，我们又有相逢的机会。”朱军长这一语重心长的教导，使大埔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振作了革命精神，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朱军长率部离埔之后，中共大埔县委组织成员扎根乡村，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了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发扬南昌武装起义与浴血奋战三河坝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饶和埔边和梅埔丰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大埔县革命委员会、大埔县苏维埃政府，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10月5日，起义军从百侯赴饶平县时，留下黄让三、李西亭、张华丁、周绍奇和李井泉等数十名起义军伤病员，交大埔党组织负责治疗并安排工作。他们伤愈后，成为大埔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武装骨干，星星之火，在粤东地区燎原。

且说碧血忠心献身于大埔的一位起义军军事人才黄让三，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1926年1月考进黄埔军校

第4期，在工农大队通讯队学习。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跟随周士第、李硕勋所率第25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奉命跟随朱军长留守在大埔县三河坝。在战斗中负伤后，留在大埔，成为留在大埔的一颗革命种子。

黄让三投身革命后，参加了多次战斗，不论在南昌起义，会昌之战，还是在三河坝战役中，他都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英勇杀敌。特别是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后不下火线，直到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后，才被送进护理所……

黄让三被大埔党组织安排在闻名的大埔瓷乡——桃源新东冬瓜坪养伤。桃源冬瓜坪，地处大埔南端，西邻丰顺县，南连汕头地区的饶平县，这里山重水复，绿树成荫，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瓷业产区。冬瓜坪居住着10多户人家，当地群众既做瓷又务农。在清朝以前，叫坭源，后称黎源，1928年又改名为桃源。由于自然条件好，所以人们都说它是大埔的世外桃源。

桃源，既是郭栋材的家乡，又是郭瘦真的家乡。他们在家乡秘密地进行过许多革命活动。

郭栋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首任中共大埔县部委书记。1927年春，调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任大埔县革命政府委员会主席。起义军进入大埔后，任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副主席。1928年，革命处于低潮时，他避往马来亚。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任汕头专区文教科员，1957年任政协大埔县副主席。1969年病逝，享年66岁。

郭瘦真，1924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中共潮梅特委委员，1926年冬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四一二政变后，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1927年8月任东江工农革命军东路军副总指挥。1928年革命处于低潮时，他脱离革命赴欧洲。1933年回国。1950年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秘书。1980年病逝，享年80

岁。

1927年11月，郭瘦真在桃源的桃峰郭氏学校召开梅县、大埔、丰顺三边县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精神，策划各县年关暴动等事宜。

接着，中共大埔县部委也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年关暴动及建立苏维埃政权方案，改中共大埔县部委为中共大埔县执行委员会，选出县执委领导成员，饶龙光任县委书记。

饶龙光，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人。1925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军进入大埔后，任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主席。1928年10月，革命处于低潮时，他赴南洋。1935年回到上海，由国民党军长罗卓英介绍出任江西省靖安县代县长。1945年随罗卓英返广东，先后任阳江县政府、大埔县政府秘书。1949年任福建省龙岩县人民政府主任秘书。1950年7月9日病逝，享年54岁。

桃源群众基础较好，远离大埔县城，又处于埔饶丰三县边境上，是三不管地带，山高林密，便于我党隐蔽活动。

黄让三被大埔党组织安排在瓷农郭大伯家里养伤。他一家5口，全靠瓷业收入，过着贫苦生活。在郭栋材耐心动员下，郭大伯乐意接收了这位特殊客人。郭大伯一家为黄让三养伤请医寻药，端水送饭，亲如一家。经过短暂时间治疗，伤口日见好转。

郭大伯一家与黄让三，无所不谈。黄让三伤口还未痊愈，他就坐不住了，心里想的是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天，他请郭大伯把赖释然找来，想同他说些心里话。

傍晚，新任的大埔县农运部长赖释然走进屋来，他与黄让三一见面，亲如兄弟。坐下后，黄让三开门见山向赖提出要求：“当前革命形势严峻，正需要人去干革命，我伤势已好转，可以为党工作了，请大埔党组织尽快安排我的工作，为党为人民出点力……”

赖释然一再劝他继续养伤，待痊愈后再考虑工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黄让三的要求。

根据黄让三来自起义军、又是黄埔军校生，打过多次硬仗，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经验，大埔县执委决定安排他担任大埔农民自卫军独立第1团军事教官兼第1营营长，成为大埔革命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天早上，黄让三向郭大伯一家辞别，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桃源东瓜坪训练场上，他以军事教官身份，指挥着大埔县农民自卫军第1团的军事训练。经过训练，这支农民自卫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成为一支在大埔各地特别能战斗的农民武装。

1927年底，黄让三参加了县委在高陂区留田李仁记家中召开的高陂年关暴动军事会议。

1928年1月1日凌晨，东方欲晓，寒风凛冽。在黄让三、饶龙光、赖释然、丘宗海、李明光等人领导下，主力部队第15团500多人和岭东瓷业工人，桃源、古野、洲瑞、平原、光德等地农民组成的赤卫队及部分学生，分四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高陂重镇，举行高陂暴动，当场击毙警察7人，缴获长短枪50多支，子弹1万多发。摧毁了高陂区署、警察所，没收反动奸商、土豪劣绅财产。及时镇压了反动校长张作勋、劣绅罗娘发、大地主饶镜如、奸商张志等人。

顿时，高陂街头巷尾到处红旗招展。黄让三等在街头宣传，群情高涨，处处洋溢着欢庆解放的喜悦气氛。这是三河坝战役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高陂暴动。

高陂暴动胜利后，立即成立高陂区革命委员会，黄炎担任主席。

暴动第二天，又兵分两路：一路占领韩江东岸的桃花和西岸的三洲，封锁韩江路口，没收官办盐船20多艘；一路下乡帮助

农民建立农会，组织暴动，开粮仓、破盐船、济贫民。

第三天，逃往潮安的国民党高陂区区长蓝公田，带领反动军队进剿高陂，进行反扑。

县委获悉后，命令饶龙光、罗欣然、李明光、黄让三等人率第15团立即撤出高陂，向光德、澄坑等地转移，在那里组织农民暴动。

20日，第15团转移到平原五家畲。

次日凌晨，遭敌包围。

李明光、黄让三等主要领导人，临危镇定，巧计突围出去后，又转移到岩上银湖、水竹一带活动。

25日，中共大埔县委在平原乡北坑通德流芳（屋名）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高陂暴动的经验教训。会上改选了县委领导成员和第15团领导成员，贺遵道当选为县委书记，李明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团团长，黄让三被选为县委委员，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5团参谋长，并重新策划新的暴动。

5月3日凌晨，县委组织发动百侯缝业工人、教师及高陂等地赤卫队800多人配合第15团，乘百侯民团总部成立之机，先发制人，举行百侯暴动。在饶龙光、罗欣然、黄让三、李明光、丘宗海、杨鹤松、丘荣泉、赖释然等人指挥下，兵分三路，发起向百侯区署、警察所进攻，暴动获胜利。“刚辉生，杀竹史、捉学甫、剥典成、枪毙杨翥修”的口号声震撼百侯圩。缴获长短枪30多支，没收了杨竹史财产，处决了杨竹史、杨大目。县委分别在百侯和枫朗的大埔角召开庆祝大会，号召革命群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胜利。

会后，李明光、黄让三率领第15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西渡韩江，转战韩江西岸，奇袭银江乡龙市警察分驻所后，又乘胜前进，横扫葛藤坪、昆仑、胜坑一带民团，镇压一批土豪劣绅，帮助乡村建立赤卫队，促进了埔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5月底，李明光、黄让三又率部东渡韩江，回师埔东，配合中共百侯、石云区委先后摧毁国民党重建的同仁、百侯、枫朗等区署。后来，初创了饶平、平和、大埔边界赤色区域。

在残酷曲折的斗争中，黄让三能征善战，勇谋兼备，成为大埔工农革命军拥戴的主要指挥员之一。

8月上旬末的一天，夕阳的光辉照映在五家畲下下贤窠的山岭上。

黄让三率领 140 多名战士及县委机关干部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准备休整后迎接新的战斗。

然而由于廖醉廷投敌叛变，向驻扎在高陂的国民党军队告密，敌旋即集结队伍并纠集北坑民团 200 多人，星夜起程，向下贤窠进发，进攻黄让三等率领的这支队伍。

8月15日黎明，埔东的山野万籁俱寂，大地仍在沉睡之中。这时，敌人已集结在下贤窠，准备袭击第 15 团驻地。

东方刚露晨曦，敌军乘我第 15 团撤岗换哨之隙，一拥而上，突然包围了黄让三所率领的营部，情况非常危急。

在这生命安危的关键时刻，黄让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指挥。

他镇定自若地部署部队及县委机关干部分南、北、东三路突围。他认为，面临强敌包围，若同时击敌突围，有如鱼群碰网，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掩护好战友突围，黄让三当机立断，带领一小批精干的战士鸣枪击敌，向西突围，诱敌西追，以掩护南、北、东三路战友突围。

随着一排枪声，黄让三高声喊道：“冲！”敌人误认为西撤的黄让三等人便是部队的主力，便集结强兵向西穷追。

由于诱敌之计获得成功，南、北、东三路战友安全突围。当黄让三等人巧计突围至西面山顶时，敌人方知上了大当，再分兵追击时，为时已晚了。

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黄让三占据的高地射击，硝烟弥漫，战士管训庭胸前中弹，壮烈牺牲了；黄让三的左脚中了一弹，鲜血直流。他负伤后，忍痛坚持战斗，一连击中3名敌人。黄让三乘混乱之机，与战友们一起退到石圳大陂坑，躲在荆棘丛中，不幸被尾追敌人发现，搜出了黄让三。

共产党员黄让三，在敌人面前，经受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不怕牺牲，勇斗顽敌，丝毫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在临刑前，他镇定从容，视死如归，正气凛然，面对刽子手，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他激昂地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最后，敌人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凶残地砍下黄让三的头拿去向上司报功领赏。黄让三意志坚强，刑场不屈，充分体现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砍了黄让三，自有后来人”的伟大胸襟。黄让三虽死犹生，其未竟事业，已为后人所实现。

黄让三是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后留在当地的一颗革命种子，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在粤东的大埔老区土地上英勇就义，他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献出了生命，时年仅26岁。

黄让三牺牲于南昌起义后次年的8月。他牺牲的时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联系在一起，五星红旗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所染成的，也凝结着黄让三的碧血丹心。

新中国成立后，大埔人民为纪念黄让三献身的革命精神，把他的忠骸重新安葬在山清水秀的大埔县百侯镇月形峰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旁的寄骸室中，以告慰烈士的英灵。

再说起义军留埔的又一革命种子李井泉的战斗历程。

李井泉是江西省临川县仑下村人，1909年生。1926年，他在学生时代，思想进步，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

南昌起义时，李井泉年仅 18 岁，正在家乡临川中学读书。当起义军挺进广东途径临川休整扩军时，李井泉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笔从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军行列，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9 月下旬，李井泉随起义军南下参加了三河坝战役。10 月 4 日，起义军转移途经湖寮河腰时，因遭尾追之敌和当地反动武装两面夹击而被冲散了，他没有跟上部队，和两位起义军战士沿着双坑、高道、五家畲等方向而去，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成为留在大埔的又一革命种子。

在迷途中，李井泉与同行的两位战友，坚定信心，翻山越岭，夜行日宿，沿途寻找大埔党组织。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当他们走到大埔县平原乡逆流的深山石头塘附近的苦竹村时，找到了刚从支援三河坝战役回来的赤卫队员，通过他们接通了当地党组织，找到了大埔县委领导人饶龙光、黄炎、李明光、丘宗海等人。从此，李井泉在大埔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大埔人民一道开展武装斗争。

李井泉在这里住了几天，大埔党组织向他们介绍了当前武装斗争的情况后，李井泉向党组织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

大埔党组织负责人认为李井泉有一定文化，又是共青团员，参加了会昌战斗和三河坝战役，经受了战火考验，决定安排他去学校教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是比较适合的工作岗位。可是，李井泉听后，他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是江西口音，整天用嘴巴教书，容易暴露身份，我还是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广交朋友，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比较适合，请党组织认真考虑。

党组织正在考虑李井泉的工作要求时，从远方回到家乡大埔县光德乡澄坑村的一位好心人黄海波，他听到这件事，认为李井

泉是一位找上门来的好助手。他向党组织表示愿为李井泉引路，与他密切配合共同搞好当地革命活动。

黄海波在福建省厦门大学读书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毕业后回到家乡搞农民运动。他率领当地农民武装参加了三河坝战役。1928年春，黄海波在大埔任中共中东区委书记，是大埔农运领导者之一，并在他的家乡澄坑村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

光德乡的中坑村有第15团的通讯员黄娘林，有参加支援三河坝战役凯旋归来的6位赤卫队员。这里是大埔瓷业主产区之一，地处深山沟，群众基础较好。李井泉在黄海波引路下，在这里隐蔽下来，进行一系列秘密革命活动。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黄海波离埔赴江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在该地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李井泉乔装打扮后，以一个江西来的以“地理”先生为掩护，食住在中坑村黄书声家里，过着艰苦生活。黄书声的妈妈视李井泉如亲生孙子。常常以吃红薯过日子，但婆婆一定非把大米饭让给李井泉吃不可。白天、李井泉到瓷厂去学画碗，接近瓷工，了解工人要求，和工人交知心朋友，向瓷工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工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晚上，他上门串户，经常活动到通宵才回到家。在这一段时间里，李井泉在澄坑、下澄坑、下窖、塘坑窠、平原、逆流、北坑、五家畲、竹园畲等地开过一场又一场会议，商讨过一桩桩革命暴动的大事，从事一系列的革命活动，留下了李井泉许多革命实践的脚印。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点燃了大埔的革命烈火，正是在这种大好革命形势下，激发了李井泉的革命豪情。一天，他在澄坑瓷厂的楼棚上和青年交谈时，挥笔写下：“又是一年青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的诗句，抒发了李井泉对革命春天早日到来的信心。

1927年11月，李井泉与留埔的起义军战士黄让三、李西

亭、李友桃等人参加了中共大埔县委在桃源召开的代表会议。

李井泉回到澄坑后，迅速传达会议精神，积极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

12月下旬，李井泉与留埔的起义军又秘密参加了中共大埔县委在高陂留田召开的县、区军事会议，商讨组织高陂年关暴动计划。李井泉在会上汇报了澄坑、逆流一带武装暴动准备情况。

紧接着，李井泉与其他同志一道参与指挥了1928年1月1日高陂暴动，获得胜利。李井泉活跃在街头演说，宣传动员人民起来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月25日，李井泉又参加中共大埔县委在平原北坑通德流芳召开的扩大会议，明确今后战斗任务。会议期间，李井泉与留埔起义军战士黄让三、李西亭、张华丁等人畅谈了各人在三河坝战役之后的经历，总结了斗争经验。在这一时期里，他们帮助大埔党组织重新组织武装，建立与健全农会，成立区、乡工农政权，发动武装暴动，革命烈火愈烧愈旺。

5月3日，李井泉等参加百侯暴动胜利之后，他随第15团转移到饶和埔边的大东、双溪一带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不久，他又西渡韩江，转移到银江乡铜鼓嶂一带坚持斗争。

8月间，李井泉奉命离埔，奔赴丰顺县黄金区任团区委书记。

李井泉到了黄金区铁坑村后，在当地群众赖永明的掩护下，克服重重困难，白天隐蔽在竹林里，晚上深入到村中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有一次，国民党的靖卫团向铁坑进行了突然袭击，李井泉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地撤出了铁坑村。

1929年，李井泉调进八乡山工作，不久，又调往丰顺县马图 and 梅县梅南一带开展工作。

同年10月28日，李井泉跟随丰顺县委、县革委会迎接朱德

率领的红四军来到了马图。李井泉见到当年八一起义军在三河坝战役指挥战斗的第9军军长、现红4军军长朱德，久别重逢，十分亲热。红4军离开马图时，留下一批干部、战士作为东江红军骨干，并留下一批枪弹支援东江红军。这时，李井泉调任团东江特委秘书长。

1930年，李井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东江特委派李井泉送信到江西省寻鄔县与红4军联系后，他随红4军转战中央苏区，历任红4军补充团政委、红35军政委、赣南独立第1师政委、红21军政委、红3军第4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政委、晋绥野战军政委、第20兵团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兼川西军区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89年4月24日逝世，享年79岁。

在三河坝战役中，有一些官兵失散后坚持地方工作；有一些官兵受了重伤，在群众保护下养伤。起义军与群众的鱼水情谊深长呀！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回忆往昔鱼水情 人民永记子弟兵

话说八一起义军撤离大埔县三河坝很久了。可是，当地人民却常常谈起起义军在三河坝战斗的日子里，留下的许许多多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热爱子弟兵的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

军长买鸡情义深

新中国成立后的次年，满发霜白，脸上留下深深皱纹、70高龄的瑞伯姆，以亲身经历向青年人讲述了起义军朱德军长当年到他家买鸡的动人故事：

那是1927年秋末冬初的一天，秋高气爽，太阳映照着东文部整个山村。那时，我们正在田野里为农作物除草施肥，除虫培土，显得一片繁忙景象。

不一会，浩浩荡荡的部队，举着红旗，肩扛钢枪，开进我们东文部。顿时，全村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幼都走出门外观看和欢迎起义军，我们在田间劳动的人都提前收工回到家里看个明白。村里年老的人都在猜测着：1925年，有东征军来到三河坝追剿叛军陈炯明，而今又有这么多部队开进我们村来，必将有一场大的战争出现……

原来，起义军第74团进村后，通过查访、征求意见，很快分别住进全村的群众家里和学校里。田氏宗祠房子不大，却住满了人。大门左右两边各站着1个哨兵，威武神气。人们都打量着

可能有起义军的“大人物”住在这里。

在群众支持下，起义军把住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起义军向群众借东西总是先问好，待主人答应同意后才敢拿走，用后及时送还，损坏了拿钱赔偿，起义军买东西不少给一分钱。人们都说：这支军队真好呀！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亲如一家。许多农民把自己种的蔬菜送给起义军，表达对人民子弟兵的一点心意。

一天清晨，我坐在家厅堂上正在切红薯藤（猪饲料），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阿婶，”我转过脸来一看，看到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脸上长着黑黑的胡子、身穿军装、打着裹腿、腰挂短枪、头戴红边帽、约有40岁的人，他见我回过头来，便和气地说：“大婶，打搅你了，我想问你，你家中有没有鸡卖？”

我听后高兴地连连点头说：“有，有。”

这位军人听后，接着又问：“怎么卖，多少钱1斤？”

我立即回答说：“照市价啊！”

他连连点头地说：“一定！一定！”

这时，我便放下切红薯藤的活，站起来了，准备去抓鸡。

他又叫住我问道：“大婶，你家养的鸡自己要吃吗？如果自己要吃，我就不买了。”

我笑着回答说：“山里人家养的鸡，除自用外，都拿去卖，卖点钱可买点油盐呀！”话音刚落，我即转身搬来一张竹椅子让这位军人坐下。我走到屋后顺手抓了1只嫩鸡。把鸡脚用稻秆捆好，然后过秤，一秤正好一斤半重。

这位军人接过我递给他的鸡后，又与我拉起家常来：“你家有几口人，生活过得好吗？”

我回答道：“一家7口，丈夫和儿子都在家耕田，土地是租的，一年辛苦只有半年粮呀！水灾又多，日子不好过啊！”

这位军人听着我的话不时点点头，同情地望着我。

正当我们亲切地拉家常的时刻，一位小军人从屋外急急忙忙跑进来向这位军人报告：“朱军长，有人在指挥部等着你商量大事啊！”

我听后不由得惊了一下，哎呀！有眼不识泰山，朱德军长就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眼前的这位军人就是人们所说的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中“大人物”呀！

朱军长听到“大事”，立即把这只鸡递给这位小军人（朱德警卫员），一边对他说，这只鸡是买给伤病员吃的，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交给我。他还对我说：“阿婶，要耐心等待，好日子快要来了。”说完，他和小军人急急地走出门外，朝指挥部方向而去。

我家来了“大人物”，这个消息不翼而飞，传遍全村……

老太婆虎口救亲人

起义军在三河坝激战三昼夜后撤退时，有少数起义军来不及撤走，三河坝人民巧妙地把他们掩护起来。

三河坝有一位搬运女工人，名叫邓卵英，她讲述了她的婆婆虎口救亲人的经过：

当起义军撤退时，我家屋外枪声仍然密集震耳。这时，一位青年军人在紧张地指挥战士们抢运军用物资，起义军大部分人撤走了，他却来不及走。而敌人乘起义军转移后，进村挨家挨户搜查。这位军人在我家观察了一下动静后，双眼默默地扫了我们一眼，转身拔腿往门外冲去。冲出去，太危险了！在这危急关头，我的婆婆当机立断，一手拉住他的上衣，把他重新拉进屋里来，婆婆对他说：“孩子，你怎么啦，你把我们当外人吗？”

在情况万分紧急之时，这位军人脸色变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婆婆赶快把他拉进一个杂间里，这个房间不透光，漆黑黑

的，地板潮湿，满间堆放着箩筐、咸菜、瓮等杂物，这位年轻的起义军战士就隐蔽在这里。

不一会儿，10多名如狼似虎的国民党钱大钧部官兵冲进来，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瞪着眼睛吼叫着：“快交出起义军来！”

婆婆一声不响。

当国民党军队士兵发现起义军放在我家仍未搬走的一堆物资时，如豺狗见了肉一样，很快地把这一堆物资抢光了。

一个国民党军官站出来，拍着腰间的手枪说：“起义军的物资我们拿到了，起义军人呢？”

婆婆不作回答。

这位敌军官发怒大骂：“你们不交出人来，我就命令士兵搜家抓人，搜出起义军人，就枪决你全家！”

婆婆仍然不回答。敌人便全屋逐间搜查。当敌人搜查到那个旧杂间时，婆婆表面很镇定，心里却很紧张。婆婆也跟着敌人屁股走进这个房子，婆婆对敌人一再表示说：“我们老百姓哪里敢收藏起义军呀！起义军都撤走了。”

敌人东张西望，翻箱倒柜，什么都没有搜到，顺手打了婆婆一掌，破口大骂后，悻悻地走了。

在大敌当头，我的婆婆挺身而出，智斗敌人，帮这位起义军逃出了虎口。

这股敌人虽然走出门去了，但他们还住在三河坝。婆婆怕他们卷土重来，心里好似装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落，提心吊胆，每时每刻都守候在门前，一有风吹草动，就转告起义军战士隐蔽好，躲过敌人搜查。

3天后，敌人全部撤走了。我的婆婆才松了一口气，好似放下千斤重担。这天深夜，我的婆婆戴着老花眼镜，手拿针线盒，坐在房间门口，在小油灯下，一针一线为这位起义军人缝一套便

装。这位起义军人拿着小凳子也坐在婆婆身旁，他们一老一小促膝谈心，好似母亲在教孩子。这位起义军人向婆婆提出要离开这里找部队去。

婆婆答应他明早起程，乘船往潮汕去……

婆婆为他做好起程的一切准备工作。考虑他的安全，次日凌晨，婆婆帮助他穿上客家人的便装，脚穿布鞋，头戴竹帽，化装成客家船工。

临别时，婆婆一家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年轻起义军人拉着婆婆的手激动地说：“婆婆，你是我的再生妈妈，全国胜利后，我一定再回来看看妈妈。”

婆婆和孙女送他到三河坝码头乘轮船。婆婆用颤抖的双手，拉住他的手低声地说：“孩子，一路平安！”

小轮船开动了，这位年轻军人站在船头上频频招手道别。小轮船沿韩江而下……

袁大伯抢救子弟兵

三河坝有个余粮坑村（今叫余里村），地处笔枝尾山背后的一个山沟里。这里有一位农民，名叫袁联甫，他讲述了他爹爹及全家抢救一位起义军重伤员的经过，感人至深。

在三河坝战役中，敌我双方战火激烈，伤亡惨重。有一位起义军人在阻击战中受重伤后，忍着剧痛，混乱中从笔枝尾山上往下滚，一直滚到山下的余粮坑村的草丛中，避开了敌人追捕。

这天晚上，天空漆黑一团，又下着毛毛雨。这位受重伤的起义军人看到前面依山傍水有一单家独户房里透出一丝火光，他用双手爬行到这户家门口，呼叫着：救命！救命呀！

我爹爹听到救命声，人命关天，大事呀！他打开大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受伤的军人，躺在地上，满身是血，衣服扯得支离破

碎，奄奄一息。我爹爹二话不说，毫不迟疑地把他接进家里来，全家立即开展紧张的抢救工作。

我做爹爹的助手，把这位伤员扶在竹床上，先让他喝水，然后帮他脱下有血迹的军装，换上爹爹的客家农装，用土办法包扎好右脚和左臂的伤口，用温水擦净全身的血迹和泥尘。我妈妈为这位重伤员做了一顿晚餐，煮了两只鲜鸡蛋汤，一盘青菜，又香又热的大米饭。重伤员苏醒后，吃了晚餐，逐渐有了精神。

这位伤员睁开双眼看清楚我一家人后，便自我介绍说：“我是起义军第25师第75团驻笔枝尾山阵地上的一位军人，名叫李泽群，老家在长江以南，起义部队撤退时，我们留守掩护部队转移与敌人决一死战，在战斗中，中弹负重伤后从山顶滚下山脚。”

接着，李泽群又说：刚才的一切，好似一场梦，从天上掉下人间，遇到贵人得救了！他连声地说：“谢谢袁大伯的好心，救了我这一条命呀！我永世不会忘记你一家的大恩情！”

我爹爹连连地回答：“没有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人民子弟兵，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就应该爱护他，有了困难就要帮助他……”

时已深夜，下来如何办？还是我爹爹想得周到，他对李泽群说：“阿李呀！今晚起义军刚撤退，敌军仍驻扎在三河坝，我想，恐怕敌人在打扫战场的同时还会再进村挨家逐户搜查，你住在我家里可能不安全。我的想法，今晚先把你转移到山间一个破烂小神宫里躲藏起来，避开风险后再作安排。我一家会帮你治伤，安排好生活。请你放心治好伤……你看好不好？”

李泽群听后连连点头，认为袁大伯的分析很有道理，表示听从袁大伯的安排。

我爹爹、妈妈一前一后用竹床抬着李泽群，摸黑一步一步向前进，我担负哨兵任务走在前面。走了将近1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到达离我家左侧山沟里的小神宫。

这个神宫建了很久，破旧不堪，既没有和尚也没有尼姑，多年来没有人来此求神拜佛了，这是一个比较安全隐蔽的好地方。

我爹爹喘了一口气后，立即在李泽群竹床底下铺上一层干稻秆，以防潮湿；挂上一顶旧蚊帐，以防山蚊虫害袭击；为他盖上一张旧被单，让他好好在这里治伤养伤，避开危险期。当我们回到家时，公鸡已报晓了。

次日清晨，我爹爹杀了1只鸡配上农家祖传治伤的土药根，加工成鸡汤。他与往常干活一样，头戴竹笠，肩扛锄头，手提竹篮（内装鸡药汤、饭菜、开水），为伤员李泽群送药、送饭。

李泽群在这特殊的好地方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虽然伤口不时作痛，但一想起袁大伯一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照，就感到全身热乎乎的。他醒来后，看到袁大伯爬山越岭这么早来看他，为他送早餐，真是好似亲生父亲关心儿子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看到有这么丰富的早餐，高兴极了，他一边吃饭一边与袁大伯交谈着。

“阿李，昨晚睡得好吗？伤口痛不痛？有什么动静没有？”袁大伯问。

李泽群立即回答说：“睡得还好，不过伤口还一阵一阵作痛。耳朵听到鸟儿叫，鼻子闻到山花香，算是安全度过第一夜。”

接着，袁大伯向李泽群介绍鸡药汤的功能与服法，安排他分3次服完。

袁大伯离开李泽群后，急急忙忙地赶路，到湖寮附近请来一位闻名可靠的张医生。他是袁大伯长期交往的好友，把他请进山来为李泽群治伤。

此后，袁大伯每天上山去找草药，一天三次为伤员李泽群送饭、送药、送水……

时间过了7天，袁大伯借名去三河坝赶圩，实则去打听敌情。他打听到敌钱大钧部已全部撤走了，回到家后，就把李泽群

从山沟神宫里接回家中治伤养伤。这样，照顾护理方便了。

一天一天过去了，经过1个多月时间，在袁大伯一家精心护理下，李泽群的伤口渐渐好转。李泽群心里总是想着人民解放事业，要求尽快返回部队参战，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贡献。他再三恳求袁大伯护送他到三河坝码头去乘船，沿着韩江而下去找部队。袁大伯见他归队心切，再三劝说他不住，只好答应他的要求。

一天深夜，李泽群经过一番打扮后，袁大伯找来一位好帮手，两人用竹床抬着李泽群，摸着黑，从余粮坑直向韩江边走去，沿途净是高山狭谷，崎岖的羊肠山道，既难行又冒风险。直至天亮前，才把李泽群抬到韩江边的三河坝码头。

在码头上，休息片刻，袁大伯与李泽群进行亲切交谈，依依不舍。开始上船了，袁大伯流下眼泪对李泽群说：祝你一路平安！李泽群深受感动地对袁大伯说：“你不用担心，起义军是铁打的人，我一定能找到部队的。八一起义红旗是不会倒的。全国胜利后，我一定会回来报答袁大伯一家人的大恩情！”

开船了，袁大伯站在韩江边，双眼凝视相送，直到李泽群乘的小轮船消失在转弯处，他才转身慢步回家。

三河坝战役中，起义军不少伤员向后方转移。其中许光达在饶平县上饶区山村养伤。

欲知许光达如何养伤及后来的去向，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隐蔽养伤情谊长 离别之时泪盈眶

话说第 25 师第 3 营第 11 连代理连长许光达（原名许德华），他在三河坝战役中，英勇杀敌，在激战中负重伤后，被安置在埔饶边境山村孙大伯家里掩蔽养伤，遥寄深情。

黄埔军校第 5 期毕业，又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毕业的许光达分配到江西省九江第 4 军直属炮兵营，担任见习生（排长），受党组织的指示，与同学一行 6 人，于 8 月 2 日告别炮兵营，徒步赶赴南昌。因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他们沿抚州向南追赶，终于在宁都赶上起义军，被编入第 25 师第 75 团第 3 营第 11 连第 3 排任排长。在三河坝战役中提为第 11 连代理连长。

在三河坝战役中，许光达指挥全连官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与敌搏斗，曾几度失却阵地，又几度夺回来。他在战斗中，两次负伤：

第一次，在与敌拼搏中，为蔡晴川营长解围，左手虎口已震裂了，负了伤，仍坚持战斗。

第二次，当他指挥的连队与敌人绞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恰在这时，敌人的排炮打了过来，一发炮弹在许光达的身旁炸开了，气浪把他推倒，他觉得腰部被什么咬了一下，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摸背腰，鲜红的血从伤口流出来。他以顽强的毅力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冲了几步，再次摔倒，只觉眼前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便失去了知觉……

许光达被火速抬进东文部河滩竹林里的临时包扎所里抢救。

韩江的风把许光达吹醒过来。他睁眼一看，天上没有月亮，竹林里肩并肩，脚挨脚地躺着近百名伤员，在那里呻吟。他刚刚动过手术，嵌进腰部的那块弹片被取出来，医生把那块榆树叶那么大的弹片留给他作纪念。

这时，一位重伤的军官陪着朱军长进来看望这里的伤病员，并向他们宣布做好准备，立即转移伤病员。

朱军长大声地向伤病员宣布：“同志们，作战指挥部决定，根据战斗形势，伤员要马上转移，疏散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去养伤，担架队已经到来了。”

伤员们一个个被扶上担架，抬走了。朱军长站在路旁，和离开战场的每一个伤员一一握手告别，祝他们早日痊愈回到部队。

惟独许光达这位连长不肯走，他向朱军长请求说：“我不走，我要跟着部队走……”

朱德军长握着许光达的手，慈爱地说：“你的伤势很重，要好好养伤，伤好后再归队嘛！”

“再见，许连长，后会有期！”朱军长向守候在旁的担架队员挥手，把许光达抬走了。

许光达所在连的党代表廖浩然也身负重伤，他俩被当地党组织一同安置在大埔县南面约 20 公里的饶平县上饶区茂芝村一个农户家里养伤。

茂芝村是个绿竹遮掩，碧水环抱的小山村。这里有地方党组织，群众基础较好。许光达被安置在姓孙的贫农家里。他一家三口，老两口和一个女儿。孙大伯年纪已过半百，是一位庄稼汉，精明能干，是村里入党最早的一位共产党员。孙大娘，身体干瘦，她的嘴角总是抿着笑，给人以慈爱和善良的感觉。他的女儿名叫孙翠花，是年 19 岁，是农民自卫军一名队员，身上总是背着一杆钢枪，那是起义军在三河坝战斗中缴获拨给农民自卫军的。孙翠花对钢枪爱不释手。

许光达住下来的第二天，孙大娘请来一位当地很有名气，又有祖传秘方的老医生给他治伤。一次又一次为他洗伤口，换药。

这位老医生和孙大伯、孙大娘、孙翠花不时化装上山采草药，为许光达治伤。尽管他们的生活清贫，却想方设法搞好许光达的饮食，使他早日恢复健康。

晚上，许光达翻来覆去睡不着，伤口的疼痛倒无所谓。最使他心焦的是不知八一起义军到哪里去了？他多么盼望早日归队呀！

孙大娘理解许光达的心情，总是安慰他：“莫心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一天晚上，孙大娘送走了老医生，正在许光达的床旁边同他聊天。突然，孙翠花跑进来了，她急促地说：“不好了，敌人钱大钧的队伍开过来了，上级指示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里去。”说话间，孙大伯也赶回来了，迅速和孙翠花一起把许光达扶上担架，抬起就走。遇天黑，又不能点火，两人抬着一个伤员，很难走路呀！

许光达被抬进深山密林里的一个竹寮。这是看山人住的，已经搭起了床，还有锅灶……

许光达在竹寮里住下来，还担忧着安全。孙大娘在这里照料他，有时还摸黑偷偷下山，把老医生请上山去，顺便带回一些粮食、蔬菜。孙翠花也常常踏着月色进山看许连长，并送来一些草药、食品。

在孙大娘的精心照料下，许光达的伤口日见好转，恢复很快。

一天傍晚，许光达躺在竹床上，想下床出去散步，朦胧中听到竹寮门外有人说话，细心一听，是孙大伯和孙大娘的声音。

“许连长年轻，这孩子长得不错，人品好，有文化，我真想把他留下，嫁给咱翠花，当咱的女婿。”孙大伯先开了话题。

“咱儿子牺牲了，眼下就这么个女儿，要能把许连长留下，我们就有依靠了。”

“不知翠花乐意不？”

“你还看不出来吗？她整天乐呵呵的，有事没事都要到许连长身边坐一会儿，姑娘的心事，可瞒不住妈的眼睛。”孙大娘笑道。

“但不知许连长会怎么想？”孙大伯问道。

“我看能成，他和咱住得像一家人似的，和翠花有说有笑挺投机。再说，起义军早就开走了。咱们劝他留下来这里成个家，不比在外面冒着风险奔波强？”孙大娘带着欣慰的心情说。

“我往区委去送信，等许连长醒了，你跟他说说看。”孙大伯说后就迈步走了。

这时刻，孙大娘走进了竹寮，看许连长躺在床上，双眼看着她。孙大娘想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谈这事儿。

许光达心里一阵紧张，在想着……

“许连长，你……你们家乡也有竹子吗？”孙大娘还是没好意思开口，提出实质性的问题。

“有，我们家屋后都是竹山。”

“你是何处人？你在外当兵，不想家吗？”

“我是湖南人。想，打仗的时候顾不过来想，住下来没事的时候可想家了……”

“你当兵在外，风风雨雨的真不容易，现在负了重伤，起义军的队伍又不知开到哪里去了，不如就在我们这儿住下，我帮你找个姑娘成个家好吗？”

“不不！”许光达红着脸连连地说。

紧接着，许光达向孙大娘解释说：“大妈，您老人家还不知道，我早就定亲了，那是1922年春的事，邹希鲁托人到许家来提亲，把9岁的女儿桃妹子许给了我，我父亲许子贵满口应承

他，当时我才 14 岁，对婚姻之事还不懂，遵父之命有了童养媳……”这一说反而勾起了许光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真的定亲了？”这使孙大娘感到十分意外，大失所望。她立即起身，走出竹寮。

不一会儿，孙大娘端着一碗鸡蛋花汤又走进来了，打断了许连长对往事的回忆。他望着眼前这位慈祥的孙妈妈，心里想：大妈，我不能留下来给您当女婿，苦命的桃妹子在等着我，革命事业在呼唤着我。

就在这时，翠花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妈，出了叛徒，国民党兵来了，你引许连长快走。”说完翠花匆匆地走了。

孙大娘什么也顾不上收拾，扶着许连长快步走出了竹寮，向深山密林转移。

许连长在茂芝村养伤近月余，伤势基本痊愈了。敌人的搜捕也很频繁，形势更加险恶了。为了不连累孙大伯一家人，许连长告别了他们，去寻找朱军长率领的八一起义军。

许光达在告别孙大娘一家时，他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递给孙大娘：“老妈妈，请收下。”

孙大娘推回银元说：“孩子，你带着路上用。”

许光达扑腾跪在孙大娘面前，哽咽着说：“老妈妈，您待我胜过亲生父母，我终生也不会忘记你们一家的大恩情呀！这点钱您一定要收下。”

孙大娘哭成泪人一样，她忍心收下银元，搀起许光达，顺势把他搂在怀里。

许光达给大娘揩眼泪：“十分感谢孙大伯、孙大娘呀！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回来看你们一家人！”

“妈妈等着你。”孙大娘放开许光达，让他走了。翠花站在孙大娘身边，心情不顺。许光达同孙大娘、翠花招手道别。

许光达向孙大娘一家深鞠一躬，转身向茂芝村的乡亲父老告别，迎着初升的太阳，在约定的地点，与廖浩然汇合后，匆匆上路了，朝着潮州、汕头方向而去……

那是1927年11月间，许光达与第4连党代表廖浩然一起经汕头、香港到达上海。

他俩心急如焚，到处打听寻找党的组织。找了几天，仍无头绪，就连个认识的人也找不到。

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军警到处搜捕革命者。许光达与廖浩然是外乡人，很容易成为搜捕的目标，两人商量决定去南京。

一天，在南京街上，许光达和廖浩然混在人群中，边走边打听路程。忽然，巧遇一位戴着黑眼镜的人盯着他俩。双方越走越近了，那位戴黑眼镜的人笑着顺口说出两句诗：“走遍天下无觅处，谁知亲人在眼前。”廖运周摘下黑眼镜。

呀！多么熟悉的声音呀！许光达上前一手抓住刚摘下黑眼镜那人的手：“是你，廖运周参谋！”三位同学、三位战友，在此重逢，真有道不尽的喜悦哩！

廖运周是黄埔军校第5期的学生，与第5期的许光达是同学，又是南昌起义后许光达所在的起义军第25师第75团的参谋，南进时在会昌和三河坝战役中最后转移时负过伤，在被敌人包围中突围出来后，经汕头到上海，回到老家，协助原八一起义军第25师第75团团长孙一中在安徽省寿县为国民党筹办第33军学兵团。

次日，由廖运周引路，与许光达、廖浩然3人乘火车抵达安徽省寿县后，孙一中热情地接待了战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们4人都是三河坝战役中同在第25师第75团的战友，孙一中是团长、廖运周是团参谋、许光达是该团第3营第11连代理连长、廖浩然是许光达连的党代表。4人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除了许光达是湖南省长沙市人外，孙

一中、廖浩然、廖运周的老家分别是安徽省的寿县、凤台县和淮南市。他们自三河坝战役失散后，今朝在老家喜相逢，大家都有说不尽的心里话，甜酸苦辣史，一打开话题，无所不谈，整整谈到深夜。特别是许光达谈到在茂芝村孙大伯家养伤等情况后，大家都深为感动。

孙一中是在三河坝战役中身负重伤，在火线上离开战场的。他带伤从汕头取道香港转到上海。党中央指示他回老家隐蔽待命。

孙一中回到老家后，获得党的指示：“懂得军事知识的同志，可利用私人关系，打进新旧军阀中去，掌握武器，组织和发展党的组织，必要时进行武装暴动。”他决定拜访柏文蔚，去筹办国民党学兵团。

孙一中是黄埔军校第1期高材生，他参加过两次东征、西平刘杨和北伐战争。担任过起义军第75团团团长，又是地地道道的皖北人。经中央局批准，他到芜湖登门拜访了老乡国民党第33军军长柏文蔚。几次交谈，柏军长看出孙一中是个军事人才，学识渊博，聪明机智，甚是赏识，他当场拍板，亲笔写下一张手令，委派孙一中任学兵团团长（党内任中共特支书记）。

委令一到手，就把命来行。只一个多月，孙一中就把陆续从南昌起义、三河坝战役中隐蔽潜回来的共产党员都安插到学兵团去，成为他的左手右臂。他了解许光达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良好的军事气质，在会昌之战和三河坝战役中，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善谋划，有心计，是一个标准军人素质，正是办学兵团急需的人才，于是，许光达被委任为学兵团的教育副官。廖浩然也被派到学兵团中去了（他后来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在学兵团里，因地下党组织偷买子弹，张贴革命标语的事引起柏文蔚军长的怀疑，孙一中被解职。

在这危急时刻，党派李味酸向孙一中、廖运周、许光达传达

党的指示后，他4人立即秘密离开学兵团，隐蔽在廖运周的老家——寿县南部一个僻静的小镇。

过了不久，廖家湾实在又隐蔽不下去了，根据党的指示，他们迅速离开这里，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孙一中、廖运周带领一部分同志打入北平方振武部；一路由许光达带领6位同志打进西北军冯玉祥部去做兵运工作。廖运周与孙一中一道打进国民党军队中长期隐蔽下来。

1932年夏，孙一中在肃反中被诬陷，以所谓“AB团”罪名，被杀害于湖北省监利县瞿家湾。

1948年秋，在国民党政府处于全面崩溃之时，廖运周却出任国民党第12兵团第85军第110师师长。在淮海战役前夕，李俊成奉邓小平政委的指示，参与策动国民党的黄维兵团起义工作。当时，正值隆冬，雪雨交加，车马难行。刘邓派参谋用大卡车送李俊成上路，接近前沿指挥部时，更换上战俘军官服装后，择径而入，并有2名便衣侦察员同往敌军占领区，一路上依靠群众，窥探敌情，并根据敌人所住位置变化，潜入敌人占领区，掌握了解情况并作及时报告。找到第110师部内线人廖宜民，问清敌情后由廖宜民向廖运周和邓锡侯团长转达了我军命令，使他们与我军联系，里应外合，提供进攻时间、突围路线、方法和人数等情报，促成了起义。这次起义人数有7000余人，收获武器弹药马匹轻重机枪车辆一大批。这次起义，离不开李俊成的机智勇敢与所起的作用，里应外合紧密团结，策划第110师起义，廖运周立了大功。

李俊成，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陶溪村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广西南宁进行地下革命活动，被敌发现后，他返大埔活动，以任教作掩护进行秘密党的工作。不久，李自蒋赴延安，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做宣传工作，后调任第120师教导团政治教员。1938年8月，到达延安后，进入抗大学

校学习，毕业后，在抗大政治部任职。曾任华北考察团敌军工作组小组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干部处干事、中央情报部第3室任机要秘书兼管人事工作、中央军委参谋部一局任电报整理科长、军委办公厅军政研究室副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俊成任晋冀豫军区情报处国军工作部副科长。1947年11月24日，李俊成奉命回到大别山。1948年秋，李俊成奉邓小平之命参与策动国民党黄维兵团第110师起义后，李俊成任该师部副政治委员，后任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接管重庆后，任重庆公安局保卫处处长，后任西南公安部第2处处长。1953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副院长，后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政治法律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逝世，时年46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恢复李俊成政治名誉，党籍。李俊成一生热爱党、对党忠诚，他为革命作出一定贡献。

淮海战役胜利后，廖运周率的第110师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廖运周任师长、李俊成任师副政委。此后，这支部队接连参加了渡江战役，进军江西、广东、云南和西藏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他于1991年9月，两次为三河坝战役提供回忆录，1996年9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许光达在战火中成长，在漫长革命斗争中，历任军队要职，身经百战，勇驱虎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6军参谋长、红2军团第17师师长、红3军第8师第22团团长、红8师师长、红25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训练部长、教育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八路军第120师独2旅旅长兼晋西北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晋绥野战军代理参谋长、第3纵队司令、第3军军长、一野第2兵团司令。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迫害，虽身陷囹圄，却坚贞不屈，坚信共产主义必胜。被关押期间，他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身经百战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首诗表达了许光达大将高尚的情操。

许光达大将于1969年6月3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61岁。

欲知当年战火，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激战枪声犹耳边 义军将士话当年

话说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参加八一起义军的许多官兵，他们以亲身经历写下了许多南昌起义回忆录、散记、通讯等等。朱德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周士第的《起义中的二十五师》、陈毅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廖运周的《三河坝战役》、赵锺的《奋战三河坝》、粟裕的《激流归大海》、李何林的《李硕勋在三河坝战役中》等回忆录，写得很真实、生动、感人，展现了当年起义军英勇战斗的情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于1961年2月16日亲临南昌，观看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当他走到展出三河坝战役照片前，伫立良久，这是他当年任第9军军长率领八一起义军南下广东驻守在大埔县三河坝与敌激战三昼夜的战场。

朱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义军进入广东大埔后，兵分两路：主力进攻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留守大埔县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我们打得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由潮汕撤出的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当即开了个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折转北上，转向山区，去山区打游击。这时，敌人的1个师追了过来，我们在武平打了一仗，把敌人打跑了，才摆脱了追击。”

再说 1929 年秋末冬初，朱德军长率红 4 军主力从福建省上杭转广东梅县的途中，康克清擦擦脚，穿上草鞋，边倒水边说：“都是敌人来得太快了。”

这句话勾起了朱德的心事，他感慨地说：“是呀，这个地区好像是我们的伤心地，两年前，南昌起义的部队就是在这里失利的。”

朱德向康克清讲述了当年在大埔县三河坝战役的一场恶战的情景：

“是吗？”康克清说。

朱德略有所思地说：“是呀！前年 9 月底，起义军向揭阳、汤坑地区的敌人发动进攻。当时我们满怀信心，只要战斗顺利进行，就能把广东境内的国民党部队打垮。可是，9 月 30 日凌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愈响愈激烈。撤下来的人说，我们的部队在汤坑附近受挫，伤亡很大。这天上午，敌第 8 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亲自率 2 个师，沿韩江西岸扑来。接着，敌人重兵围攻，我们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你当时在哪里？”康克清睁大眼睛问。

朱德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当时在三河坝，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了 3 天 3 夜，给进攻的钱大钧部 3 个师以很大的杀伤，当知道汕头方面的消息不好时，便主动撤到了饶平。”

康克清像听书一样听朱德讲述两年前的事情，见朱德停了下来，便又问：“那后来呢？”

“后来，”朱德痛心地说：“我与周恩来等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失去了联系。我想，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路一定要走下去。10 月上旬，我们在饶平县茂芝村举行会议，两支会合的部队，并初步整顿后，经福建省平和、永定和武平县象洞向西北转移，脱离了险境。”

从朱德的讲述里，康克清仿佛看到了朱德和周恩来、周士

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率领部队在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上攀登的情景，又增加了对丈夫的了解，从心里敬佩他，也为他捏一把汗。然而，朱德却说得那么平和，好像在讲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第 11 军第 25 师师长的周士第，他是黄埔军校 1 期生，中共党员，是今海南省琼海县人。北伐战争时任铁军第 73 团团长。起义军南下入粤时，周士第师长奉命率第 25 师留守大埔县三河坝。在朱德军长领导下并肩战斗，激战三昼夜，完成了阻击尾追之敌的任务。周师长是在三河坝战役中的一位重要指挥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长、西南军区司令员、防空部队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长、总参谋部顾问等职。1955 年授衔上将。

1963 年 12 月，周士第为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亲笔撰写碑文。1979 年 4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士第回忆录》一书，周士第在《起义中的二十五师》一篇回忆录中最后一部分写下了三河坝战役的战斗经过。

周士第于 1979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79 岁。中共中央为周士第写的悼词中说：周士第同志是“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他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为我军的创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消灭蒋介石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当年起义军第 25 师第 73 团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他于 1958 年 9 月 5 日赴南昌，观看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他回答了工作人员的提问。

工作人员问：“你与团长黄浩声领导的第 73 团参加了会昌，大埔县三河坝两次战斗，这都是很激烈的恶仗，当年战斗情况你还记得吧？”

陈毅眨了一下双眼，他立即回答道：“还记得一些，我到第73团后，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对共产党很信任，且也自豪，夸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党军。战斗信心普遍的很强，瞧不起国民党的追兵。会昌战斗打得很激烈，战果辉煌，消灭了敌人4个团2个营，打得钱大钧、黄绍竑夹着尾巴逃跑了。三河坝那个仗，敌人伤亡很重，我们也有损失。后来，朱德想接应叶、贺决定退至饶平，得到潮汕失利的消息。这时，部队的处境非常困难，朱德召集大家开会，决定向山区转移，这是这支军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役的王志之写的《南昌起义散记》，从1981年7月20日起连续在《人民日报》上第8版刊载，至8月1日止，共连载12篇，其中题目为《浴血奋战三河坝》、《南昌起义的余波》，一连登载4天。

欲知笔枝尾山烈士纪念碑，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丰碑屹立笔枝山 勇士烈迹照人寰

话说大埔县人民经历了3年经济严重困难之后，在面临着全国经济形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之时，中共大埔县委员会、大埔县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筹建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以缅怀英烈，教育与鼓舞人民。而今，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国家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人们不会忘记：从1959年至1961年3年间，在中国大地上，由于“左”的路线，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1960年，大埔县经济生活也处于严重困难，全县人民用“瓜菜代粮食”等方法度过“低标准”的粮食困难时期。因粮食不足，全县先后出现水肿病、妇科病者达2.28万人。有的人处于生命垂危之中……面临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大埔县委向省委发出一封告急求援电报……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1961年春，中共汕头地委从先进地区调来一批领导干部，调整了领导班子，加强大埔贫困山区的领导工作。中共大埔县委书记丘克明、书记处书记兼县长任庆然、书记处书记赵维卓、李娥（女）等人赴任后，面对山光人穷，人多田少，一个缺粮县，沿河地区洪涝灾害频繁，贫穷落后的大埔现状，感到十分不安，下决心改变大埔的面貌。

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干部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强烈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

切联系群众，心中装着大埔几十万人民，处处为大埔人民谋利益。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理和纠正“共产风”，改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拨出132万多元，作为赔退给被平调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专用款，以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停办了公共食堂，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扭转被动局面，带领大埔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61年初夏，他们把大埔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埔县城从县东北边的茶阳迁至县中心地区的湖寮。湖寮是大埔县的中心地带，有利于县领导机关指挥全县工作，全县人民高兴，群众异口同声称赞他们为民办了一件好事。

在大埔面临困境的时刻，如何带领大埔人民发扬穷则思变、艰苦奋斗的精神，走向致富之路呢？他们想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号召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为褒扬革命先烈，以革命先烈英雄事迹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舞人民向大自然进军，1963年秋天，大埔县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在36年前发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的旧址上兴建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烈士纪念碑。

这一正确决策，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受到全县人民的拥护。当年10月4日，由副县长李娥牵头，成立了由县委宣传部、县人委办公室、民政科、文化科、财政局、计划委员会、工程管理所、三河公社党委会等领导人参加的兴建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筹委会。还从县文化科等部门抽出4名专职干部，负责筹建工作。

这座纪念碑，不是一般建筑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要求高，质量好，壮观又庄严。工作人员通过调查研究，

收集史料，实地勘察，精心设计，很快绘出了烈士纪念碑的草图。

这一方案上报汕头专员公署（大埔县属汕头专署所辖）及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后，得到汕头专员公署批准，并立即拨款 2 万元。鉴于当时大埔经济条件所限，确定先建碑身一座为第一期工程，其他项目待后分批续建。

碑名定为：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由谁来写碑名、写碑文？大埔县党政领导研究决定，请当年三河坝战役指挥员朱德军长题写碑名，请当年起义军第 25 师师长周士第撰写碑文，意义更为深长。

1963 年 10 月 22 日，大埔县人民委员会以埔秘（63）字 023 号文件，从广东省大埔山城邮往北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并转朱德委员长：

.....

八一起义军在三河坝的战斗，是中国整个革命战争中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我们为纪念这次战役及在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让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实，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报汕头专署批准，并拨款 2 万元，兴建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建碑工程现已开始。由于这次战役，是朱德委员长亲自指挥战斗的，因此，特报请朱委员长为该碑书写碑名，为后代瞻仰。

朱委员长接到此信后，十分高兴。他回忆起当年亲身经历的浴血奋战三河坝的情景，即挥笔书写下：“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15 个大字，功力深厚，苍劲挺拔，神形兼之。

大埔县人民委员会收到朱委员长寄来的书写的碑名后，立即派筹建处郭志群赴广东省从化县温泉，请正在那里休养的周士第撰写碑文。

周士第热情接待了郭志群。他询问一番后，郭志群把朱德委

员长写好的碑名字摆在桌上，请周士第观看。周士第看后说：好字好字。然后，周士第拿出一张三河坝战役地图，指着地图向郭志群介绍当年三河坝战役激战3昼夜的情景。并一再强调在三河坝战役中得到大埔县党组织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他赞同并支持兴建这一烈士纪念碑，愿意为纪念碑撰写碑文。他说：“这个碑文要写得准确，使人们看了能受到教育与鼓舞。我要花点时间考虑后才能写出来，写出初稿，还得进行反复修改。”3天后，他用毛笔写好碑文共293个字，交给了郭志群带回大埔。

朱德委员长题写的碑名和周士第撰写的碑文，极大地鼓舞了中共大埔县委和大埔县人民委员会，它推动了筹建工作的进程。

有了碑名与碑文后，就进行碑址的选定工作。

副县长李娥、县委办公室主任张达文与筹建会领导成员、工作人员亲临现场决策定位。

经过讨论，确定把碑址定在当年八一起义军重要前沿阵地笔枝尾山上，这是蔡晴川营长全营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之地。这里面朝三江（梅、汀、韩），风景优美。建成后，凡是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的船只要进入三河坝境内，在白天，都能仰望到这个庄严而又雄伟的纪念碑，黑夜看去，灯光闪闪，光芒四射，相当壮观。

碑址选定后就开始了建设工作。他们采取土办法，在笔枝尾山上由两人手抬着一块木制的教学用的大黑板，决策人员则分别站在汇城、旧寨观看，如能看到这块黑板，说明碑位适宜，即挥手示意。纪念碑的位置、方向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兴建纪念碑过程中，碰到一个又一个难题。首先是石料问题。工程设计人员要求用花岗岩石。在县内走遍了許多地方找石源，最后在潮寮地段的老虎岩找到了，取出石块，经五华石匠鉴定结果，这处石质量好，蕴藏量大，可满足建纪念碑需要。找到了石源，带来第二个难题是运输问题。当时这里还没有公路，只

有一条梅潭河，河道浅，河中乱石多，难航行，只有银溪小船可行。

打石开始了，经过五华老石匠的精心创作，琢出 343 块密纹花岗岩石，调来专用的银溪小船从梅潭河老虎岩地段运到东文部河岸上，每条船每天只能运石千斤重。然后以人力一块一块扛上笔枝尾山顶。所需的建筑材料都以人力扛上山，真是工程量巨大呀！

经过 5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1964 年 4 月底，已完成纪念碑第一期碑身主体工程。

1977 年至 1995 年，这座纪念碑又分批陆续兴建了 7 项工程：1977 年 6 月，续建梯级花岗岩石条铺成的石阶路；1979 年 11 月，续建上下两级平台和周围石栏杆；1985 年秋，续建通往纪念碑简易公路、建起烈士纪念亭 1 座；1988 年续建纪念碑前门、后门和烈士陵园牌楼；1990 年扩建 88 平方米接待室，在右侧建一琉璃瓦小凉亭；1992 年春，在纪念碑右侧坪地兴建长廊一座，格式雅美，可容纳 400 多人；1995 年在接待室顶上扩建一层展览室。

而今，一座气势雄伟的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已屹立在三河坝笔枝尾山上。

碑高 15 米，碑身用 35 种规格 343 块密纹花岗岩石建成。

碑的正面镏金镌刻着当年第 9 军军长朱德亲笔题字：“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15 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碑座上，刻着当年起义军第 25 师师长周士第撰写的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的亲笔碑文：

八一起义军一部和大埔等处人民，在三河坝地区坚决抗击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广东军阀、广西军阀的进攻，激战数昼夜，歼灭敌人一部，给敌人沉重打击。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千千万万次英勇战斗中的一次。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游步仁（瀛）同志，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蔡晴川同志和几百个中国人民优秀儿女光荣牺牲。我们与烈士们诀别已经有三十六年又二个月了，但是烈士们的坚强革命意志，勇敢战斗精神无时无刻不鼓舞着我们前进；无时无刻不鞭策着我们前进。

烈士们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周士第撰并书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纪念碑碑座宽4米，碑顶宽1.8米，具有民族特色。长36米、宽21米的碑底平台环绕碑座。平台的石雕白玉栏杆，美观雅致，古朴宜人。在第一个平台步阶的中间斜放着两只直径为1.2米的古板石，以示花圈，敬献烈士。平台四周松柏成荫，象征着先烈们永垂不朽，万古长青。一条长200米、宽2米由12组共214块花岗岩石条铺成的288个步级石阶梯级路由公路直通纪念碑。石阶路旁栽种的花木，苍葱翠绿，争妍斗艳、香飘扑鼻。

纪念碑的旁边建造了富有传统工艺的三河坝烈士纪念亭，亭的两条支柱上写着：

望三水回环，滚滚波涛疑战鼓。

伫笔峰远眺，层层峦嶂似丰碑。

在大梅线公路旁沿着石阶梯上纪念碑之起点，建起了引人注目的一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横匾，内设接待室和展览室。在烈士陵园大门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杨应彬撰文并书：八一南昌起义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两旁刻有一副对联：

浦江建党，南昌组军，三河激战，井冈会师，看焰焰红

旗，千年古国开新运。

一个中心，两个基点，四化宏图，神州展翅，续煌煌青史，百丈丰碑颂烈魂。

过去许多前来瞻仰烈士纪念碑的老干部，因石阶梯多层无法登山看不了这个纪念碑，20世纪80年代开通了绕上纪念碑的环山简易通道。2002年冬，又新开一条从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牌坊至烈士纪念碑的宽广大道，长500米，宽7米，已铺上水泥公路。它代替了原来的简易公路。而今，参观者步行或坐车都很方便，令人满意。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清明节、八一建军节、三河坝战斗之日，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每年的清明节来参观的人更达1万多人。

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已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列为梅州市、大埔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且说这座纪念碑建成后，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省以上领导干部、著名人士不少。由于管理处纪录不全。这里只能略举一二：

20世纪70年代初，广东省省长陈郁一行，从梅县松口乘船沿梅江河而下，直到三河坝，在县社领导干部罗汉明、郭延祚等人陪同下，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大埔县委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初春，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陪同下，中侨委连贯一行多人返埔，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广东老作家杜埃在《梅州行》诗中写道：“三河一声炮，八乡战鼓催，多少英豪士，洒落三河泪。”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山中山》为题描写大埔行的散文中写道：

虎山跃跃梅潭碧，
丛林莽莽烈士血。
埔北侯枫赤帜飘，
三河坝上鏖战急。

春风喜渡万川关，
绿野处处甘泉溢。
长征路上迈新步，
但见人人情激越。

不久，中共大埔县委又接待了北京来的第二批客人。她（他）们是朱德委员长的女儿朱敏与赵镔等一行 10 多人。

这里先说一说同行的赵镔。他是云南省宾川县人，1923 年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北伐。1926 年加入朱德创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1927 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跟随朱德率部扼守三河坝，参加了三河坝战役，立下了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次赵镔与朱敏同行，沿着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路线，踏着起义军的足迹，行程千万里，翻山越岭，深入群众，查访革命史实来到大埔县。在中共大埔县委负责人的陪同下，他们亲临三河坝和百侯镇侯南村查访当年朱德军长的革命史实。在那里，他们邀请当地老人座谈，畅谈当年目睹耳闻三河坝战役实况，随行摄影师拍下了当年朱军长指挥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珍贵镜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是初春，但大埔山城仍然是严寒气候，天气寒冷，北风呼呼。

一天下午，赵镔、朱敏一行乘车来到三河坝，怀着激动的心情，下定决心，要登上笔枝尾山去，瞻仰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可是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朱敏已年过六旬有余。据随行人员透露，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打伤腿部致残，走起路来很不方便。赵镔更是一位 80 高龄的将军，平时走路靠拐杖，靠人扶。这两位老人要登上笔枝尾山可不容易呀！那时，没有公路通山顶，只能靠步行，从大梅线公路上起步，直上笔枝

尾山，要走一条长 200 米，由 214 块花岗石铺成的 288 个台阶的石阶。人们都为这两位老人担忧。而他（她）们却有一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毅力。

陪同人员作了这样的安排：由 2 人扶 1 人，4 人扶 2 人，背后还有 2 人双手提着藤椅子，每走完 24 个石阶梯，即暂停前进，让这两位老人坐在藤椅上休息片刻，又继续沿着一级一级石梯而上，持续 1 个多小时，休息了几次，终于登上笔枝尾山。朱敏看到其父朱德亲笔为纪念碑题写的 15 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心情十分激动。

赵镓是当年参加三河坝战役的主将之一，50 多年过去了，今天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回忆当年战斗实况，烈士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动人情景，他流下了热泪。

他们一行，站在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们三鞠躬！深切缅怀革命烈士，并在烈士纪念碑前与当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起合影留念。

夜幕降临，寒风刺骨。可是，他们怀念革命烈士之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

在百侯镇侯南村采访时，朱敏见到了当年接待她父亲的肖宜南老人（时年 74 岁）。肖宜南老人站在当年接待朱军长的老校舍杨氏宗祠里，感慨万分，向朱敏一行讲述了当年八一南昌起义军从三河坝战场转移路经到达百侯时，自己如何遵照组织的安排接待了朱军长，以及朱军长在百侯的一些革命活动情况。朱敏听后异常高兴，此次大埔之行，能见到她父亲路过百侯暂留宿之处的革命史实的直接见证人。她感谢当年百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对其父所率领的起义军路过百侯留宿时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接待，朱敏拉着肖宜南老人的手，在重新仿制的杨氏宗祠牌匾下合影留念。肖宜南老人把当年朱军长盖过的毛毡，一直保留着，1978 年他献给大埔县博物馆收藏，作为纪念物教育后代。

时间又过去了 12 年，1992 年 4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

了赵镗同志因病于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的消息。

且说朱德军长，他是以国民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身份率军官教育团3个连参加南昌武装起义的，他是起义中的一位重要指挥员。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他奉命率第9军军官教育团和第25师3000多人留守大埔县三河坝。他是三河坝战役的总指挥员，指挥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力敌大于我四倍的三河坝战役，激战3昼夜后，在关键时刻，急速转移，最后率800精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后来，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是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三军统帅，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90岁。

朱德元帅逝世后，特别是在90年代里，全国许多电视台分别前来大埔县三河坝拍摄朱德当年指挥三河坝战役的外景，宣传与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在此记录中央电视台三次拍摄的经过。

1996年7月，中央电视台与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室联合制作的历史纪录片《朱德》，专题篇共6集，拍摄组一行在大埔县朱德指挥三河坝战役的地方拍摄了第3集的许多镜头：拍了三河坝夜景，安排10条民船，点燃船灯，然后在汀江河、梅江河、梅潭河上行驶：还拍了汇城的旧城墙、拍了三河坝战役起义军的指挥部——田氏宗祠和墙上留下的标语“誓死杀敌”4个字。原大埔县博物馆馆长郭志群在片中介绍了敬请朱德、周士第题写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的碑名、碑文的经过。

1998年八一建军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中播放了《朱德上井冈》电视连续剧8集。

此片由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制作，由江泽民同志题写

片名。

这个拍摄组曾到大埔县三河坝拍外景。此片再现了朱德在八一南昌起义后遭受严重挫折的艰苦日子里，力挽狂澜，在三河坝战役中完成狙击敌人任务后，率领起义部队从三河坝迅速转移，最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的伟大壮举。剧中精心刻画了朱德顾全大局，胸怀宽广，意志坚强的伟大人格魅力；艺术地塑造了陈毅、粟裕等我军将士的群体形象。

进入新世纪第1年的3月1日，《朱德元帅》电视连续剧（共17集）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中开始播放。该片拍摄组曾到大埔县三河坝拍摄。此片第5集再现了朱德军长当年指挥浴血奋战3昼夜的三河坝战役的战况。

《朱德元帅》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教育和鼓舞着全国人民，让我们再重唱这部剧中的主题歌：

您是开国的元勋：

您是三军的统帅！

您是普通的战士！

您是开天辟地的英雄！

您走过祖国每一寸土地，树起了永远的旗帜！

有人说您是最酷的严冬，如同意志坚强的父亲！

有人说您是最暖的春风，如同慈祥可爱的母亲！

年年岁岁忘不了您的真情！

山山水水铭刻着您的英明！

1987年8月中旬，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吕良偕夫人何恒在大埔县政协主席张达文陪同下，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1990年10月9日，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寇庆延一行，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寇庆延

并题词：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同年 11 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钟明一行，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1991 年冬，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女）一行，在中共大埔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丘谷英（女）陪同下，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1997 年 4 月 1 日，广东省军区副政委江田一行来埔，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并题词：三河坝战斗精神永放光芒！

2000 年 7 月 16 日，国家民政部原优抚安置司司长（巡视员）周士禹一行，在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范俊龙、梅州市民政局局长张剑平陪同下，专程赴埔，他们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并视察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建设情况。

2000 年 7 月 25 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为团长的广东省政协委员一行，以“文物保护，开发旅游业”为内容的视察团，他们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并作了视察。

200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在中共大埔县委书记曾百友、县长刘振桓陪同下，朱德女婿刘铮同志（中国人民对外协会欧洲部主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携儿子刘武、刘进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刘铮同志希望大埔县党政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这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不断完善各项软硬件设施，广泛深入地对全县广大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等人的精神一代代继承下去，使年轻一代成为大埔县经济建设和脱贫奔康事业中乐于奉献的一代。

在前来瞻仰参观的人中，许多人写下了不少诗篇、诗歌、散文，分别发表在各种报刊上。本书特选择转录一部分：

丰碑日月共长存

徐鹿琴

当年血战薄烟云，威慑虎狼三万军。
烈士英名垂不朽，丰碑日月共长存。

三 河 坝

丘丹青

千山腾浪急奔来，涌起奇峰壁垒开。
俯扼三河牵闽粤，高临一镇控潮梅。
碑前可炙英雄气，壕畔犹闻懦汉哀。
遁卒穷伎颠历史，终由历史秉公裁。

百尺丰碑扎固基

张高徊

百尺丰碑扎固基，当年鏖战岂容疑。
朱德军长雄才略，终展会师井冈旗。

谒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诗词三首

曾祥麟

(一)

暮色苍笼原野，春风吹拂园陵。
登阶陌上步轻盈，瞻仰丰碑忆昔。

笔架山头战激，英雄血染红旗。
悲歌慷慨震寰瀛，彪炳功名伟绩。

(二)

八一南昌举义旌，沉沉大地震雷霆。
青锋指处寒狼狗，烈火燎原耀日星。
浴血三河凝浩气，移师赣水振鸿程。
英雄虎胆惊天地，壮士丹心照汗青。

(三)

红旗席卷漫南昌，直捣黄龙震八方。
军阀纷争嗟乱世，蒋汪勾结丧天良。
陈兵反扑枪声急，战略转移士气昂。
埔邑岭头鸣鼓角，笔枝山下斩豺狼。
三河浴血雄师勇，两岸横尸鬼域慌。
为国捐躯多壮烈，丰碑屹立永留芳。

三河坝放歌

罗 纹

三河渡口的古榕为谁张开巨伞，
韩江岸边的翠竹为何凝神仰盼；
行进在江中的船帆啊，
那长鸣的汽笛在向谁发出呼唤？
依稀的壕堑为什么清晰可见，
残旧的哨塔仿佛也都换了容颜；
经久不断的山歌啊，
那激越的歌喉在把谁人颂赞？

啊，今天，江水把流速减缓，
山鸟也暂停了欢乐的叫喊；
笔枝尾山的苍松啊，
仿佛沉浸在无限的怀念……
啊，今天，堤上的战旗如往日的袖章一般鲜艳，
河面的雾霭多么像当年弥漫的硝烟；
三河坝，我们放声把你歌唱，
先烈们，我们衷心地向你们问安！
壮丽的岁月怎能叫人忘却，
甜蜜的生活是先辈们的鲜血搅拌；
历史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朱军长的英姿永远在人们的头脑中闪现……
最记得，那结实的体魄，慈和的颜脸，
一双剑眉衬托着炯炯发光的双眼，
穿一身灰制服，踏一双麻草鞋，
殷红的领巾悬挂在宽阔的胸前。
忘不了，八字码头大沙坝，
那拨动心弦的精彩讲演；
革命真理似甘露滋润人们的心地，
刚劲的手势欲把旧世界推翻！
田氏宗祠的壁上写上豪言壮语，
“誓死杀敌”是慷慨激昂的诗篇；
任凭隔岸的白狗们嗷嗷直叫，
朱军长稳操胜券自若泰然。

笔枝尾山啊，你是激战的前沿，
数倍于我之敌在向你发起进犯；
只见污血死尸在江面飘横，

而你却始终屹立在韩江之畔……
时光的流逝怎能把记忆冲淡？
五十年也只觉得是眨眼之间；
且看今日韩江两岸河上下。
繁花硕果布满万水千山。
千米长堤锁住百年洪患，
三河大桥横跨韩江两岸；
凿山移河，改天换地，
进军的号角响彻万里江天！
耸立在山顶的英雄纪念碑，
寄托着人们对先烈的永恒纪念；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朱德委员长的笔迹光照人寰。

啊，鸣唱的山莺，飞跃的江燕，
凯旋的船舸，出征的风帆，
鸣笛驻足把烈士纪念碑瞻仰，
顿时觉得热血升腾，力量无限！

啊，梅江的碧绿，汀江湛蓝，
清清的梅河水曲折蜿蜒；
三河汇成韩江水啊，
韩江奔涌下潮汕……

啊，韩江水流不断，
英雄的业绩永刻于人们的心坎；
三河坝，你是永远进击的起点，
纪念碑，你将永远为我们作出战斗的动员！

三河坝去来

杜渐坤

三河坝很早以来就深深地吸引着我：那里过去是个举世瞩目的战场；那里有着朱德同志的功勋；那里有着革命先辈的战绩；那里还有老区人民的期望。我多么想去寻访那些革命先辈的足迹，听一听他们的呐喊和枪声。我还想看看当年朱德同志播下的希望的种子，是否已经生长成林……

恰是春暖花开时节，我来到了大埔县。我们的汽车就在盘山公路上行进。那浩浩乎迎面移来的该就是三河坝了。一片苍莽的坪坝之上，坐着一座古旧的山城。它的背后，是在云中出没的淡黛的远山。游丝一般的梅江河、汀江河、梅潭河，从雾迷云封的西北天边飘然而下，相争着，涌入眼底这滚滚南流的韩江。那坪坝和古城就都划在了韩江西岸。东岸一座拔地兀立的山峰，背负着渺渺的苍穹和流云，雄赳赳地俯视着眼前的逝水和苍山，恍若一位威风凛凛的巨人。这一切又都罩着一层迷雾的网，构成一幅气象森严的画。

县博物馆的同志指给我说：那座巨人一样的山峰，就叫笔枝尾山。它是当年八一南昌起义军令敌胆丧的主阵地。朱德同志指挥的队伍，就在这里狙击了数倍于我的敌军。

我们一齐来到山脚仰首眺望：一条长长的石蹬从山脚迤迤迤向山顶。两条秀丽的花带就镶嵌在它的两边。那一树树的桃花开得多么火红。那一丛丛的李花白似轻霜。那一簇簇的九里香清香袭人。一座凌空高矗的烈士纪念碑，镌刻着朱德同志的题挽和周士第同志的祭文，庄严端坐在巍峨壮观的高山之巅。一抹晨曦透过浓重的层云，泻在它的白色的尖顶，光灿灿地，令人想到天赠的桂冠。

这座凤冠霞帔的山峰，多少年前还是草深林茂；一群群的岩鹰起落在它的早晨和黄昏。那漫山遍野的掩体和堑壕，散落着锈蚀了的弹壳和刺刀，默默地展示出当年的战斗是多么惨烈和悲壮！1963年，人们缅怀先烈，在山上建起碑亭。

……

我从缅怀历史中回转过来。这时云雾已经消散，眼底一片阳光灿烂。三河两岸升起了护城大堤。绿坪坝上现出了小型工厂。一片片翠竹托起来一座座俏丽的果山。韩江之上船队来往，那悠扬的客家山歌也远远地飘来了，原来山野田垌里面，早已活跃着劳动大军！……

呵！好一个春晓了的战场！好一个龙腾虎跃的山川！——革命的大火终于焚毁了漫漫长夜；浩荡的东风终于召回了艳阳春景。英雄的三河坝人民呵，此刻，你们又在奋力铲除千百年来种下的山区的穷根！

（原载《羊城晚报》1981年3月14日第2版）

三河坝，这块美丽的地方，它吸引着新闻界、文艺界、影视部门。他们来这里拍下了不少电视纪录片，他们来这里写下了一篇篇的文章、文艺作品。梅县地区汉剧团、大埔汉剧团以三河坝战役为素材，于1978年分别创作演出了《激战三河坝》、《三河坝之战》等现代汉剧；1989年、1991年，广东电视台的《南粤丰碑》介绍了三河坝战场和介绍高耸的纪念碑；播放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以继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为名的电视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解放军画报》社记者袁家骅、陈金成、黄旌整、周万平等一行赴大埔，在三河坝拍下了反映三河坝战役的许多珍贵镜头，刊登在1979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上，题名为：《三河水滔滔》。在此节录该报撰文中的几个小段：

粤东山巍巍，三河水滔滔。从闽、赣奔泻而来的梅江河、汀江河、梅潭河，在大埔县三河坝汇成波澜起伏的韩江，奔涌下潮汕。

我们站在笔枝尾山上眺望，只见三河渡口的古榕张开巨伞，翠竹凝神仰盼，仿佛都在瞻仰山顶上的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那江中行进的船帆，声声呼唤的汽笛，使人想起三河的古往今来。

著名的三河坝战役，到今年九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二个寒暑了……

难忘啊，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韩江之滨、笔枝尾山，当年的战壕依稀可见。起义军指挥部驻扎过的田氏宗祠里，起义军书写的“誓死杀敌”的笔迹犹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威武的形象，还深深地刻印在三河人民的心里。

三河水哟，波推波，浪赶浪，日夜滔滔不息！她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时代的歌声。这歌声，有胜利的欢乐，有失败的沉思，有火焰般的理想，也有激励人们改造穷山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精神力量。

1992年9月，由中共梅州市委、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出版的《三河坝战役史料选编》一书（24万字）的封面、封底亦以鲜明的色调再现了当年三河坝战场全貌。

三河坝战役是大埔县老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下的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它将在今后爱国主义教育中，鼓舞着人们前进，鞭策着人们前进！

欲知孙团长烈士女儿瞻仰情景，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血洒河腰孙树成 女儿南来吊英灵

话说革命烈属孙淑珍携着一行 3 人，于 1984 年清明节前夕，千里迢迢，从河北省廊坊市前来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查访其父孙树成（起义军第 25 师第 74 团团长）壮烈牺牲的情况。她怀着悲痛的心情，含着眼泪，站在笔枝尾山上，瞻仰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孙树成，1900 年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北柳泉村，当他 10 多岁时，从老家来到北京上学。大学毕业后，跟随岳父楚宝树，与爱人楚小桂一起参加革命活动。

1924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第 1 期学习，成绩优佳，毕业后留校当教官，第 3 期任中尉区队长，第 4 期任第 2 连连长。

由于革命需要，受党的委派，孙树成离开黄埔军校赴武汉担任新的工作，在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副军长兼第 24 师师长叶挺的手下任教导大队长。跟随叶挺东征西讨，参加汝城、攸县、醴陵、平江、汀泗桥和武昌诸战役。他不怕牺牲，有勇有谋，英勇杀敌，战绩卓著，在战斗中被提升为第 25 师第 74 团团长。

1927 年 8 月，孙树成听从党的指挥，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在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领导下，跟随起义军南下广东，在途中参加会昌一战，入粤后，奉命留守大埔县三河坝，布防在东文部阵地上。在与敌浴血奋战 3 昼夜中，孙树成团长带病指挥全团官兵与驻在对岸旧寨村的来犯之敌钱大钧部第 20 师战斗，

打死打伤一大批敌人，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进攻，始终保住了东文部前沿阵地。10月3日黄昏，孙树成团长还派出第74团一部兵力向左侧第75团增援，使第75团再次杀退敌人，夺回了阵地。

10月3日晚，孙树成团长奉命率全团余部最先撤离战场，当先头部队进入湖寮境内河腰地段时，遭梅子岭方向来敌钱大钧部第28师突然袭击。孙树成团长指挥部队与敌决一死战，经过几场激烈搏斗，终于战胜了敌人，扫除了拦路虎。在战斗中，孙树成团长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孙树成团长牺牲时，他的独生女孙淑珍才2岁。58年过去了，今天，她才找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走过了曲折的人生道路，经受过风霜的锻炼，尝尽了苦辣酸甜的人间生活。1984年清明节，孙淑珍对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员廖源华倾诉：“我是经过58个春秋多方寻找我亲生父亲孙树成的下落，直到1983年夏才真相大白。”孙淑珍以十分悲痛的心情讲述了她一家艰难困苦曲折的经历：

“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我父亲孙树成早年离乡背井，投身革命，留下母亲楚小桂艰辛抚养我。我5岁时，母亲因跟随李大钊、冯玉祥做秘密革命工作，赴张家口办事，遭敌打伤，回到家中不幸身亡。留下我这个独女，两岁丧父，5岁亡母，多惨呀！”

“几十年来，我饱经风霜，尝尽人间苦头，受尽折磨，过着孤苦伶仃的非人生活。母亲身亡后，我先后被送进孤儿院托人抚养，进尼姑庵当尼姑。后被外祖父解救出来，生活仍未解决。为了生存，我经常扶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去沿街讨饭度日。我12岁时，外祖父把我送给北京丰台区姓张的一家当童养媳，许配给张秉仁为妻。在那里，受打骂遭虐待，举目四处无亲，有苦无处诉，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无可奈何之下，迫使我走

上绝路，几次绝食、跳井自杀，都被好心人抢救回来。”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1942年，我17岁时，抚养我的外祖父楚宝树在京西北洋贺虎山，又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留下我这个孤女，十分可怜。”

“在患难之中，为了寻求生活出路，在那抗日烽火连天的1945年，我跟丈夫张秉仁到宣化去做苦工，早出晚归，累死累活，只能糊口度日，在这里熬过好几年，度日如年，好苦呀！”

“我想，穷苦人总有一天能看到光明。我日盼夜盼，盼星星盼月亮，1948年12月，终于盼来了张家口重获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人民当家做主人，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使我重见光明。我积极参加当地各项革命活动，在政治上、生活上得到翻身解放，多次当选为张家口市人民代表，在《河北日报》、《张家口日报》上刊登过我的事迹。”

“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祸临头，我一家又受到遭殃了，家被抄，把我揪出来批斗，被打重伤致残，几个月下不了床。所谓‘造反派’逼我交代我父亲孙树成在‘台湾当特务的罪恶’活动，并给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家属帽子。我全家含冤受到所谓父亲在“台湾当特务”株连之罪，我丈夫张秉仁被批斗几十次，死去活来，奄奄一息，他心身受到严重摧残后，于1972年不幸逝世。‘造反派’就连我两个年轻的女儿也不放过，多次折磨她们。我的苦难家史真是黄莲树下埋猪胆，从头一直苦到脚底下呀！这些苦楚决非千言万语能够讲完的……”

接着，孙淑珍继续往下说：我脑海里一直想起外祖父被害前对我叮咛：“你长大成人懂事了，一定要找到你爸爸孙树成，他已南下投奔革命了……”

“外祖父叮咛的话，解放前，我一直不敢对任何人讲，只是自己心里明白，怕说了惹事，有生命危险。”

“全国解放后，我按照外祖父生前的叮咛，想尽办法，千方

百计托人到处打听我父亲孙树成的下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我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981年7月29日，我从《人民日报》第8版上看到王志之写的《南昌起义散记》（连载）《浴血奋战三河坝》一文中提到孙树成团长的名字。有了线索，就有了希望，我高兴极了，当晚彻夜都未入睡，爬起床来，提笔连夜写了一封要求落实我父亲孙树成革命烈士证书的长信，分别送给有关部门和我父亲的战友。”

“这年8月15日，我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王志之同志。我上门去，王志之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一见面，我说明身份和来意，以报纸做媒，我把这封长信递给他。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淑珍呀，我是叶挺领导下第24师教导大队大队长孙树成的书记官，我了解孙树成的情况，南昌起义后三河坝战役中我又与孙团长战斗在一起。他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你受苦了，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你父是革命烈士，这个光荣历史一定要解决好……’。

“在王志之同志的指引下，我又找了原在第24师任过党代表的阳翰笙同志。他看了我写的长信后对我说：我认识孙树成，在第24师时是一起工作的战友。他立即找到同年8月2日的《解放军报》，翻开第3版指着李逸民写的《我所经历的南昌起义片断》，这篇文章第6段写到第24师教导大队大队长孙树成的名字。”

“在阳翰笙同志的指引下，我又去拜访老干部李逸民。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位高级干部，身患重病在医院治疗。他在301医院接待了我，看完了我写的长信后，他又询问一些情况，马上表态说：淑珍，你说的情况相符。我和孙树成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又是战友，我了解孙树成的情况……”

“经过多次反复核对无误后，得到王志之、阳翰笙、李逸民等人的证明。”

“粟裕大将知道此事后，连声说：要办，一定要为孙树成团长办烈士证书，让其女孙淑珍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1981年7月，我从报纸上看到父亲下落的线索后，东奔西走，找了许多人，经过近两年时间查访取证，终于有了结果。”

“1983年6月22日，是我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从河北省廊坊市民政局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追认我父亲孙树成为革命烈士的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孙树成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从此我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我手捧烈士荣誉证书，就像见到了我的亲生父亲，心情十分激动。当时，我想几十年的心愿，终于在我有生之年找到了我的亲生父亲。我的父亲虽然没有活下来，但下落清楚了。我的父亲是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我不是反属而是光荣的革命烈属。从找到我生父下落的那天起，我就把父亲孙树成的遗像挂在家中墙上，让他老人家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孙淑珍领到烈士荣誉证书后，于1984年清明节，她携眷沿着其父亲孙树成战斗的路线，千里迢迢来到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她站在“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前，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哭喊着：“爸爸！爸爸！……”她向烈士行礼，致敬！她在纪念碑前还向前来瞻仰的人群发表演说，宣传烈士革命精神，表示要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前进！当她依依不舍离开纪念碑时，走到纪念碑附近用手取来一包土，装进已备好的骨灰盒，作为其父“骨灰”，带回河北家乡，寄托她们的哀思！此后的1987年、1993年清明节孙淑珍都携眷前来瞻仰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1993年清明节后，孙淑珍从三河坝瞻仰革命烈士回到广州，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寒同志的指引下，赴深圳，见到了叶挺将军之子叶华明及其秘书，畅谈了其父亲孙树成跟随叶挺将军战斗的历程，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叶华明的秘书陪同下，畅游了深圳市区，参观了锦绣中华与中国民俗文化村，叶

的秘书还代表叶华明作了很真诚的鼓励与安慰，还送了人民币1000元供作返家的费用。随后，她又去珠海，见到了《三河坝演义》作者罗斯城，进行亲切交谈。孙淑珍等第一次到达深圳、珠海，所见所闻，非常兴奋，深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

1994年10月26日，孙淑珍给作者罗斯城的来信中说：“去年清明节，我赴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烈士回来不久，病倒了，险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我已是70岁的老人了，能活到今天，好不容易呀！我病躺在床上，常想：在有生之年要多去几趟大埔县三河坝，缅怀革命先烈，他们为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活着的人，就是要向革命烈士表示一点敬意。请问广州经过大埔县三河坝的梅坎铁路何时能建成？一旦通车后，我一定要再去三河坝，缅怀在三河坝战役中光荣牺牲的几百个中国人民优秀儿女，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为了革命事业，与孙淑珍有关的三个家庭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外祖父遭敌杀害后，楚家绝了；生家，父母为革命早年献出生命，孙家已断了炊；男家丈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她就离开了张家。可喜的，而今70高龄的孙淑珍在河北廊坊市与两个女儿张桂荣、张桂兰、女婿和两个外甥（女）生活在一起，安度晚年。不幸的是她没有看到2001年3月1日沟通粤闽的一条大动脉梅坎铁路正式通车，就于1997年6月24日匆匆地告别了人世，享年73岁。

孙淑珍与父亲孙树成烈士骨肉深情。她逝世前，一再叮嘱女儿：

我是烈士孙树成亲生女儿，父女从未见过面，我父曾任八一南昌起义军第25师第74团团长的，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战役中牺牲了，他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我虽然去过广东大埔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瞻仰过父亲3次，父女骨肉亲啊！

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广东大埔三河坝韩江边笔枝尾山上，安葬在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的周围，让我与父生前未见过面，死后埋在一起，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父爱，也能使女儿尽点孝心……也让我父女常听到韩江水的浪；让我父女知道家乡红太阳；让我父女知道中国大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让我父女知道祖国送走贫穷，迎来最终实现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让国富民强，祖国统一！

按照孙树成烈士女儿孙淑珍的遗愿，经请示国家民政部批准，于1997年7月1日，由兄李铭新率张桂兰、张桂荣等人，他们手捧烈士女儿孙淑珍的骨灰，从河北出发，千里护送到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经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管理人员大力协助，把孙淑珍的骨灰安葬在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周围，碑文上写着：

孙树成烈士女儿孙淑珍墓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吉旦
兄李铭新（侄）率儿女桂兰
桂荣 孙张荔等

这一幕幕的烈士亲属的父女情、儿女情，使人们看到了革命

烈士的一家，他们之间的血肉亲情，这种情，多么可贵啊！多么感动人啊！

欲知陈毅战史，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陈毅支持朱军长 昊苏专访续篇章

话说陈昊苏从北京南下抵埔，在大埔县县长江裕源陪同下，亲临其父亲陈毅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三河坝战场。他在笔枝尾山上瞻仰了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烈士丰功伟绩，查访其父亲战斗的史实。他在留念簿上题词：三河依旧，大道新开。

陈昊苏是陈毅的长子。在1995年7月12日《经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无愧前人——陈昊苏》的文稿，在该文开头描绘出令人惊奇的对他们父子俩对比的评价，转录如下：

陈毅：戎马一生功勋卓越的元帅，

陈昊苏：战史研究有建树的军官；

陈毅：声名远播的“元帅外交家”，

陈昊苏：风流倜傥的“民间外交官”，

陈毅：“偶然得暇便长吟”的儒将，

陈昊苏：“勉为长歌”雅兴浓的诗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透过陈毅长子陈昊苏的人生片断，我们看到：“我今继志追战迹，杲杲红日升于东。”

一次，陈昊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对记者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想躺在父亲的光荣上无所作为，更耻于利用他的影响为自己谋私利，但我没有必要否认他对我事业成功给予的重大帮助，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他的榜样鼓舞下，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以便使他在天之灵不会因为我们而感到羞

愧。”

陈昊苏历任中央七机部二院研究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常务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从他工作的频繁变动与丰富的社会阅历中不难看出，陈昊苏一直都在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实际工作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1990年3月1日，陈昊苏就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次年5月的一天，正是南方盛夏季节，骄阳似火，天气炎热，他来到粤东山城，查访其父陈毅当年在大埔县三河坝战役中的史实。

且说陈毅。他是四川省乐至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巴黎学习归国，走出武汉军校，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八一南昌起义旗帜，经南昌到达临川、宜黄赶上八一南昌起义军部队南下入粤，准备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大埔县三河坝战役后，朱德、陈毅率领800精华走上井冈山。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起义前夕，党中央曾密令陈毅率所在武汉军校学员直赴南昌参加起义。

因故通知迟到，贻误了大事。当时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的陈毅接到秘密通知后，于8月2日率领该校学生七八千人立即坐船向江西进发。4日中午抵江西省九江时，遇敌阻击。

当晚，陈毅连夜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妥筹对策，分别行动……

陈毅与肖劲日夜兼程，从九江赴南昌，于6日晚到达南昌，进城后，经过打听，获悉八一起义军已于3日分别离开南昌城，

挥戈南进，而敌张发奎部已开进南昌城，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出现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陈毅和肖劲看到形势不妙，立即出城，东找西访，日夜兼程，一路上，含辛茹苦，几经折腾，直奔临川，终于赶上八一起义队伍。见到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故旧重逢，百感交集。陈毅来不及与周恩来畅述巴黎往事，只简要报告武汉军校学生安排情况……

这时，陈毅与肖劲奉命去突击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一项特殊而又紧迫的任务……

任务完成后，陈毅与肖劲急追 50 里，12 日在江西的中部偏东的宜黄县又赶上了起义军部队。

宜黄县城人欢马叫，大街小巷净是起义军官兵。一家大门前冠盖如云。陈毅进门步入厅堂，见到正在忙于军务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

周恩来抬头见到了陈毅，交谈片刻，即向陈毅宣布：“经研究决定，让你到第 25 师第 73 团任团指导员。派你去干这个工作，你不嫌小吧！”

陈毅含笑着爽朗地回答道：“什么小不小哩！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去干，只要手拿武器我就干。”

陈毅愉快地接受党的安排，立即到第 73 团去上任，团长黄浩声高兴地接待了他，俩人促膝交谈着……

陈毅赴任的第 73 团是起义军的主力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武装。叶挺团长率领这个团，屡立战功。陈毅到这个号称“铁团”部队后，下到连队看到战士情绪饱满，觉悟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深受感动，从而增强了战胜敌人的无穷力量。

9 月 20 日，陈毅跟随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所率领的起义军扼守在大埔县三河坝。第 73 团在团长黄浩声与团指导员陈毅率领下，奉命在石子崇、莲塘一带阵地上布防，构筑工事，挖掘

战壕，为阻击来犯之敌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严密注视来犯之敌。

10月1日，在三河坝阵地上，战斗打响了！

黄团长与陈毅指挥第73团全体官兵立即投入战斗，他们与龙虎坑、笔枝尾山、东文部等阵地紧密配合，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退了强渡韩江、汀江河之敌，与敌激战3昼夜。

10月3日，是三河坝战役激战的最后1天。敌钱大钧以重兵大举向对岸的起义军各个阵地全面进攻。刹那间，敌人分两路进攻起义军第73团阵地：一路由几百名敌军强渡韩江，占领了石子崇山脚下，气势汹汹；一路敌军却从大麻渡口抢渡韩江后，登上梅子崇，占领有利地势。这两路敌军渡过韩江后，即向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大有炸平石子崇之势。

在这紧急关头，师参谋处长游步瀛赶来这个阵地，与黄浩声和陈毅一道指挥这一生死存亡的反击战。我指挥员镇定自若，共掌战机，配合指挥驻梅子崇的起义军教育团全体官兵，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誓死杀敌。陈毅在这场战斗中，有勇有谋，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率领战士冲锋在前，与敌搏斗。经过几场较量，第73团全体官兵终于在石子崇全歼这股进犯之敌，给敌人沉重打击。打退了敌人疯狂进攻，坚守了石子崇和莲塘一带阵地。

经过这场激战后，陈毅所在的第73团全体官兵跟随朱军长率领的起义军全部撤出三河坝战场，转移到饶平县茂芝村。

起义军在北撤途中，陈毅成为朱德的最得力助手。

从茂芝到江西省安远县天心圩、大庾、上堡等地对起义军余部进行多次整顿。在每次整顿中，陈毅都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不管遇到天大困难，不管碰到生活上多么艰苦，不管受到动摇分子如何“奉劝”，不管天空乌云如何密布，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人民利益，他毫不动摇，战胜各种困难，与形形色色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树立了革

命到底的坚强信念。朱德、陈毅等能够把 800 精英带上井冈山，这是与陈毅扎实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起义军在茂芝稍事休整时，朱德在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一次重要军事干部会议，会上，思想交锋十分激烈。在这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陈毅挺身而出，他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朱德高举八一旗帜，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事后，陈毅成了朱军长的最得力的助手。

在行军沿途，陈毅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黄埔军校第 4 期毕业的林彪，他任起义军第 75 团第 3 营第 7 连连长。

粟裕大将特别指出，林彪就是一个“想逃跑没有跑成的逃兵”。

起义军驻扎在大庾县城时，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初级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找出路，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听后，瞪着大眼睛闪动着双眉，他斩钉截铁地回击动摇分子林彪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

紧接着，陈毅严肃地告诫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要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一个人要有革命的志气，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是最可耻的！”

陈毅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现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林彪不听忠告，偷偷地脱离了起义军。

在大多数官兵信心日益增强的时候，悲观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起义军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同几个动摇分子离队，朝梅关方向跑去。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几个离队者失去了联系，只身一人，踽踽而行。路遇一个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分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身上财物，还要痛打一顿，重则砍头身亡。一听这话，林彪又害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被迫于当晚返回到部队。

起义军进入天心圩后又进行一次整顿。陈毅在会上作了精辟的讲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陈毅的说言宏论，言辞铿锵，掷地有声，鞭辟入里，令人折服。

10月底，起义军到达大庾后，朱德安排由陈毅主持对部队又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整顿与组织上的整编。

起义部队到达犁埠头后，陈毅化装出山，与毛泽东派来的联络员何长工接上头。后又经仁化、乐昌、梅花街、莽山到达宜章。在年关暴动和在坪石歼敌后，这支部队正式打起斧头、镰刀的红旗，由宜章经摺岭、良田到达郴州县城，在这里，陈毅与朱德兵分两路，向井冈山进发。

陈毅协助朱德率部跋山涉水，不怕劳累，转战赣闽粤湘四省，时间整整9个月，一直在低谷里盘桓。自年关暴动后，开始向高峰攀登，历尽风雨波折，兜了一个大圈圈，又回到江西，把

南昌起义余部 800 精华带上井冈山，谱写出一首惊心动魄，意义深远的史诗！

1928 年 4 月 28 日，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县耒市，终于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两支部队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这支英雄部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下，沿着革命道路奋勇向前。

且说从南昌起义到叶、贺主力进攻潮汕，朱德率部留守三河坝战役，在这一重大革命斗争中，经验是丰富的，教训是深刻的，至今，人们都很关注这一经验和教训。许多参加这一革命实践的人，在回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时，都分别阐述了各人的看法：

陈毅在回忆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说：“有些人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三次北伐”“但是，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出汕头。在这一个多月里，钱大钧已补充好，黄绍竑已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于是得以从容的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

“而我们到了大埔县，又作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实行分兵，把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部队留在三河坝。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因叶挺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有 15 个团，敌桂系加陈济棠不过是 17 个团，力量差不多。而我们的战斗力强过他们，可以击败他们。但三河坝一分兵，分散了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钱大钧牵制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的部队，以另一部队进攻潮汕，集中力量对付叶、贺，叶、贺、李硕勋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

路打下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

“……由朱德率部从三河坝退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因为担任阻击的第25师和教育团坚守三河坝，与敌激战三昼夜。于10月3日撤出战场，准备奔赴汤坑。去迎接叶、贺，走到饶平县城近郊，遇到从潮州、汕头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约200人，从他们那里得知潮汕已经失守，主力部队在汤坑已经战败，叶、贺已经垮了。”

陈毅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时，深刻地指出：

1. 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积累了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进行军事斗争的经验。

2.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现实出发，便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事业；说明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一定会失败；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时候，在战略上分兵是错误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脱胎换骨，不加强政治工作，便不能成为革命的武装，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

3.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人民武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依靠人民，由人民来建立，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人民是力量的源泉，离开人民长不大。

人们不会忘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死党及“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百般美化林彪，大搞伪造党史和军史的阴谋活动，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三河坝保留下来的部队带上井冈山”，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的历史篡改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参加南昌起义到三河坝战役时，他只是起义军中第25师第73团第3营第7连连长。三河坝战役转移后，在起义军面临困境中，林彪悲观动摇，拉一些不坚定分子离队逃跑，处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返回部队。

深悉内情，素以耿直驰名的陈毅愤怒地痛斥道：

“伪造历史是一种犯罪行为，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说穿了是一个逃跑分子。”

林彪最终成了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曾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1973 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领导人对朱德、陈毅在三河坝战役后率领起义军余部坚持革命斗争，经历艰难险阻，大浪淘沙，把 800 精华带上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骨干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朱德和陈毅同志的领导，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是不可能作为一支部队保存下来的。不仅如此，朱德、陈毅领导这支部队开始实现由城市到农村，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转变，贡献卓著，因此，朱德、陈毅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缔造者之一。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会议上说：“我觉得陈毅对党有三次贡献。一次是三河坝，假如那个时候没有陈毅作核心，保护力量，后来回到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么一点力量，是很难保存的。这个功劳除

了朱德就是陈毅……”

在革命战争中，陈毅成为在华中统帅千军万马的著名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2 年 1 月 6 日，陈毅在北京病逝，享年 71 岁。

1 月 10 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的大会。他在接见陈毅亲属时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下了功劳的，这已经作出了结论了嘛！”

周恩来总理在致悼词中指出：“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2001 年 8 月 23 日，在中央军委举行纪念陈毅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主席讲话中指出：“陈毅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欲知今日三河坝，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英雄碧血铸伟篇 三河古镇换新颜

话说今日三河坝。1927年至2002年，弹指一挥间，整整75年，历史沧桑堪回顾，山河巨变喜心田。的确，今日的三河坝，旧貌已经换新颜。它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三河坝距县城17公里，面积约150.23平方公里。民国时期三河坝体制设区，管辖英雅、梓里、良江、东文部、汇城等5个乡。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分设过梓良、汇川、英雅3个乡。今设三河镇，管辖汇城、汇东、旧寨、先觉、五丰、余里、陈金、梓里、白石、小坑、源坑、良江等12个行政村和一个街道居委会。三河镇聚居着20590人，该镇山多田少，拥有耕地总面积9533亩，其中水（旱）田7376亩，人平不足一分地。山地面积15022公顷。

三河坝由汀江河、梅江河、海潭河交汇成韩江，南流潮汕出海，是韩江的起点。当地人称为“三河一江”。宽阔的江河面上，碧波潋潋，舟楫往来。每逢圩日，市场熙熙攘攘，更是热闹非常。大桥横互，车辆不断，行人络绎，江畔八岸的圩镇、村落掩映在东西山麓的绿树翠竹丛中；西岸的汇城江边长着一棵粗壮的古榕树，绿阴婆婆，成为来往行人歇息、乘凉的好去处，年深日久，饱经风霜，阅尽人间沧桑，依然挺拔坚秀。古榕树侧边过去建有约15米的长石阶码头，供人们上下船，往来船只停泊之用，两岸苍松翠竹，水光山色相互辉映，机帆轮渡，舟棹如梭，景色如画，十分迷人。

三河坝是大埔县著名的灾区，尤其是汇东村，过去当地群众流传过这么几首歌谣：“东文部，东文部，食粥不用箸（竹制的筷子），苍蝇含走一粒饭，一直起到安乐渡（15公里）”、“有女莫嫁东文部，脚踏潮泥射烂裤，三日老天无下雨，虾公老蟹爬上树”、“汇东古来贱地方，有食无食无主张，三日落水无屋住，五日无晴断米粮”。这些歌谣是三河坝灾区人民的历史写照！

三河坝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当地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改变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解放了生产力，虽然灾区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没有根本解决洪涝之害，人民群众还很贫穷。据记录：1964年6月10日一次洪患，“三河一江”洪水暴涨，超过警戒水位48.57米，为百年来所罕见。受浸时间达5天之久，农作物失收。受浸房屋158间、店铺23间，倒塌房屋22间，造成2死7伤，损失惨重，灾区人民深受洪涝灾害之苦。

三河坝人民吃饭靠政府返销粮，生活靠政府救济钱，改善生活靠8分钱买邮票寄信，向外出亲人求救支持。据三河镇政府提供资料，国家供应三河坝三个村返销粮最高年份达100多万斤，其中汇城村50万斤、汇东村47万斤、旧寨村3.8万斤。这个供应数，可供当地灾民解决8个月口粮。

面对现实，如何改变灾区面貌？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灾区人民发扬老区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与洪涝灾害做斗争。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寻找出治涝之路。这里的人民进行过三次大回合的战斗，从而，使灾区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回合是1964年。这一年遭特大洪水灾害之后，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先后两批派出由刘叨东副县长、县财贸办游副主任率领的工作组深入汇东重灾区，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同制定出抗

击洪涝灾害的有效措施：沿河常年受淹低洼地划出一部分改种竹，当地群众称竹是“剥皮黄金”。它不怕洪水淹，又能抗击洪患，灾区人民有了竹，可以进行竹器加工；一部分改种草席，它不怕洪水浸，收获后进行席草加工。这两项加工业开展起来后，可解决灾区大批劳动力出路又能增加一大笔经济收入；高岗旱畲地则广种糖蔗，自己榨糖；大种萝卜，腌制后投放市场；有规划地上山开荒，大种木茨，以茨代粮，解决灾区人民粮食之不足。

三河坝灾区人民寻求生活出路的几条措施，在那个时期起了积极作用，灾区人民也吃到了一些甜头。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通过组织现场参观等各种形式，向全县沿河灾区推广了汇东这一经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河坝灾区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他们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维持日常生活。当时，他们买油盐的钱也很困难。日求三餐有粥食就高兴了。因为受灾，他们常常以木茨片（粉），红薯代主粮，有时主杂搭配，以瓜菜为主过日子。他们为节省柴草和人力，常常一天三顿饭（粥）在早上一锅蒸（煮）好。在这里人们传颂着一位灾区巧妇接待远方来客的真实故事：

那是在 60 年代中期，一位新闻记者远道而来三河坝采访。在县委新闻秘书陪同下，一天，由三河公社办公室张主任引路，横渡韩江，到汇东村采访贫下中农顶梁柱为内容的稿件（此稿发表在 1964 年 9 月 11 日《南方日报》头版头条，还配有《依靠和教育》的短评，此稿被《人民日报》摘要转发）。

张主任把钟记者一行的午餐安排在农户杨婶家里。一进门，刚好杨婶与驻在她家的两位县里的干部一起上山开荒、收工回到家。主人看到新来的 3 位客人，加上驻队干部和自己家人共 7 人，这么多人，今天的午餐怎么办？她向客人说：“同志呀！午餐的饭早已蒸好，每人一钵，可是没有什么菜，农家人常年就是咸菜两大碗。有时红薯叶两大碗。今天就咸菜两大碗吃一顿便饭

吧!”客人回答道:“好呀!”

话音刚落,她家的母鸡下蛋了,母鸡从笼窝里飞出来,咯咯咯地大叫。这位巧妇听后高兴地马上改口说。“同志呀!有菜了”,她赶快洗净大锅头,立即放下7碗水,燃火煮沸,又急急地跑到菜园去拔回几条葱,取出半斤自种自制的木茨粉,把母鸡刚生下的鲜蛋拌在木茨粉里,加上盐和水,拌匀后倒进锅里泡成蛋丝汤,每人一大碗,一钵饭,还有两大碗咸菜送饭。这批客人,按当时政府规定下乡干部交伙食费标准(每人只交3两粮票和2角钱人民币),吃了一顿特别风味又饱又香的午餐。钟记者赞扬这位灾区的巧妇真能干。他说:“昨晚,我受到三河公社领导的热情接待,一人三只蛋,一碗蛋丝汤、二只荷包蛋,一钵大米饭,吃了一顿满意的晚餐。今天的午餐,7人共吃一只蛋,真是巧妇呀!”这一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

第二回合是1973年秋末。中共大埔县委派出近百名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三河公社,进驻各个生产大队、生产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学大寨、树雄心、立壮志,绘蓝图,创新天,动大手术,从根本上改变三河坝灾区面貌。

三河公社领导和县委工作队负责人,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深入调查研究,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制定出一幅一幅建设新三河的蓝图。

那时,汇城人民一马当先,打响了第一炮。他们发出:“立下愚公移山志,大干苦干三五年,围堤筑坝造良田,移屋上山建新村,誓叫汇城换新颜!”的战斗口号。很鼓舞人心!

汇东人民提出,“战恶水,统围堤,建电站。使旱涝地变良田,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战斗口号。

旧寨和其他生产大队,也都因地制宜地绘出改变旧貌换新颜的一张张蓝图。

蓝图一出台,立即上马。1974年秋末,汇城、汇东和旧寨

生产大队，出动千军万马，干部群众齐上阵，“三河一江”八岸灯火辉煌，日夜奋战筑堤忙。

“路教”工作队进驻一年撤走后，中共大埔县委、大埔县革命委员会又派来近 2000 名农建大军进入汇城、汇东，与当地群众一道奋战几个冬春，胜利完成围堤筑坝抗击洪患的宏伟工程。

汇城堤，地处梅江河、汀江河汇合的韩江西岸，1974 年 10 月动工，经历 8 年奋战。终于在 1982 年建成。它从岌子岗起至涧坑口止，堤围全长 1900 多米，堤高 8 米，顶宽 3 米。这项工程国家投资 30 多万元，群众投工 45 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 36 万多立方米。围堤筑成后，保护了耕地面积 316 亩不受浸，保护了鱼塘不受淹，保护了汇城 1600 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汇城灾区人民欢天喜地庆祝筑成围堤的重大工程！汇城堤，已抵御了 20 年的洪患为害，是大埔县多条围堤的惟一安全堤。

2000 年秋冬季节，汇城这条长 2 公里的抗洪大堤又进行高标准高质量加固工程。采用混凝土护坡、护堤面。以混凝土墙护外围迎水坡，高 7 米，厚 1 米。这次加固后，又能再抵御 50 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可让汇城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次加固工程费用 480 万元，全部由梅雁股份集团公司捐资。

汇东围堤综合工程，地处梅潭河、汀江河、梅江河汇合处的韩江东岸，三面临水，洪涝灾害频繁。围堤工程采取对梅潭河出口处裁弯取直，筑起拦河坝，把东文部和深渡连成一片。从望头起挖一条新河，长 500 米，底宽 94 米，可通过洪水流量 5596 立方米每秒。1975 年冬动工，奋战 3 年，终于在 1978 年筑起了从下村的下坪起至上村的村头止一条抗洪大堤，全长 1550 米，堤高 7 米，顶宽 3 米。安装电动排涝站 1 座，装机 2 台共 55 千瓦；1 孔 2×1.5 米自流涵闸 1 座，过流量 3.79 立方米每秒。工程费共 270.3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144 万元，地、县两级自筹 75 万

元，民工以工折款 51.3 万元，投放劳动工日 64.5 万个。

在改革开放的 1983 年，到处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汇东村在完成围堤工程后。在广东省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大埔县水电部门在梅潭河畔的汇东村动工兴建大埔县三河坝水电站，组织千军万马齐上阵，连续奋战 8 个冬春，共投资 1700 多万元，装机 2 台总容量 5000 千瓦，年发电量为 2100 万度。1988 年建成投产后，已发电 6000 多万度。它为工农业生产供电，为群众照明作出重大贡献，为全国电气化县的大埔又增添一枝花，为三河坝增添了新的景色。从此，彻底解除了汇东洪涝灾害，使汇东人民得到很大效益，保护了耕地 200 多亩不受浸，旱地改水田，扩大耕地面积 598 亩，实现农田自动化排灌，成为旱涝保收农田，保护汇东 1000 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汇东灾区来说，这是一项“开肠破肚”大手术的抗洪宏大的工程呀！

从此，锁住汇城、汇东两地洪患后，受淹耕地、受旱之地变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又扩大成片耕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有了保障。灾区人民受益了，人人欢天喜地，他们都口口声声称赞共产党好，为民办好事！！他们的生活逐步由贫穷走向富裕，人人奔小康之路！

当地许多老人目睹这一大变化，写诗作对盛赞围堤工程。请看：

80 高龄徐新元当年为汇城大堤作诗一首：

千军万马筑长堤，锁住苍龙免祸滋。

防患未然虞一穴，绸缪加固岂宜迟。

李清也为围堤作诗一首：

抗洪拒涝筑长堤，不让冯夷肆祸滋。

众志成城绸未雨，护堤措置不容迟。

邓万人也为围堤作诗一首：

三江滚滚肆横流，稼穡何来是有秋。

猛力抗洪根治急，围成堤垒夺丰收。

70年代末的一年春节，汇东人民群众喜气洋洋地闹新年，有一户农村青年在家门口贴出自作的一副引人注目的春联：

横额：穷则思变

左联：铁肩挑宇宙

右联：双手送贫穷

这副春联反映出三河坝灾区人民有志气，敢教三河旧貌换新天的雄心壮志。

一声炮响，地动河山。继大埔县三河坝水电站建成之后，2000年7月，广东梅江河蓬辣滩水电站又在大埔县三河镇杨桃坪梅江河上动工兴建了！

这座水电站是由梅州市梅雁股份集团独家投资兴建的。他们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勘察和设计，很快绘出建站的蓝图。从这张蓝图可以看出，这座水电站建成后可装机4台总容量4.4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总投资4亿多元人民币，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呀！

这个水电站设计需4年时间建成。由于承建单位指挥得力，技术力量雄厚，施工机械先进，工人热情很高，资金到位，进展很快，整个工程缩短2年完成，于2002年6月11日起蓄水第一台机组发电。

大埔县是全国贫困县之一，蓬辣滩水电站是中共梅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指定的一项扶贫项目。这个水电站建成后，大埔县每年可从税收中收入600多万元；随着梅江河水位提高，三河坝自然环境好，将成为绿色工程；当地可避洪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蓄水、调洪、便利航运，据测可从原通航运载100吨船只扩大到300吨。

这个水电站方案一定，梅雁股份集团公司杨董事长，视察民情后就把三河坝汇城村灾区人民放在心里，他胸怀全局，着眼扶

贫、扶灾。该公司一次捐资 680 万元，供汇城村高标准加固围堤 480 万元；开通从三河坝大桥绕汇城堤而过至瓦下村 8.4 公里的水泥路硬底化村道（宽 6 米，路基 8 米）工程费 200 万元。这条村道已开通，直达杨桃坪蓬辣滩水电站，既方便了汇城村人民，也方便了梓里、白石、良江村等地人民步行、行小车、自行车、拖拉机。

杨桃坪的蓬辣滩水电站的建设，是利国利民的事业，深受当地人民拥护和赞扬！

第三回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 年代初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三河坝（镇）灾区面貌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三河镇。20 多年来，这里的农林业生产在发展，粮食生产连年增产；“三河一江”八岸绿树成阴，翠竹葱郁，已达到广东省绿化达标单位，受到奖励。

三河镇大力发展种养业，在发展陈金村、汇城村千亩蜜柚基地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办起五丰村塘坑口综合养殖场为镇级农业龙头企业，饲养蛋鸭 1 万多只，日产蛋 200 多公斤，放养鱼塘 40 多亩，种植优质葡萄 100 多亩，实现年产值上百万元。从而带动了五丰村兴起 80 多户养鱼专业户。到 2000 年止，全镇办起茶、果、塘鱼为主的小庄园 1600 多个，拥有面积 5600 多亩。全镇年水果收入 450 万元，其中蜜柚一项收入达 309 万元，鱼塘收入 243 万元。该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乡镇企业蓬勃发展。2000 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 8355 万元。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2000 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1.32 亿元，全镇农村人均收入 3625 元，超过了当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 2523 元的水平，从而甩掉了“穷帽子”，迈向致富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 10 年 9 淹的贫困状况，当地灾民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这里的人民衣食住行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食粮

靠政府返销粮，今日靠自产粮，不足部分市场自由买，有钱人家吃好米，少钱之家食中低级米。过去居住水淹的破烂泥墙屋，今日大部分人修了新房，不少人盖了新房，有的人还盖了水泥框架结构的高级楼房；过去煤油灯也点不上，以竹子、松树片引火照明，今日三河坝灾区人民家家户户电灯照明；过去做饭烧柴草，今日灾区的农户烧石油液化气。而今天的三河镇城乡，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电视，全镇电话装机 2000 多门。电视已普及各家各户，一到傍晚，男女老少听广播、看电视、有时看电影。汇东、汇城、旧寨、梓里 4 个村都安装了有线电视。1995 年，三河镇投入 42 万元，建成一座拥有 426 平方米的文化活动中心大楼，供群众开展文娱活动。这里的群众文化生活十分活跃。

今日三河坝（镇）灾区人民不靠政府救济过日子了，而是靠自力更生寻找出路。他们有广阔致富之路，有的人在家搞种养、搞加工业、搞运输、从事商业、服务行业；有的人外出深圳、珠海、广州以至全国各地打工挣收入。灾区人民生活越过越甜，自足有余，许多人还有储蓄存款，涌现出一批富裕户。

三河坝人民谈起三河古镇旧貌换新颜的因素，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外，还得到了来自国内外、海内外各界热心人士和单位的大力支持，无私捐资。这几年来，海外乡亲捐资三河坝公益事业建设达 3800 多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出现了今日三河坝喜人新景象。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感人事实，在此略举几例：

且说大埔县旅港乡贤、大慈善家、香港著名实业家田家炳先生，他爱国爱乡，关心祖国、关心桑梓建设，多年来，他提供巨资无私捐助，在全国 3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区独资和襄资捐建了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图书室，医院，道路，桥梁等一大批项目。特别是他对家乡——大埔县，一往情深。20 年来，他捐资故乡公益事业，计有学校、医院、桥梁等 211 宗凡

400 余项，累计捐资逾亿元。近几年，田家炳先生捐巨款，在三河坝建起了三河中学田家炳教师宿舍大楼、梓里田家炳第四中学、三河田家炳小学、良江田家炳小学、梓里与良江的田家炳大桥、三河田家炳卫生院、三河田家炳路、三河田家炳自来水厂、码头、轮渡。他还捐资人民币 80 万元，襄建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人们盛赞田翁“一向爱国爱乡，关心桑梓建设，为发展祖国的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等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堪称旅外乡贤的杰出代表，为世人所称颂，所敬仰”。

1988 年，由国家拨款、华侨捐资 50 万元，新建三河中学教学大楼，1994 年由香港圣公会牧爱堂捐资 50 万元、当地政府筹集 53 万元，在汇城、五丰村新建两座教学大楼，命名为希望学校。

大埔县旅印尼乡贤童友松先生（良江村人），他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建设。近几年，他捐资兴建三河坝旧寨——梓里的乡村公路；捐资兴建良江——石门乡村公路（3.1 公里，4 米宽），并铺上水泥路面。他还捐资兴建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合计捐资达 200 万元。童友松先生热爱家乡建设，深受人们称赞。

大埔县旅港乡贤范清祥先生（汇城村人），他热爱家乡建设，1994 年捐资人民币 16 万元，在韩江上游东岸兴建三河坝码头一座，在江边还建一牌坊。1996 年，他又赞助汇城村文化活动中心人民币 1 万元，受到人们赞扬。

且说三河坝交通发展。翻开三河坝的历史看今朝，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从大埔县地图上看不到三河坝有一寸公路，这里全靠“三河一江”水运。此后，从 70 年代起，30 多年间，在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下，靠人民群众的智慧，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靠人民群众艰苦创业精神，开通了经过三河坝的公路，铁路有：

大梅线公路湖银路段。

沟通粤闽的梅坎铁路。

三河镇还开通了镇内 12 条通往各行政村的公路。

三河坝的陆路交通发展史是一个历史性剧变。它从无到有，纵横交错，不断升级，一跃成为大埔县水运、公路、铁路以及乡村公路的主要枢纽，四通八达，又是三河古镇旧貌换新颜的一个缩影。

且说开通大梅线湖（寮）——银（江）公路段的艰苦历程。

1961 年初夏，大埔县城从茶阳迁至湖寮后，三河坝的位置显得更为重要。人们盼望已久的从湖寮经过三河坝通往梅州市的大梅线公路终于开通了。

不平凡的 1970 年的仲夏，中共大埔县委、大埔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开通大梅线湖（寮）——银（江）段公路的决定。

决定如命令。

大埔县委、大埔县革命委员会一声令下，全县动员，迅速组成以青壮年民兵为骨干的 2 万多农民筑路大军，在各级领导干部率领下，像军队打仗一样，他们手持工具，肩背行装，浩浩荡荡，按时开赴指定地段，安营扎寨。

他们分别在湖寮、三河、大麻、银江 30 多公里路长的阵地上，听后命令、准备战斗。

指挥部发出信号，一声炮响，千军万马齐动手、挥动银锄、劈山开路、裁弯取直、腰斩高山、让高山低头；打钎凿洞、放炮炸石、炮声隆隆、浓烟滚滚、地动山摇、岩石四射、尘土飞扬、炸开顽石、四分五裂，终于炸掉了老虎岩、炸平了腊鸭嘴；利用石头筑路，铁肩扛石，结墙护坡，耙土挑泥，填平低洼，筑起百丈围；精心设计，自己动手，跨河架桥，河水让路。在湖银公路沿线上，迅速形成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筑路之势。

筑路场面，振奋人心，鼓舞着全县 40 多万人去创业，去奋斗，从根本上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在筑路工地上，人们唱出一首顺口溜：

山区人民要致富。
全靠开公路，
公路开通后，
路路都畅通。
国家集体个人都富裕，
人人都奔小康路。

这支筑路大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安营扎寨，风餐露宿。暑天，头顶烈日，迎战狂风暴雨；隆冬，冒着严寒，踏着霜冰，坚持日夜战斗，奋战 365 个天日，终于建成一条 36 公里长的湖银公路，接通了梅州市。从此，大埔县客车从县城经过三河坝直达广州各地，全县人民高兴，三河坝人民更高兴。

1977 年 2 月，在当年起义军第 73 团所坚守的阵地——石子崇脚下与观音阁之间，又建起横跨韩江第一座公路大桥，命名为三河坝大桥，全长 247.892 米，是当时大埔县最长的大桥之一。它是从五华的琴江、兴宁的宁江、梅县的梅江河到大埔三河坝的韩江上游 11 座跨江大桥之一。一桥飞架东西，天堑一脉通。

这几年，大埔县公路部门又动大手术，改造省道大梅线公路湖银路段，1994 年，动工改造湖寮——三河段超二级公路。总长 19.196 公里，其中中间段 12 公里建成路基宽 16 米，路面 14 米的水泥路，而今，在大埔境内第一条最宽最直最平质量最好的公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湖三公路地段。紧接着，又动工改造三河坝至银江坪上 36.87 公里超二级公路。

从有关部门获悉，三河坝境内近期还有两项公路建设要上马，很鼓舞人心：

2001 年秋末冬初，三松公路已动工兴建了！它从大埔三河坝至梅县松口，途经大埔县境内三河镇的旧寨、良江、梓里村，英雅镇的那口、水口村和梅县松东镇的介溪、燕奈、松南镇的河背村，全长 36.175 公里，水泥路面宽 7 米，于 2002 年 7 月完成

路基工程后再铺上水泥路面。此路开通后，汽车可从梅县松口经过三河坝，湖寮、茶阳再往福建各地，它具有国防和经济建设重大意义。

大埔县公路局通过调查已立项上报省待审批中，拟从旧寨横跨梅江河至汇城建一座公路大桥。这座桥建成后，三足鼎立的汇东、汇城、旧寨三村联成一体，从湖寮至梅州、广州等地的汽车，从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而过，再沿旧寨至汇城横跨梅江河的大桥而过，就沿着大（埔）——梅（州）线公路往梅州、广州。这样安排，把汽车与火车运输连接起来，大大方便了旅客。

作者在三河坝再次采访中，听到了有见识之人士的建议，他们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5月亲临大埔县三河坝，旧寨至汇城这座大桥建成后，最好命名为三河坝孙中山纪念大桥，它与已建成的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紧密相连接，更有其重大而深远意义。

且说已建成的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

2000年11月18日，天气晴朗，三河坝到处洋溢着喜庆气氛，大埔县在这里隆重举行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通车庆典活动。

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位于汀江河下游韩江起点的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山麓右侧河畔，跨汀江河，接省道大梅线和大埔火车站，是为纪念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的革命烈士、配套完善火车站设施而兴建的。该大桥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T形梁桥，桥长438米，两端引道共长1100米。桥面宽12米、高18米，共16跨，工程总投资1600多万元。该大桥于1998年3月动工，当年年底竣工。

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的牌楼，屹立在大梅线公路汇东地段上，工艺超群，庄严雄伟，令人敬仰。在三河坝这块红土地上，曾留下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足迹。新中国成立后，大埔老区人民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之情，中共大埔县

委、大埔县人民委员会在此兴建了由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碑名的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如今，又在这里兴建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亲笔题写桥名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此时此刻，人们更加缅怀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缅怀把鲜血洒在这片红土上的革命先驱。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通车，不但改善了三河坝两岸的交通、沟通外界、促进大埔经济繁荣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是继三河坝战役烈士陵园之后，成为又一个人们瞻仰，缅怀先驱，接受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基地。

朱德元帅女婿刘铮专程从北京亲临大埔县参加这一庆典活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三河镇发动群众，集资千万元，自己动手，开通了三河镇至12个行政村村村通公路。行政村内羊肠小道而今已建成能通车的乡村公路。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畅通无阻。

1992年，汇东村发动群众，集资近20万元，将全村2.5公里长，3米宽的村道铺上水泥路，解决了历史上行路难的问题。从此，“脚踏潮泥射烂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而今这里的人民，出门以车代步，家家户户有自行车，全村还有许多摩托车，有小四轮运输车，小车可以一直开到家门口。

2000年，三河镇还开通了旧寨村至茶阳镇浒田村（2.5公里）的公路，从而接通了三河坝至茶阳镇乡村公路，三河坝至大麻镇恭州村乡村公路（15公里）也已开通。

且说梅坎铁路的开通。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又开通了沟通粤闽经过大埔县三河坝的梅坎铁路，已正式通车。在三河坝旧寨村建起的规模相当的大埔火车站，已经启用。

梅坎铁路于1998年4月8日动工，2000年9月30日建成通

货车，2001年3月1日通客车。已开道二条直通快速列车：深圳——福州、广州——厦门。梅坎铁路全长147.78公里，总投资26.2亿元。其中广东段99.78公里。大埔境内有46公里。它从广东省梅县火车站经西阳、丙村、雁洋、松口，进入大埔县境内英雅镇的水口、三河坝的旧寨以及茶阳、青溪后进入福建省永定县坎市。

梅坎铁路是沟通粤闽两省的一条捷径，它西经广梅汕铁路与京九、京广、三茂铁路相通，东经漳龙铁路同鹰厦铁路、横南铁路相连，沟通了中南、西南和华东地区。

梅坎铁路开通后，经由梅坎线，从广州到福州比走京广线可缩短515公里，深圳到厦门可缩短1150公里，广州到厦门可缩短910公里。梅坎铁路胜利贯通，将东南沿海铁路连成一体，将厦门、汕头、深圳、珠海、海南几个经济特区，与梅州、大埔、龙岩革命老区连接起来，对于加快沿海与中南地区物资流通，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统一祖国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三河镇人民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彻底改变了历史上三河坝人民出门靠步行，山货商品靠肩挑的日子，三河坝人民永远结束了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没有村道的历史。

且说三河坝（镇）是个旅游的好去处。

2000年，三河坝被确定为梅州市13个市级重点建设旅游区之一，并授了牌。同年，新成立了大埔县旅游局。从此，大埔县和三河坝的旅游事业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河坝，地处大埔县的中心地带，近处与周边有许多景点和景物，是海内外宾客旅游的好去处：

三河坝是汀江河、梅江河、梅潭河的三河交汇成韩江的起点。景致如画，风情万千，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

三河坝已建起了三座大桥：横跨韩江起点的三河坝大桥；横

跨梅江河的铁路大桥；横跨汀江河的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

三河坝（镇）近处旅游景点有：

韩江东面（汇东所在地）有笔枝尾山上规模宏大具有民族特色的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有新建成的三河坝朱德纪念大桥。

韩江西岸（汇城所在地）有观音阁、中山纪念堂、翁万达墓、牌坊、南安塔、先觉寺、三河旧城墙。

梅江河东岸与汀江西岸的旧寨村有梅坎铁路大埔火车站。

梅潭河西岸的五丰村地段办起了一个农业旅游中心。有码头、酒店、娱乐、健身、办公楼、停车场，一应俱全，它是集游乐、餐饮、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点。乘坐水上游乐的豪华船、快艇、机尾艇、划艇和踏艇，可领略大埔县三河坝水电站库区和梅潭河的宜人风光。还可到钓鱼场钓鱼。露天舞台、卡拉 ok 厅可供喜爱音乐者尽情欢跳。

在这里办起了水乡美食园。美食园的巨轮可容纳餐宴 20 余席，别有一番风情特色。游客可前往锦山文物保护区和旅游景点，观赏唐代、元代摩崖石刻、千年古寺、榕树抱金砖、撑腰石、醒狮迎客、石鼓大王等奇观，一处景点，一个美丽传说，令人入迷陶醉。到了晚上，月挂树梢，星光闪烁，水乡美食园的诗情画意，显得格外浓厚。

离三河坝不远的地方，可供旅游者游览的景点还有：

梅埔边界有阴那山——五指峰，是梅州市最佳的旅游区之一。乘坐汽车可到达阴那山下的英雅镇万福寺，登上石径，可畅游五指峰，下山可到梅县雁洋镇参观灵光寺、叶剑英元帅故居。登山远眺，周围壮丽的大自然可尽收眼底；下山参观寺、亭、塔、馆，可丰富历史知识与欣赏高超的艺术。梅埔之间景点和景物，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前去欣赏！

从三河坝坐车 30 分钟可抵达大埔县城——湖寮。它具有新

县城客家独特风光，有避暑观光的虎山公园、有文化广场、有双髻晨曦、有清朝首任驻日大使何如璋的家乡——双坑、有广福宫、有民间奇观泰安楼。

泰安楼坐北向西南，呈四方形，楼高3层11米，共有房间200间，建筑面积5136平方米。因楼外墙为石墙，故俗称石楼。泰安楼地处大埔县城湖寮镇龙岗村。这里还有清代民居建筑群绳武楼、其恕堂、衣德堂、原和堂、获光堂、司马第等9处。

泰安楼其建筑风格独特规模宏大，设计精巧，聚族群居，便于防卫，功能齐全，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在世界民居之林中独树一帜，是世界民居建筑的奇观，可谓中国与世界建筑史上的文化瑰宝。有关部门已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此外，大埔县境内还有不少旅游景点：古野的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祖居、高陂瓷园、百侯的“一腹三翰院”、枫朗的番石榴基地、中共南方委员会旧址、西岩山茶园、大东的客家上围楼——花萼楼、西河的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故居、茶阳的“父子进士”石牌坊、省级自然保护区丰溪森林公园、青溪的石上盘龙、青溪水库库区……

三河坝（镇）抓住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必将推动该镇经济迅猛腾飞。它将出现：粤闽铁路跨两江，三河前景确兴旺，三座桥梁“三江”架，多处景点好风光，带动全县各景点，旅游教育一齐上，三河旅游为“龙头”，推动“三业”同步昌。

当年起义军作战指挥所的所在地——龙虎坑，而今已成为三河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79年秋末，三河人民公社社址（今三河镇人民政府）从韩江西岸汇城神坛顶下的天主教堂旧址迁到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脚下的龙虎坑。

80年代初，在龙虎坑建起三河坝新圩场，兴建了汽车站和

一大批商店。县城许多单位在这里设立中转仓库。建起自来水塔，办起一批乡镇企业，文化教育、广播电影电视、医院等各项设施相继建成。近年来，这里崛起高楼，拓宽街道，铺上水泥路。

今日三河坝，每到圩期，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到这里来赶圩，热闹异常。

1927年的三河坝与当代的三河坝对比，各方面的情况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汇东村，它由过去“有女莫嫁东文部……”变成今天“靓女争嫁东文部，三河奔向光明路，三个产业齐腾飞，改革开放能致富”的新气象了。活生生的现实说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已经产生了无穷的力量，进一步鼓舞着三河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走向脱贫奔康致富的道路，使三河坝（镇）旧貌换新颜，出现了山欢水也欢，到处莺歌燕舞，欣欣向荣，喜人的大好形势。

三河坝的名字早已闻名海内外。新中国成立以前，海外的人寄信来三河坝，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三河坝”和收信人姓名就能收到。过去这里盛产蔬菜，有“黄贡萝卜旧寨蒜”之美称，三河坝豆腐干，也为海外人士所赞誉。大埔县食品饮料总厂于70年代研制生产出冠名为三河坝米酒、三河坝杯装酒、三河坝糯米酒被评为1991年广东省轻纺工业优秀“四新”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三河坝，这块有过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有过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足迹的地方，它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广大干部、群众通过现场参观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人们将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去创造三河坝（镇）美好的明天！

三河坝的明天会更好，三河镇人民政府已绘出“十五”发展蓝图，正在组织发动三河人民去实现。三河坝，将会建设得更加

美好，革命烈士将永远含笑于九泉！它真是：

三河战役历沧桑，
百姓晨昏话短长。
浴血沙场驱虎豹，
移师楚岭斩豺狼。
精英八百罗霄会，
壮士三千上井冈。
星火燎原燃遍野，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中华历史开新页，
两制兴邦治绩煌。
烈士丰碑垂万代，
文明古国放光芒。

后 记

1982年，我写了一篇以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为素材的稿件，投寄《梅江报》社后，被采用了，题目改为《三河坝演义》，共分三回，在该报连载3天。我退居二线后，1989年续成五回稿，分别发表于1990年《广东党史》第3期和1991年《梅州党史通讯》第1期上。1991年续成七回稿后，从7月12日起在《梅州日报》第3版副刊上连载12天；在广东《文明导报》第8、9期连载六回，并加了如下编者按：

发生于1927年10月上旬的三河坝战役，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入粤经历的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经过这次战役，起义军保留了有生力量，撒播了革命火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朱德与毛泽东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使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三河坝战役也充分反映了革命先辈英勇无畏的气概和牺牲精神，充分反映了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本刊从本期起，连载罗斯城同志以较为翔实史料写的传记文学《三河坝演义》，以飨读者。

我写《三河坝演义》，为时较长。1973年秋，我奉命率工作队赴三河公社开展“路教”运动一年间，开始接触收集有关三河坝战役史料；1980年初春，我参加县接待北京朱敏、赵镔一行来埔查访朱德在三河坝战役中的革命史实；同年冬，我兼首任中共大埔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主任期间，接触这一战役史料就

更多了。我深感三河坝战役是胜利的失败，是失败的胜利，是黑暗中的曙光，虽败犹胜、虽败犹荣。朱德率领八一起义军从大埔县三河坝转移后，终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可以说，三河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确路线的起点，意义重大。它在广东点燃了革命火焰，推动了粤东地区大埔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从而激发了我写这一题材的决心，从1982年起，断断续续地写，稿子写出后，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反反复复地改。

1993年夏，由大埔县文联出版发行《三河坝演义》小集子（十二回稿），共印2500册，与读者见面后，普遍认为，这个题材很好，回忆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希望作者继续写下去，写深一点，提高文艺性。由于这一题材涉及全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时间已过去数十年了，能采访的参战者没有了，我又没有亲身参加这一战役的实践，写作起来受到一定局限。在广大读者热情关怀下，在十二回稿基础上，我再收集史料，继续写，并对原回目作了适当调整，还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三河坝战役的作品，采取移花接木手法，把它移植过部分章节或段落，以充实《三河坝演义》的内容，从而形成这部20回约15万多字的长篇历史传记文学。在此，对被收入的史料和报刊作品的原作者表示致谢！

《义》书脱稿后，在中共大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郑玉华关怀支持下，聘请刘寒同志为责任编辑，由中共大埔县委宣传部出版发行（共印5000册），与广大读者见面后，反响强烈。应广大读者之求，作者对《义》书又作了修改补充，重点修改第二十回，今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为《三河坝演义》题写书名。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名誉主席、广东著名老作家杜埃为本书作序。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本书顾问刘寒同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

研究室副研究员、原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提供大量史料;得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吕良、离退休干部及在职干部姚安、曾祥麟、张达文、邓伟光、郭东序、黄锡璞、罗永光、张高徊、张天蔚、黄育杭、田诒忠、何展琼、余敏、杨瑞虎、范增城等同志和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大埔县档案局(馆)、大埔县老区办公室、大埔县民政局、中共大埔县三河镇委员会、三河镇人民政府以及烈士女儿孙淑珍等许许多多的同志和单位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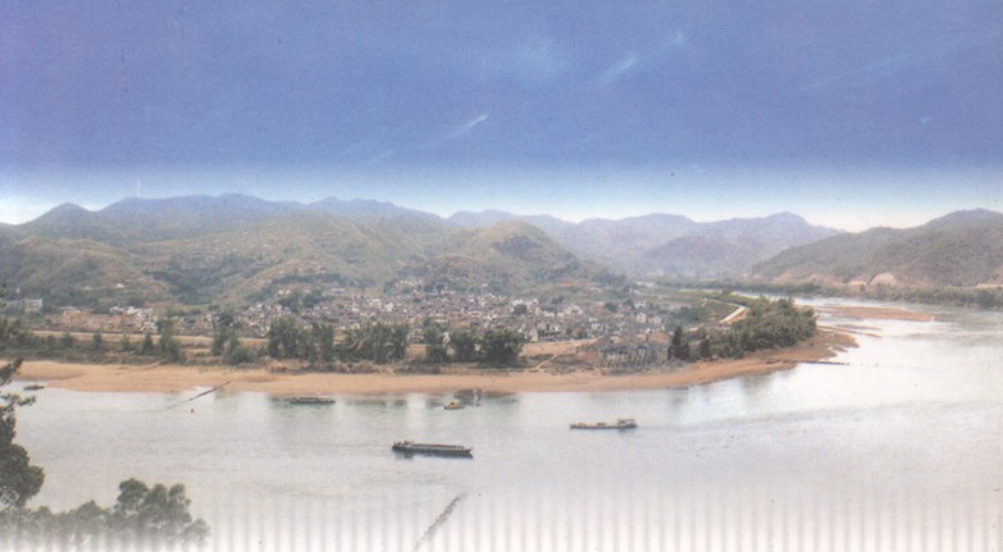
本书的出版得到深圳市宝昌利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荣武、中共大埔县委宣传部的资助。

在此,对热情支持本书写作、出版的所有同志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虽然曾任县委新闻秘书多年,但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由于本人文学水平粗浅,此书虽然正式出版了,相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教。

作 者

2002年夏于广东珠海市



责任编辑：柏 峰 封面设计：刘晓菁 责任技编：黎碧霞

ISBN 7-218-04181-7



9 787218 041810 >

ISBN 7-218-04181-7/I · 587

定价：14.00元